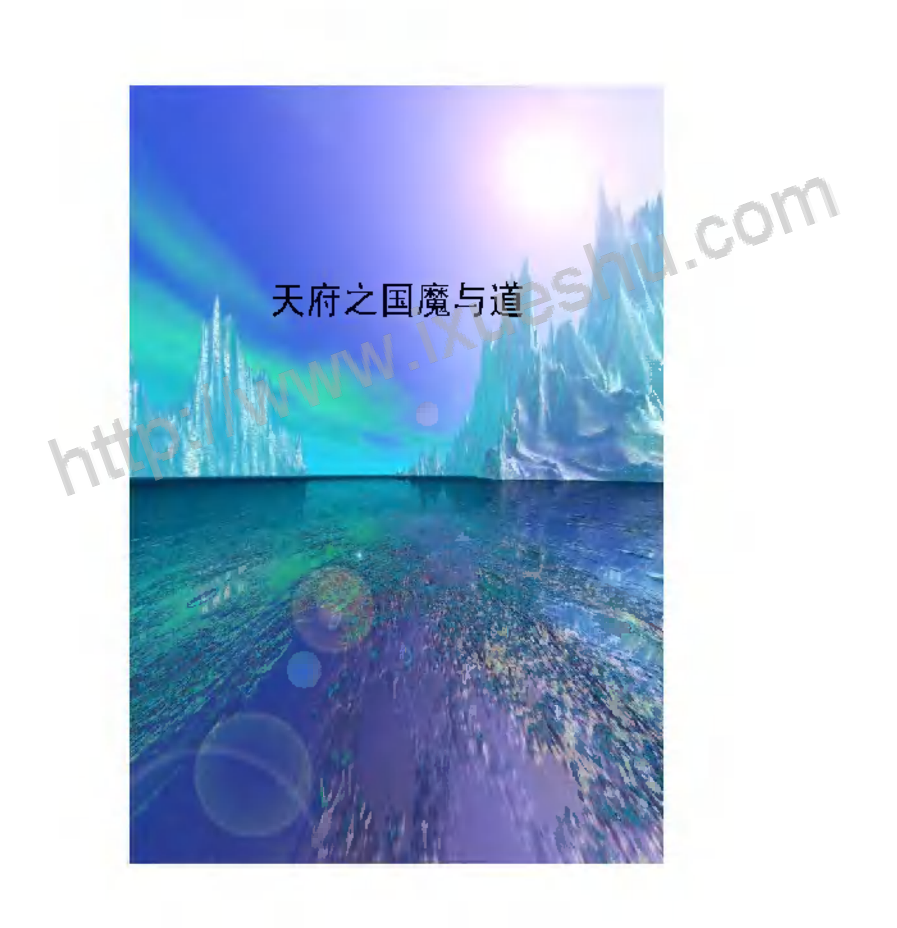

天府之国魔与道

案 侦 破 纪 实 丛 书

天府之国魔与道

——内江犯罪团伙特大枪杀案侦破纪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府之国魔与道/张成功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
（九十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
ISBN 7-5014-1640-0
Ⅰ.天… Ⅱ.张… Ⅲ.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Ⅳ.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0191号

天府之国魔与道——九十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

著　　者 张成功
责任编辑 张　蓉　王志祯
封面设计 章　雪
技术设计 李隆昇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转
社　　址 北京方庄芳星园三区15号楼　邮编：100078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01千字
印　　张 10.875
插　　页 4
版　　次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01—30000册
ISBN 7-5014-1640-0/I·649
定　　价 17.00元



张成功，男，1958年生，安徽宿县人。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会员，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现供职于《警探》杂志。著有报告文学集《神和他的十二名新妇》、《铁棺之迷》、《早恋，危险的开端》。作品曾获1986年《钟山》、《青春》等16家文学杂志联合征文一等奖，1988年《水晶石》文学奖，1989年第二届蓝盾文学奖一等奖。作品《苦海中的泅渡》获1994年全国公安报刊优秀作品纪实类一等奖，并被改编为电影，在第七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荣获两项金奖。



内江市公安局魏常平



熊小华和战友们



内江市公安局熊小华



本案落网罪犯



罗阳



罗阳俊



范剑



陈树明



张树云



刘明全



刘明富



王建宾



江卫东

目　录

……田莉走进卫生间，对着镜子托起坚挺丰满的乳房……那人依然用阴沉的目光盯着她，一双小眼睛像聚了光，锐利得似乎要穿透她的五脏六腑……“你到底想干什么？”“想杀人！”……

九十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

第一章

1993年。深秋。四川省内江市。

改革开放使内陆城市也热闹起来，人们学着沿海城镇的样子，有滋有味地沉湎在夜生活中。这葡萄酒般柔和的秋夜显得到处都充满了生机，大排档和歌舞厅更是热闹非凡。

走出蜀王火锅城已是午夜时分，田莉有些晕涨的头被微带凉意的秋风一吹，便觉凉爽轻松了许多。这蜀王火锅城的确是内江市最热闹的宵夜去处，颇具四川特色，火锅的味道正宗不说，那服务小姐也是一个比一个更诱人，真可以称得上是艳若桃花，光彩照人，举首投足都透着川妹子的麻辣风韵。不知是正宗火锅的吸引还是小姐的诱惑，这儿的生意特别红火，天天都是吃客云集，通宵达旦，来晚的便要在外排队等候。

田莉拢了拢披肩的长发，扫视左右，也不免惊讶起来。到这时候了，顾客依然是川流不息，蜂涌而至。

田莉伸手拦住了一辆夏利出租车，随口说了句“到沿江路”，然后就斜倚在座位上，闭上了眼睛。

这是沿沱江而建的住宅区。田莉在一幢奶油色的六层小楼前，让司机停住了车。她觉得疲惫不堪，有些吃力地爬上了顶楼，十分熟练地打开了靠左手的门。这是一套小巧别致的商品住宅房，装饰得颇为豪华。墙壁上贴着美国硬派影星史泰龙和施瓦辛格的巨幅图片，内室和厨房及卫生间的门两旁悬挂着形状各异的剑、匕首以及弹簧刀等。田莉走进房间后，关上了所有的窗户，拉上了窗帘，在柔和的桔黄色灯光下，脱去了身上所有的衣服。她准备舒舒服服地冲个淋浴，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孙涛还在火锅城里和他的一帮狐朋狗友灌黄汤。她来时他们已喝了70多瓶啤酒。孙涛说要喝个通宵，突破100大关。看情形，他晚上是不会回来了，当然也就没人来骚扰她了。

田莉走进卫生间，对着镜子托起坚挺丰满的乳房，扭动着臀部，欣赏了一会自己洁白苗条的胴体，然后心满意足地转过身子，懒洋洋地走到淋浴器下，嘴里咕哝着：“火锅城的服务小姐算什么，我比她们强多了，瞧孙涛他们一帮子看着那些女人眼红的样子，真弄不明白！”田莉之所以离开那儿，是实在无法容忍男人对她的轻视。当她怀着深深的妒意借口身体不舒服要先走时，孙涛竟立刻同意。那巴不得她赶快走的神态借着酒意毫不遮掩地流露出来。但孙涛没让她回家，说她住东区太远，不能送她，让她到他的住处去，并把钥匙塞给了她。当她走出火锅城透过玻璃大门回头望去时，只见孙涛已将一个服务小姐揽在了怀里。她心里顿时灰败到了极点，

狠狠地骂了一句："狗日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田莉正想着，忽然发现好像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顿时魂飞魄散，身后竟然站着一个男子！她感到吃惊的是，这人是怎么进来的?！他站在正准备拧开淋浴器的田莉身后，好像盯视了许久。这人二十四、五岁年纪，可目光却十分阴沉。最可怕的是他手里竟然提着一支小手枪。看那枪乌黑闪亮的样子不会是假家伙。田莉觉得这人十分面熟，浓眉毛、小眼睛、阔嘴巴，脸上闪着黑油油的光泽。虽矮矮墩墩不超过1.65米，但却壮实得像个小铁塔。也许是受到惊吓的缘故，田莉痴呆呆地站在淋浴器下，最终也没想起这人究竟是谁。

那人依然用阴沉的目光盯着她，一双小眼睛像聚了光，锐利得似乎要穿透她的五脏六腑。渐渐地，那目光开始在她的身上滑动，像薄薄的然而却锋利无比的刀片，在她光洁雪白的肌肤上划来划去。她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种疼痛，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她想大声呼救，却发不出声音，过度的惊慌使她丧失了喊叫的能力。田莉眼睛睁得大大的，竟然不敢挪动一下。她看到那人往前跨了一步。田莉吓得往后退去，身子贴到了光滑冰凉的玛赛克墙壁上。那人又往前走了一步，而且抬起胳膊平端起手中的枪，幽森森的枪口几乎触到了她的肚脐。田莉绝望地闭上了双眼。奇怪的是那人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而是将一团软乎乎的东西扔到了她的怀里。田莉疑惑不解地挣开双眼，发现是浴巾，于是惊恐的目光变得有些茫然。她弄不清楚这矮壮的青年男子到底想干什么。那人仍然是紧闭着双唇，看着田莉用浴巾将裸露的身体包裹好，然后抬起枪口朝卫生间门外晃了晃，示意她到卧室去。田莉顺

从地移动着双脚，机械呆板地走到卧室的床前停住了。她回过身，看了看紧跟在后面的男人，目光里游移着征询或是乞求，她不知道自己应该是站着还是到床上去。那人朝床上努了努嘴，田莉登时又是一阵惊悚。但她此时已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只能是枪口下任人宰割的羔羊。她胆战心惊却又无可奈何地平躺到床上。那人仍不说话，示意她翻过身去。田莉只有遵从。此时此刻她心中非常清楚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她唯恐什么地方惹恼了他，招来杀身之祸。她感到担忧害怕的就是这人不知到底是什么意图。那人待田莉翻过身面朝下趴好后，把手枪收起，跳到床上，骑在了她的背上。田莉恐惧到了极点，大脑一片空白，身体无法抑制地一阵阵颤栗，两股清泪涌出眼眶，流到脸孔下的枕头上。那人三两下扯掉田莉身上的浴巾，呼吸渐渐地粗重起来。她紧紧地闭上双眼，等待着那不幸时刻的到来。时间一分一分悄悄地溜过去了，房间内异常安静。田莉惊异地发觉，背上的那人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脱掉衣服干那种事，而是在她身上静静地待了一会后，"刷刷"两声将浴巾撕成了两半，然后拧成绳子，将她的双手和双脚牢牢地捆绑在一块。捆绑好后，那人把田莉重又翻过身来，拉过床头的毛毯盖住了她的身体。

田莉懵了。她抖动着干裂的嘴唇，带着哭音问："你到底想干什么？""想杀人！"那人终于开口说话了，冷飕飕的，像从坟墓里传出的声音。"你要杀我？"田莉的声音干涩无力，充满了惊骇，泪水一下子又涌了出来。

那人从床上跳下，默默地站了一会，突然问道："你还认识我吗？"

田莉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说："好像在哪儿见过，可我想不起来了。"

"真是贵人多忘事。"那人脸上浮出几丝冷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根烟，点上。"我可以给你一些提示。远的在广西，在北海市，在邮电局；近的吗就在几天前，在本市，在星月歌舞厅。"

田莉终于想起来了，"原来是你，你是罗……"

那人打断了她的话，"想起就行，说明你对那些事记忆还是挺深刻的，你能复述一下当时的情形吗？"

田莉认出对方后，心情略略轻松了些。他是来找孙涛算账的，并非是找自己寻衅。于是脸上有了些血色，麻木的身体也渐渐有了知觉，这时她才感到压在身下的胳膊疼痛难忍。她显得很艰难的样子扭动着身子，用舌尖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微微发红的眼睛尽量流露出妩媚的目光，声音极尽温柔地说："罗大哥，那是孙涛跟你过不去，跟我没什么关系。你能扶我坐起来吗？胳膊都快压断了。"

那人神态稍稍温和了些，但目光依然是冷冷的。他俯下身去，把田莉的身体托起，拿过被子垫在她的背后。田莉半躺半坐之后舒服了许多，不由挺了挺身子，毛毯无声地滑落，圆润的肩部和丰腴的胸部袒露出来。被田莉称为姓罗的那人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走上前来，把毛毯复又帮她盖好。

"好了，讲吧，孙涛是怎样对待我的。"那人把兜里的手枪掏出来，在手里玩弄着。

田莉的心猛地又提到了喉咙口，暗暗嘀咕："孙涛不在，他会不会让我代他受过？看他冷酷无情的样子，是什么事情

都干得出来的。”

“说吧！”姓罗的把枪“啪”地放在床头柜上，拉过一把椅子，在床边坐下。

田莉低头默想了片刻，然后惊恐不安地抬起头，低声说道：“孙涛离婚后，一直在跟我耍朋友。去年他到广西北海给叶老板开车就把我也带去了。那天我们开车到邮局取叶老板的包裹，在邮局门口的台阶上正巧遇到了你，你好像是去寄信。看到你后，孙涛低声对我说，这个人姓罗，是咱们内江东兴区农村的烂仔，今天真晦气，碰到这个土小子，我来教训教训他。说罢就在台阶下面拦住了你，问你到北海来干什么，你说来耍，他打了你两个耳光，说你个熊土包子在内江市都影响市容，还敢跑北海来？马上滚回内江农村你的老家去，如胆敢不回去，以后见到一次打一次。你当时没还手，忍气吞声地避开了。事过后，我讲孙涛，都是内江人，出来混不容易，况且又没碍你什么事，你何必对人家这个样子？孙涛说看到你就不舒服，七里巴叽、缩头缩脑的样子，竟然跟我孙涛一样在北海的街上摇来晃去，所以就想揍你。”

“那好，我问你，在北海这事怪谁？”那人翘起腿，晃了晃，目光“刷”地直射田莉。

“当然怪孙涛。你们以前就认识，又没有什么矛盾，他这样对你确实太过分了。”田莉边回答边显出抱不平的样子。

“那你再接着说说星月歌舞厅的事。”那人沉闷的语调明朗了许多。

“今年春节前，在北海做生意的内江人大都回来了。叶老板也准备在内江老家闯天下。北海人地生疏，生意确实也很

难做，这些你也清楚。那天晚上我和孙涛进星月歌舞厅时，你和一帮朋友好像还有几个长得很漂亮的小姐正在那里一边听歌一边喝啤酒。孙涛和我坐下后发现了你，说又是那个姓罗的小子，你看这七杂种还蛮风光的，把内江漂亮的妞都泡上了。我来杀杀这小子的威风！内江市是我孙四爷的天下，哪有你土包子寻欢作乐的份。说罢就走到了你们台子前，一把揪住你的衣领，把你提溜了起来，左右开弓，打了你十几个耳光。边打边厉声问你还认识他吗。你当时嘴角流血，一声不吭。你的朋友还有那几个小姐看样子也认识孙涛，没有一个敢上来劝阻或是帮你，最后都悄悄溜走了。孙涛打过你之后又说，如果你姓罗的不服气，可以单挑，意思就是一对一决斗。你当时可能是心里不服气，便说了一句什么时间和地点。孙涛说，就今天晚上，地点在滨江路。孙涛说完后就拉着我走了。在滨江路的大坝上等了你一个多小时，你没去，我们就走了。”田莉说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姓罗的用枪管顶了顶下巴，说：“你讲的不错，但我告诉你，过后我确实坐了个两轮摩托车去了滨江路大坝，但孙涛没有恪守一对一单挑的诺言，而是邀约了二十来人在那里等我。他算什么男子汉，还吹嘘自己是内江第一条好汉，狗屁！”他越说越愤愤然，面孔胀得通红，“从此以后，我便一直东躲西藏，他仍不肯放过我，扬言要治我，是不是欺人太甚！我和他是前年认识的，但从没有往来，也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得罪过他，他这样做能让我服气吗？他孙涛从此就把我赶出了内江？我这次来这儿的目的，你应该知道了吧。”

田莉讨好地点点头说：“孙涛的确是欺人太甚，他回来后

我要好好劝劝他，让他向你道歉。”

“那倒不必了，”那人站起来，逼近田莉，“他孙涛是什么样的货色，你比我更清楚，我今天晚上就要让他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

“可他在外面喝酒，今天晚上肯定不回来了，你怎么……”

“没关系，我再等他一会，他不回来有你在嘛！”那人打断田莉的话，目光又变得凶狠起来。

田莉听了他的话，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窟里，周身冰凉，不自得打了个寒颤，面孔又变得灰白起来。她显得十分吃力地结结巴巴说道：“罗……罗大哥，这……这是你和……和孙涛之间的事，怎么……怎么能对我……”

那人沉声说道：“你是他的情人嘛，他不在，只好委屈你代替他了，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愿他能回来。”

田莉快要崩溃了。床头上方的壁钟正“嘀嗒嘀嗒”有节奏地发出脆响。她仍抱着一丝希望，一遍遍地解释着，一遍又一遍地哀求着。身上的毛毯不知何时又滑落下来，随着田莉讲话时的颤抖，乳房不时微微地晃动，她的上身完全裸露在外面，洁白细嫩的皮肤宛若凝脂，放射出近乎透明的光泽。一绺秀发顺着前额斜斜地垂下，恰到好处地衬着了她那姣美的脸庞。眼梢儿略略有点斜吊，倒也浮荡着女人特有的妩媚。只是嘴唇干裂，脸上毫无血色。

那人并不理睬她喋喋不休的述说，也不再为她盖好毛毯，而是一边悠然地抽着香烟，一边眯缝着双眼注视着墙上的挂钟，显出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样子。

一切声音都静止了。田莉也不再说话，绝望地闭上了双

眼。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她唯一希望的就是孙涛能回来，尽管她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夜色渐渐地褪去，窗帘有了些亮白色。那人站了起来，把枪口对准田莉："小姐，对不起了，要怪你只能怪姓孙的。我这个人是最怜香惜玉的，而且你身段这么优美，长得又这么漂亮。可惜的是你是孙涛的情人，这真让人遗憾，当了他的替死鬼！"

田莉睁开布满血丝的双眼，紧紧盯着枪口，极度的恐惧和绝望使得她面孔扭曲，发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缩成一团。扣动板机的手慢慢收拢，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田莉双眼一闭，昏了过去。

那人收起枪，将退下的弹匣重又装入弹仓，嘴里嘟哝着："空枪都把她吓成这样，真他妈没劲。让姓孙的来收拾安慰他的情人吧！"

1993年初冬，这是个晴朗的日子。对于位于四川盆地底部成日阴雨连绵的内江市来说，是很难得的。家住东兴区联盟乡建设二组的罗阳又在内江市区露面了。自从他戏弄羞辱了孙涛的情人之后，据手下人报告，孙涛恼羞成怒，放出风来说，不报此仇誓不罢休，找到姓罗的要在他身上穿出十八个窟窿。所以这段时间，他一直躲在郊区农村家里。对于罗阳不能不作个简单的介绍，别看此人个子不高，年龄不大，在内江市却还是小有名气的。他初中毕业后便再也耐不住上学的清苦，要到外面的花花世界闯荡一番。1989年秋，他只身一人进入市区，捣腾贩卖布匹的生意。干了一年多时间，便

悟出了许多道道。他发觉光靠正儿八经做生意弄不了几个钱，要想在城市站住脚吃得开必须走黑道，可要想在黑道上闯出名气必须要有实力，光靠自己孤身一人等于是以卵击石，根本成不了气候。于是他回到东兴区网罗了一伙游手好闲的农家子弟，开始实施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起初市内的黑帮团伙并没把这些郊区的“土娃儿”放在眼里，但经过几次较量后不得不对他们刮目相看。郊区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罗阳他们大都在市内做过小生意，对城市并不陌生，懂得如何对付这些表面强横内里却比较软弱的城市娃，那就是靠着胆大凶狠不怕死打天下，于是他们在市内的黑道上渐渐有了名气。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活动有个特色：无论是经商做生意还是办厂办公司搞实体，黑白两道都要走。所谓黑道就是那些地痞流氓恶棍组成的、能在社会上呼风唤雨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邪恶势力；所谓白道就是官场就是权力就是能左右人们命运的机构。罗阳他们有了名气之后，就开始往一些私营企业和个体户身上“派钱”了，极少有敢不给的，一些做大生意的人一旦出现了纠纷，也开始请他们出来“摆平”了。市内的黑道人物岂能坐视这帮郊区的“烂仔”占领他们的“市场”，于是不得不派出像孙涛这样的“大将”出来收拾局面了。孙涛在内江市的黑道上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身高一米八多，又粗又壮，14岁便出来闯荡江湖，身上布满了伤痕，像一枚枚勋章，炫耀着他“南征北战”不同凡响的经历。孙涛的老板名叫叶贯武，是内江黑道上数一数二的人物，被黑道上的人尊称为“叶帅”。据说他有一千万元的财产，这些钱的来历当然大家心里都是清楚的。孙涛一次醉酒后就口出狂言：

"叶老板的一千万至少有五百万是我用性命换来的。"孙涛出山后，罗阳的手下也曾和他交过手，但均以败北告终。因为此人不仅拳术棍术剑术样样精通，而且心狠手辣，动起手来便把脑袋掖在了裤带上。屡屡受挫之后，罗阳便不得不退避三舍，回到了郊区。罗阳是个不甘心受制的人，尤其是几次受辱之后，除掉或是震服孙涛便成了他最迫切的愿望。夜闯孙涛的私宅，他没能等来孙涛，多少有些失望，但他撞到了孙的情人，于是便演出了一场杀鸡给猴看的戏。但结果却并不理想。孙涛不仅没被震住，反而扬言要报复他，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恼火，除掉孙涛更成了他的当务之急。于是他派出手下到市内侦查孙涛的踪迹，一旦发现马上向他报告。11 月 9 日，也就是这个内江市少有的晴朗之日的中午，他的手下樊剑在东兴区川剧场给他打了个传呼，告诉他说，孙涛现正在工商街茶馆喝茶，只有他和他的手下朱春林两人，是下手的好机会。罗阳让樊在川剧场等他，说马上就到，然后便带着枪直奔川剧场。

罗阳走在街上，心里盘算是否再找几个帮手，但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觉得还是自己一个人去比较合适，一来目标小些，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二来万一失手，不会连累其他的兄弟。他在川剧场找到樊剑，让樊叫个出租车在茶馆门外等着，听到枪响后迅速把车开到新菜市场街口的交通路等他。安排好后，罗阳便急匆匆穿过沱江大桥，从南街下去，拐弯进了工商街。快到茶馆时他放慢了脚步，手伸进怀里打开了手枪的保险，然后装出悠闲的样子走进了茶馆。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茶馆的顾客已不是太多了。罗阳走进茶馆门

厅后并未急于上楼，先是在下面转了几趟，把地形和周围的环境仔细察看了一番，这才放心地上了楼。

罗阳到了楼上，头便"嗡"地一下大了。茶楼上根本没有孙涛的影子，只有朱春林一个人坐在面朝街面的茶桌上看杂志，他急忙环顾四周，并没有孙涛埋伏的迹象，看样子自己并没有被发现。他这才放下心来。孙涛不在，怎么办？是进还是退？罗阳心里清楚，这个时候不能有丝毫的犹豫。朱是孙的左右手，既然孙涛不在，那就拿朱开刀吧。想到这里，他几步便跨到了朱的背后，用枪抵住了他，低声喝道："姓朱的，孙涛哪去了？"朱春林浑身哆嗦了一下，想回过头去。罗阳用枪口使劲顶了顶，"不要乱动，小心老子一枪崩了你，快说，孙涛在哪？"朱春林这才感觉到事情的确不妙，连忙回答说："他去找电话回传呼了。你是罗阳吧，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几丝狰狞爬到罗阳脸上，"老子想宰了这狗杂种！"朱春林有些胆怯了，说话的声音开始打抖："罗哥，有事好商量，你可不要胡来。""去你妈的蛋吧，商量个屁，你们什么时候跟老子商量过。给我站起来！"罗阳恶狠狠地俯在朱的耳边低声吼着。

朱春林乖乖地站了起来。

罗阳后退两步，高声说道："朱春林，我代表东兴区被你们欺压的弟兄宣布你和孙涛的死刑！"说罢，他把枪口往下压了压，对准朱的屁股开了一枪。

朱春林登时瘫倒下去。

茶馆"轰"地一下炸了，人们纷纷站起来，想逃下楼去。罗阳把冒着一缕青烟的枪口绕场转了一圈，大声喝道："都给

我坐下！没你们的事，谁要不老实，老子送他上西天！”人们不敢再动，僵直地正襟危坐，双眼直瞪瞪地看着罗阳的枪。

罗阳看了看在椅子上挣扎的朱春林，说：“今天先留你一条活命，缓期执行。请转告孙涛，如果他再欺负老子，我随时都可以取他性命，到时候连你一块，就地正法！”说着，他对准矢的腿部又是一枪，“这是你代孙涛领受的，告诉姓孙的，如果他执迷不悟，下次我不会再放过他！”罗阳说罢，平端着枪一步步退到楼梯口，然后几步窜到楼下。

出了茶馆，罗阳把枪掖到怀里，快步穿过茶馆门前的工商街到了文英街，又从巷子里绕到新菜市场来到交通路，见樊剑租了个夏利车正等候在那里。

光天化日之下，敢在公共场所的茶馆里开枪伤人，这一“壮举”使得罗阳名声大振，于是他在内江便有了“第一枪手”的称号。黑道上的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礼让三分。一些有头有脸的“款爷”又纷纷找上门来，有的请他出面摆平生意上的纠纷，有的受到敲诈后托他出面干预。罗阳的“生意”又渐渐兴隆起来。

1993 年 12 月 14 日，也就是罗阳在工商街枪击朱春林一个月之后，东兴区一个名叫九娃的人找到了他。这九娃在东兴区乃至内江市都是赫赫有名的，有“肉类大王”的称号，生意做得很大，从牲畜贩运到肉类加工什么都干。从 93 年初开始，中市区一个叫王勇军的人屡屡敲诈他。开头出于花钱免灾的想法，九娃都满足了王，可王勇军得寸进尺，索要的钱数一次比一次多，最后竟上升到五位数。九娃不干了，便不

再理睬他。一天晚上，王勇军带着十几个人把九娃堵在了从自贡市到内江的路上，把他从车上拉下来，挟持到路边的小山窝里，然后二话不说，照着他的胳膊就是一刀，这一刀没有丝毫留情，胳膊当时就断了。九娃苦苦哀求，说回去就把钱如数奉上。王勇军哼了两声说道：晚了，你应该知道我们说话向来是算数的，要钱不要命，要命不要钱，今天我们就是来要命的，再多的钱也救不了你了。说罢掏出火枪对准九娃的头部就是两枪，然后扬长而去。幸亏他的司机对他忠心耿耿，等王勇军一伙走后，把他背到车上，送到内江市医院。命虽然保住了，但胳膊已经残废，头部的钢珠弹至今未取出，一只耳朵也聋了。九娃说得很惨，请求罗阳出面向王勇军讨个公道，别的不计较，这医药费总要付吧。罗阳开始不想答应，他不愿意在黑道上树敌太多，都是吃这碗饭的，日后也好彼此有个照应。于是推托说：你九娃生意做得这么大，又不在乎给伤这几个钱，何必还要去惹这姓王的？接受教训算了吧。九娃见罗阳推辞，心里就有些发凉，连忙说：罗四哥（罗阳在家排行老四，所以又被称为罗四），我并不在乎这几个钱，只是咽不下这口气。他们中市区的人仗着在市内欺负咱们东兴区的人，你得给咱们出个头，况且据听说姓王的是孙涛的手下。九娃说罢看了看罗阳。这些话果然见效，罗阳的脸上渐渐就变了颜色，问九娃：他果真是孙涛的人？九娃肯定地点了点头。罗阳说：好吧，这个头我给你出定了，你这几天注意王勇军的去向，一旦有了他的踪迹马上告诉我。

两天后，九娃匆匆找到罗阳，对他说已发现王勇军的踪迹，他正在靠近沿江路的机床厂打牌，只有四个人。罗阳听

后又喊了三个手下，带上枪，随着九娃直奔机床厂。

到了机床厂，王果然在打牌。王勇军发现九娃带着几个人朝他们打牌的方向走来，便觉得事情不妙，对另外三人说：快操家伙，有情况。说着便把火药枪掏了出来。

罗阳在距王勇军他们十几米远的地方停下了，用枪点着另外三个人说："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罗阳，今天没你们的事，快滚！"

那三人一听是罗阳，转身就跑，王勇军也已魂飞魄散，随着那三人撒开了双腿。罗阳狠狠骂了句："孬种！"对着王的背部就是一枪。可能是由于距离较远，加上罗的枪是远距离射击不准的"六四式"，这一枪没有打中。罗阳紧追几步，对准王的腿部又开了一枪。王勇军一个踉跄蹲在了地上，但没等罗阳追上，他又站了起来，拚命朝市内方向逃去。罗阳见已击中了王勇军，就停住了脚步，九娃和罗的三个手下追了一阵，也没能追上。

当天晚上，王勇军便托黑道上的名人陈树明（外号六巴巴）、汪卫东（外号老五）找到罗阳求和，说王腿被打伤，双方都不要找了，王勇军愿意为九娃出医药费，先带来了 1000 元，其他的以后再补齐。

继茶馆枪击朱春林之后又再次枪击王勇军，罗阳成了黑道上的凶神恶煞，其名气更大了，他俨然成了东兴区的龙头老大，大有和中市区黑帮分庭抗礼的架势。

此后不久，在黑道上大名鼎鼎的王建宾前来找他。这王建宾在黑道上以不怕死闻名，而且手里有一把比罗阳的"六四式"威力大得多的"五四式"军用手枪。因为他胆大凶残，

所以黑道上送了他个“王疯子”的绰号；因他在家排行老六，因而又被称为“王六”。这王六一来因为“业务”精湛，在内江黑白两道无人不晓，二来因为犯案太多，被公安机关盯上，所以内江市的黑帮头面人物把他输送到省会成都，在成都黑帮头子手下效力。

罗阳见王建宾找他，颇感意外，拱手问道：“六哥找我有何事吩咐，如在内江有过不去的梁子，四弟帮你踏平。”

王六笑了笑，说：“四弟言重了，王六我在内江还不至于到这种地步。”

罗阳脸红了红：“那六哥找我有什么事？”

王六拍了拍罗阳的肩膀：“四弟现在混得比我有出息了，在成都就听说内江出了个第一枪手，到了内江才知道原来就是你。”

罗阳连忙说：“六哥过奖！六哥过奖！”

王建宾接着说道：“我这次从成都专程赶来是受人之托，有个人想见见你。”

罗阳睁大眼睛，问：“谁？”

王建宾一字一顿说道：“孙涛！”

……是不是所有的夜晚都是这么黑暗？……内江变得复杂了，变得正不压邪了。……熊小华苦闷得快要爆炸了……

第二章

是不是所有的夜晚都这么黑暗？是不是所有地方的夜晚都这么黑暗？内江市公安局中区分局刑警队队长熊小华漫不经心地握着方向盘，脚尖轻点油门，任车子在高速公路上缓缓滑行。这真是个奇怪的念头。他奇怪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样的念头，而且这时只有这个念头牢牢盘踞在脑海里。他发现自己的马自达车灯很亮，雪亮雪亮的，有些刺目。许是灯太亮的缘故吧，使这夜显得更黑暗了。他心里嘀咕——是吗？

就任刑警队长已有两个多月了，这些日子他几乎没有回过家。案子一个接着一个，而且大都是恶性案件——杀人、持枪伤人、绑架、敲诈勒索……离开刑侦部门，离开内江市只一年多的时间，内江便变得他几乎不敢认识了。最令他苦恼的是，他连天加夜疲于奔命，却根本不见成效。四周像耸立着无形的高墙，阻挡着他，困囿着他，压迫着他。他真真切

切感受到了力不从心的滋味。他想冲突出去，但寻不到铁门；他竭力地想辨认出这墙究竟是什么，但无济于事。这墙有时是高不可攀的山峰有时又化作了漫无边际的云雾，有时觉得伸手可及，可当他伸出手时又变作了虚无缥缈的幻影。他花费了全部的精力去琢磨去观察，最终也只能得出一个人人都能得出的结论：内江变得复杂了，变得正不压邪了，变得公安机关在暴力犯罪面前都束手无策了，这是个可怕的结论，可怕就可怕在找不出症结所在找不到根源在哪里。

熊小华苦闷得快要爆炸了，他再也忍受不了这种不死不活的精神折磨，于是独自一人把车开到了成渝高速公路上。他需要排解，排解内心的阴郁和满脑子的颓败情绪，他很清楚在这种艰难的处境和极端糟糕的环境下保持头脑清醒是十分重要的。他需要认认真真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谋划出一个准确周密明晰的行动方案，无论是他本人的性格还是刑警队长的职责都不允许他有丝毫的消沉和退缩。他就不相信在内江这片曾养育了铮铮铁骨的陈毅将军的土地上，正义战胜不了邪恶！

思来想去，最终他确定了方向：身为刑警队长只能从案件入手，把侦破案子作为突破的目标，然后驱散迷雾，捅破黑幕，还内江一个清白明朗的世界。

到出口处了，高速公路旁的长方型路标孤独地立在那里，在车灯光柱的照射下，闪着不知是蓝幽幽还是绿莹莹的光。熊小华使劲眨巴了下眼，想竭力分辨出那颜色，但车子已拐上了弯道，只有“内江”两个雪白的字在他眼前一晃而过。车转弯时，不知是谁丢下的一根香烟随着惯性从车前档板上滑

到了他面前，他下意识地顺手拾起，塞进嘴里，按下了点火器。当红红的钨丝点着香烟时他才猛然醒悟，自己戒烟已有些时日了。于是掐灭，摇下车窗，丢到了窗外。夜风呼呼地直扑进来，他感觉不到丝毫的寒意，反而有种闷闷地窒息的感觉。车窗外的夜的确是十分的黑暗，晴朗的天幕上没有一丝星光，不远处的偌大的内江市只有几点灯光如鬼火般地晃动着。他觉得内江市此时在他眼里像个凶猛的巨兽蜷卧在那里，那晃晃悠悠的灯光便是它眨动的眼睛。他感到非常地伤心，继而一股怒气在他的胸腔内奔突冲撞。他无法容忍生他养他的城市在他的眼里是这副样子。

车子已驶入内江市，寂静的街道上阒无人迹，只有出租车偶尔驶过。九点钟应该正是城市热闹的时候，但接连不断发生的枪击事件和暴力案件使得这座城市的人们丧失了安全感，他们在家里打发着时光，不愿意招来是非。熊小华心中如火烧一般疼痛，一时间，那四周的高墙又沉沉地向他压来，顿时他又觉得头昏昏地发胀了。他伸手将车上录音机里露出半截的磁带推了进去，想用音乐把心中的烦闷驱赶出去，放松一下自己。磁带在录音机里转了半天，仍无半点声音。他有些恼怒，“啪”地将带子倒出，拿在手里颠来倒去地检查着，却最终也没发现毛病究竟出在哪里。就在这时，他腰间的BP机“嘟嘟”地响了起来。他有些懊丧地将磁带丢到旁边的座位上，按亮了BP机指示灯。

是刑警队值班室。这个时候了，不是老婆就是值班室，十有八九是又出了什么案子。他一手掌着方向盘，一手从身边的公文包里取出了手机。

拨通值班室的电话后，手机里传出的是分管刑侦的副政委魏常平的声音："小华么，你咋搞的，手机也不打开，揣个大哥大是留着吃干饭的？我要了好长时间也要不通，值班室的电话机都快被我敲炸了！"

熊小华"嘿嘿"笑了两声，说道："魏政委，你不是不知道，我这手机是自费的，局里穷得一个子也拿不出来，我要是打开了，工资都不够交费的，我喝西北风去呀。"

"好了好了，少扯淡，赶快回来，沿江路机床厂又发生了枪案，一个叫王勇军的腿被打伤了。"魏常平的声音因急促显得有些沙哑。

"什么时候发生的？"熊小华一听又是枪击案，神经一下子绷紧了。

"已经好几天了，是医院来报的案，我刚从医院回来，是用的'六四式'，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你抓紧时间过来吧。"魏常平说完，挂上了电话。

听说又是"六四式"手枪，熊小华陡地来了精神，也许这就是他要找的突破口，非查它个水落石出不可。他狠狠地踩下油门，车身剧烈地抖动一下，"哧溜"窜出好远……

熊小华回到值班室，见魏常平正一边抽烟一边等着他。魏常平说他是在下午快下班时才接到医院保卫科电话的，他到医院向医生了解情况后本来想找那个叫王勇军的伤者问一下被枪击的经过，但考虑王勇军的情况不摸底，也想跟熊小华商量一下，所以就回来了。

熊小华说道："这次枪击案和前几起枪案可能有很大的联

系，一个都是‘六四式’手枪，另外伤者都没主动到公安机关报案。田莉被持枪恐吓后接连几天高烧不止并且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后神经错乱，她的母亲才偷偷到公安机关讲出来；朱春林被打了两枪，也是工商街茶馆的人举报的。由此可见，受害人有可能一是怕招致更大的报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在这些案子的背后有更隐秘的东西。”

魏常平朝烟灰缸里弹了弹烟灰，微微点了点头说：“小华，你离开内江一年多了，可能对内江这一年多的变化不太了解。你刚才的推测是正确的，但有些事情很难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讲清楚，你刚当刑警队长，难处还在后边呢！真没想到，咱哥俩又成了难兄难弟了。”

熊小华38岁，标准的警察形象。身高一米七八，浓眉，大眼，高鼻梁，长方型的脸膛，嘴角微微上挑，给人一种刚毅的感觉。他属外向型性格，喜怒哀乐在他的脸上暴露无遗，说话办事都是一杆子到底，是个不知道给自己留后路的人。魏常平虽是他的上司，却比他年轻两岁，也比他文弱，但却沉稳得多。

八十年代初，他进公安机关后被分到了刑警队，同他一块报到的就有魏常平。内江市原是县级市，是内江地区所在地，后地区改市，便和一江之隔的东兴县合并，原内江市改为中市区，内江县改为东兴区，辖资中、威远等七县一市，刑警队改为刑警大队。此后不久，魏常平被提升为秘书科副科长、派出所副所长、秘书科科长，他也被提升为副队长。他任副队长时间不长，队长升任了副局长。魏常平先升任副局长，后改任副政委。刑警队由他主持工作。干了两年多，刑

警队在他的率领下，生龙活虎，战功赫赫，为中古区的社会治安流尽了血汗。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这个副队长总也不能挪正，后来终于挪正了，但不是刑警队长，而是局行政科长。局长程崇贵找他谈话，他感到不可理解。干了十几年刑警，为啥子要调他到行政科？而且行政科长要权有权要钱有钱，管着秘书、行财、车队几大块，刑警队长则是出苦力流血汗老婆要改嫁孩子要改姓的差事。程局长对他提出的疑问作了解答：正因为你在刑警队苦累了十几年家庭也不能照顾才给你换个环境嘛。他说要因为这个他不想到行政科去。他说着说着动了感情，说自己最热爱的还是刑侦工作，侦查破案，面对面地跟犯罪分子斗智斗勇是他最大的乐趣，亲手将罪犯绳之以法让人们有个安定生活的环境是他最感欣慰的事情，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来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刑侦专家成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程局长见他这个样子便不好瞒他什么了，就说你总不能老是在副队长这个位子上呆着，这样我当局长的心里也不安啊。程局长的话一下子把他震呆了：这行政科长能当刑警队长却不能干，况且自己是刑警出身，对行政科的业务一点都不熟悉，真是怪事了！程局长见他大睁着眼睛愣在了那里，就说你不要胡思乱想，公安工作哪一项都很重要，不要有什么想不通。他出任行政科长后，一次悄悄问魏常平到底是什么原因，魏常平说你小华想干什么，让我违反组织纪律？你这个人真让人没办法，这种事还用问我？你侦查破案一套一套的，怎么就对这种事一窍不通呢？关心关心政治吧！对魏常平的弦外之音他怎么也琢磨不透，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行政科长干了才半年多，他就受不住了，害

身的骨头又酸又软，像要支撑不起强壮的躯体似的；脑袋里成天一片空白，日子过得平淡无味，用老婆的话讲就像丢了魂。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浑浑噩噩的生活，向局里递交了辞职报告。程局长把他狠狠克了一顿，没有批准。又干了三个多月，他实在忍无可忍了，再次找到程局长请求让他回刑警队，哪怕干侦查员也行。程局长干了三十多年的公安工作，最清楚这一行当人才的重要，不忍心看着这么好的部下萎靡下去，于是把他的请求拿到党委会上讨论，但最终因为意见不能统一搁置下来。他彻底失望了，弄不明白为什么回刑警队就这么难。后来他终于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说是他在主持刑警队工作时，不听领导的使唤，尤其是在一些案件审理上自以为是，太主观太武断太个人英雄主义，一句话，就是太狂了。听到这些，他重返刑侦战线的热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他仔细回想了一下自己在刑警队工作的所做所为，无非就是在一些案子上某些领导尤其是分管领导关照或者是暗示能否从轻甚至不受理他未加理睬。直到这时他才为程局长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和魏常平的弦外之音找到了注解。这令他非常地伤心。作为刑警，作为一个执法者，如果不能铁面无私公正办案，那流血流汗抛家弃舍又图个啥子，这是关系到信念的大问题。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不是一句空洞的言辞，应该是法律工作者尤其是身处打击犯罪最前沿的警察落实到行动中的最根本的使命，也可以说它是一名警察的生命和灵魂。失去了这些，你也就失去了献身的勇气，失去了生命的价值，失去了人生的意义，当你穿着代表国家尊严显示法律威严的警服面对养育你的人民时，你就会感到羞愧感到气短感到无地

官容！在这种境遇中，当他了解到不能到刑警队施展抱负的真正原因后，他那一直躁动不安的心反而一下子平静了。他不愿意再去让老局长程崇贵和老战友魏常平为难，既然再当警察就要改变他的初衷甚至改变他的信念，那不干警察就是了。做出这样的选择对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但他又别无选择，虽然行政科长在局里的地位举足轻重，对某些人来说是个求之不得的肥差，可他却没有丝毫的留恋。他再次向局党委递交了辞呈，但这次不仅仅是辞去科长的职务，而是离开公安机关。局党委对他的申请进行了极为认真的研究和讨论，有的党委成员认为应该尊重个人的意愿，公安机关辞职下海或是到别的部门去的民警又不是没有，既然他熊小华不想干警察了，说明他已经不热爱警察这个职业了，也就不必勉强他。魏常平无法再沉默下去，情绪有些激动地说：以前为了避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和熊小华是十几年的搭档，所以对熊小华的去向一直没有表明态度，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几句。熊小华辞职的缘由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无非就是想干他的老本行刑警，而且提出干侦查员都可以。刑警是公安机关最苦最累甚至有生命危险的行当，这一点谁心里都清清楚楚，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刑事侦查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要有较强的业务能力才能胜任，熊小华一直从事这项工作，他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是谁都无法抹煞的，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他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呢?!把一个优秀的干警逼得要辞职，我们做领导的是不是有点太……后半句话魏常平没说出来，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他最后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我们应当慎重考虑熊小华的请求，如果能让他回

刑警队，他是不会轻易要求离开公安队伍的。这时有人提出刑警队领导班子已配齐，总不能毫无理由地把别人换掉。熊小华虽然提出不担任职务，但他毕竟是这一级的干部，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熊小华到刑警队去不是不可以。程局长最后说：我再找熊小华谈谈，局里准备在广西北海设个点，因为随着北海开发热，内江有很多人到那里经商办公司，内江和北海的联系便紧密起来了。最近一个时期，有很多案件都和北海有关系，刑警队几次提出来以经商为名在北海设个点，以便及时掌握情况。我的意见是让熊小华去，他有这方面的经验。局党委研究决定后，程崇贵找他认真严肃地长谈了一次。程局长说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们正在为你的请求做协调工作，你不应该如此冲动，提出离开公安机关。他说程局长我并不单单是因为不能搞刑侦才提出脱离警察队伍的，我主要是对这背后的原因不能理解也无法接受。如果咱们公安系统内部某些领导同志都把私利和人情看得高于法律，那这警察再干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请求辞职是我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的，绝非一时冲动。程局长说你熊小华就是这个性格要不得，什么事情都是一竿子到底不留余地，如果政法系统都像你说的那样纯洁，就不会有执法犯法的现象了，正因为这样才更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净化。你想一走了之，能是积极的态度吗？说到最后他便有些理屈词穷了。认认真真地想一想，他觉得自己确实有点草率了，这和当逃兵没什么两样。程局长接着征求他的意见：局党委已同意你回刑警队，但职务暂时没法安排。局里准备在北海设个点，隶属刑警队，以经商为名主要从事侦查工作，当然能为局里创点收也不反对。但

干这个工作一是和犯罪团伙周旋有危险；二是要直接受刑警队领导，无法安排职务，和普通刑警没什么区别；三是长期在外地无法照顾家庭。你再认真考虑一下，这样一来你失去的太多，我们也觉得委屈了你。去还是不去由你自己拿主意。他未加思索就答应了，说只要能搞刑侦，干啥都行。1991年5月，他丢了官，丢了家，赶往北海。在那里他一干就是将近两年，不仅完成了局领导和刑警队交给的任务，而且为局里创造了一笔可观的收入。1993年初，随着北海开发热降温，大批内江的"款爷"们陆陆续续返回了故土，他也就失去了继续呆在那里的意义。回来后，正逢局里调整科、所、队领导班子，他终于被任命为刑警队长……

听了魏常平的话，熊小华若有所悟。内江市这两年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社会治安，比前两年要严峻得多，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这正是他上任两个多月来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为什么罪犯会如此猖狂？为什么一些案子发生后看得见却摸不着？

"常平，我离开内江快两年了，对一些情况确实不了解，你我是老搭档了，应该把你知道的一些事情告诉我。"

"我刚才讲了，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但我可以给老兄你提个醒，内江的执法环境和两年前相比已大不一样，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你能不能给我讲些实质性的东西，这两个多月来，我已领教了这复杂性，但原因究竟在哪里？你是分管刑侦的领导，如果不把你了解的情况全部讲出来，我不会放过你，况且案子破不了，治安搞不好，你的责任比我要大多了。"

望着熊小华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魏常平笑了："你这家伙，就是一竿子到底的脾气改不了，我要是什么情况都掌握了，还用得着在这里陪你干熬夜？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观察在研究，内江的犯罪，变化非常明显，最大的特点就是团伙犯罪增多，而且由隐秘发展到明火执仗，我怀疑这些犯罪是有组织的。你知道什么是黑社会吗？"

熊小华不由得睁大了双眼："黑社会？我当然知道，港台的警匪片里不就是这些东西吗？但黑社会的形成是要有条件的，要有经济基础，要有社会关系，还要有政治背景，否则是成不了气候的。"

魏常平猛抽一口烟，"你说得很对！黑社会的形成要有经济基础也就是说要有钱作基础，要有实体或是公司或是企业作幌子，更重要的是要有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编织起来的保护网。内江的犯罪团伙正在朝这方面发展。"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罪犯，还要面对金钱的力量，面对那层神秘的保护网是吗？"熊小华的神情变得严峻起来。

"不错！"魏常平肯定地点了点头，"正因为如此，咱们以后面对的将不再是单纯的刑事犯罪，而是邪恶的社会势力。这股社会势力的能量究竟有多大，现在还无法预测到，所以路将是艰难坎坷的。蜀道难，咱哥俩是前途难卜啊！"

已经戒烟的熊小华从魏常平的烟盒里掏出一根烟，眉头紧锁，默默地喷云吐雾起来……

……罗阳已经有好几天不敢露面了，孙涛的提醒使他惊惧不安……一走进去，罗阳就被里面颇为讲究的装饰惊呆了……罗阳"刷"地从怀里抽出手枪："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第三章

临江茶馆。午后，是茶馆最热闹的时辰，这临江茶馆又位于内江市倚山朝江的地方，环境优雅，交通便利，所以茶客很多。

罗阳坐在茶馆最里面的角落里，异常警觉地注视着进进出出的人，手伸进怀里，一刻也没有放松里边的枪柄。孙涛约见他，开始他有些犹豫，不清楚孙涛是想跟他和好还是借机报复对他下手。思来想去，最终他还是决定赴约，一来要给七六个面子，二来不能让孙涛小瞧了自己，骂自己是孬种。罗阳决定了之后，便早早到了茶馆。他要先于孙涛，让孙涛看看姓罗的是何等的胆豪气壮、英雄潇洒。

孙涛终于露面了。罗阳对这身高一米八多、魁梧粗壮的形象印象太深刻了。当他发现他在茶馆门口出现时，不免心头一震，浑身的神经倏地绷紧了。孙涛走进茶馆，一眼便看到了面朝大门的罗阳，于是点点头，径直走到罗阳的茶台旁，

说道："罗四弟，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罗阳尽量放松自己，脸上挤出几丝笑纹，站起来说道："孙四哥不必客气，我也是刚到没多大会儿，请坐！""都坐都坐。"孙涛边说边坐了下来。罗阳待孙涛坐定，这才放心地将手从怀里抽出，对着服务员打个响指，高声说道："来壶花茶！"

茶馆里很安静，茶客们有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有的闭目养神；有的手捧杂志、报纸或书在看。孙涛丢给罗阳一支香烟，笑了笑说："罗四弟现在好潇洒，真是几日不见便要刮目相看了。"罗阳对孙涛含有讥讽之意的话语并没有用语言回敬，而是打着火机将叼在嘴角的香烟点上，然后才将火递给了对面的孙涛。孙涛点上火之后才猛然省悟罗阳这个动作所含有的轻视之意，顿时面露愠色。但他见罗阳声色不露的样子，知道对手有枪壮胆，所以并不惧他，于是不得不强自将心中的火气压下，接着说道："罗四弟一派大将风度，我很佩服，现在在内江是无人不晓啊！我孙四能认识你而且在这里和你说话喝茶真是有幸！"罗阳不再让他，呷了一口茶，将嘴里的烟悠悠吐出："这全靠孙四哥的栽培。没有你三番两次的鼓励，我哪能有今天这个样子。"说着心里便有了气，将烟头摁在烟灰缸里狠狠地拧灭，"打开窗户说亮话，孙四哥约我见面，是不是就为了讽刺挖苦小弟几句？如果这样，别怪小弟无礼，我要告辞了！"

孙涛见罗阳动了气，心里更是不舒服，你他娘的罗四几次找我的茬子，连我的情人都被你吓得神神经经，老子没找你算账，你倒一副得手不让人的样子，真是太狂了！但他没能发作出来，一来因为自己虽然在黑道上有"黑金刚"之称，

但对手确实太心狠手辣，是个十足的冷面杀手，最近这几件事便弄得他担颤心惊，有了怯意；二来老板有吩咐，要尽量把他网罗在手下。孙涛竭力平定自己的情绪，喊服务小姐续茶，尔后干笑两声，脸上露出极不自然的神色说道："开几句玩笑老弟怎么就动了肝火，我姓孙的为人你是知道的，既然约你来就把你当作了朋友。朋友之间说话不就随便些吗？来来，喝茶喝茶。"

罗阳见孙涛主动让步，而且如此谦卑，颇感意外，这无人敢惹的"黑金刚"在内江可是数得着的人物，他本来一直担心会遭到报复，刚才在气头上说了几句大话，见孙涛脸色变得凶煞煞的，心里便有些发虚。他很清楚，如果动起手来，三个罗阳也斗不过他。正在后怕时，对手竟出乎意料地先软了，他也不敢再较真，顺水推舟地递给孙涛一根烟说道："我这个人就这样，不习惯开玩笑，也许是心胸小了些，孙四哥不要见怪。"

孙涛隔着茶桌伸出胳膊，显得很亲热的样子用手拍了拍罗阳的肩："罗四弟，你我都不是鸡肠狗肚的人，不会计较那些小事。咱们是不打不相识，以前的事不要提了。社会上不是有句话吗，说是一切朝前看，用在咱俩身上正合适。说起来咱们还是很有缘份的，你排行老四，我在家也是老四，这两个老四一旦联起手来，这内江市还不是咱哥俩的天下！"

罗阳见孙涛说得诚恳，也连忙说道："孙四哥你真说到我心上去了，想想以前的事太无味了，我们没得必要你杀过去我杀过来，又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何必呢？只要你孙四哥看得起我罗四，我就绝不会当孬种！"

"好！罗四弟是豪爽人。"孙涛显得异常激动，端起茶杯，"咱们以茶当酒，来，干一杯！"

罗阳一口喝干杯中的茶水，有些不自然地问孙涛："四哥，说起来惭愧，那天晚上我一时冲动，上门找你，结果吓着了嫂夫人，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

孙涛放下手中的茶杯很大度的样子说道："四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以前的事就不用提了。女人嘛，就是身上的衣服，朋友才是骨肉，况且她还不是我老婆，你不必放在心上。"

罗阳听了孙涛的话，便有了些许的感动，又问道："那朱春林和王勇军的事，不知……"

孙涛摆摆手打断罗阳："朱春林和王勇军医药费用了几万块，这些也不用你操心了，由我负责，只要你以后把四哥当真朋友就行了。"孙涛说到这儿压低了嗓门，"但我要提醒你，听说公安局已经知道了这些事，现在熊小华又回来当刑警队长了，你应该知道他的厉害，抓住你骨髓都能榨出来，是个荤素都不吃的人物！"

罗阳一下子睁大了眼睛，脸上变了颜色，说话也变得发硬发涩了："你说什么？熊小华从北海回来了？"

"回来三、四个月了，对枪案盯得很紧，你要小心点！"孙涛说到熊小华时，心里也不由得一阵阵发紧，但他最后还是壮着胆子说道："你也不用这么紧张，以后有什么难事尽管找我！"

罗阳已经有好几天不敢露面了，孙涛的提醒使他惊惧不安。他曾领教过熊小华的厉害，几次被拘留，1990 年因流氓

斗殴被熊小华亲手送进了劳教所。内江市黑道的人物，几乎没有不被他处理过的，就连孙涛也曾被他劳教了三年。这次如果再栽在他手里，不赔上性命也得被剥层皮，几次开枪伤人，他深知被抓住是何种结局。罗阳这时才感到势单力薄，想在内江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还欠应有的条件，他觉得现在找一个后台找一个能保护自己的老板做靠山比什么都重要。孙涛约他见面，弦外之音他是能听得出来的，有让他加伙的意思。但投靠叶贯武跟着孙涛干，他于心不甘。以前毕竟有过过节儿，感情上无法接受。他想等等再说，试探着走一步算一步。

憋闷了几天，他便有些受不了了。这天晚上，他悄悄溜过沱江大桥进入中市区，来到金泰王娱乐城。这金泰王娱乐城是内江市比较豪华的娱乐场所，一楼是电子游艺室，有游戏机、射击场等；二楼是大歌舞厅；三楼四楼是小歌舞包厢。他要了一个三人小包厢，招了两个三陪小姐，然后一边搂着一个摇摇摆摆走进了灯光幽暗的包厢。在包厢里坐下后，他便对身边的小姐说道："我口袋里有的是钱，就看你们招呼得怎么样了。"罗阳的话无异于兴奋剂，两个小姐竭尽风骚，他更是纵情于声色之中，一直玩到深夜，他才意犹未尽地离开金泰王。

罗阳走出娱乐城大门，跨过马路边的栅栏，正准备伸手招出租车，突然从旁边窜出两条黑影，把他紧紧按在栅栏上。他使出全身力气拼命挣扎，但无济于事。那两个人的胳膊如铁箍一般使他动弹不得。他用腿猛蹬栅栏，想摆脱控制，这时一根冰凉的铁管顶住了他的太阳穴。耳边响起一声低沉的

喝斥："老实点，再动，让你脑袋开花！"一看对方有枪，罗阳登时浑身发软，心想完了，肯定是公安局的，于是伏在栅栏上不敢再动。那两人一人用枪顶着他，一人腾出手来搜身，没费多大劲便从他的胳肢窝里连枪带套摘了下来。那人把枪挎在肩上，对着马路对面摆摆手，只见从人行道上忽地窜出一辆面包车，直驶过来。那两人一边一个架着他，将他塞进车里，按倒在座位上。车子开了一会后，罗阳便觉得有些奇怪：车上没有一人说话，也没给他上铐子，这和以前被警察抓住的情形大不一样，看这面包车和开车人的样子也不像是公安局的。抓他的两个人虽看不清模样，但从神态到装束都更像社会上混的人，而且他对内江市的街道马路尤其是公安局派出所看守所拘留所最为熟悉，车子开的方向也不对头。

就在他疑疑惑惑提心吊胆拿不准对方是谁时，面包车在一幢小楼前"嘎"地停住了。那两人把他推下车，他看到小楼门厅旁挂着一个长牌子，夜色下他模模糊糊看到牌子上好像写着什么公司的字样。他想凑上前去看个仔细，那两人猛地搡了他一把，说道："快进去！"

罗阳被挟持着走过楼道，这才看清小楼的后面是一片宽阔的停车场，停车场的后面是一幢造型别致，呈椭圆状的建筑物。他觉得这儿挺眼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是什么地方。走过停车场，顺着台阶登上椭圆形建筑物，罗阳被带了进去。

一走进去，罗阳就被里面颇为讲究的装饰惊呆了。四周的玛赛克墙壁上安着壁灯，流光溢彩，猩红的地毯上摆着一圈真皮沙发，沙发前是雪白晶莹的大理石茶几，高高的天花板上垂着枝形吊灯，对门的墙上悬挂着一台29吋彩电，此时

屋内有两个人正背对着门坐在沙发上欣赏屏幕上男欢女爱的镜头。挟持罗阳的那两人快步走到沙发前，对看电视的两人低声说了一句什么，那两人连忙站了起来，回过脸对着罗阳。罗阳一看到他们，不由得大吃一惊，竟是汪卫东和陈树明。这二人是内江黑道上有名的煞星，罗阳跟他们素有交情，并无得罪他们之处，弄不明白为什么对他这样。这黑道上都是翻脸不认人的，罗阳心里有些忐忑起来，于是忍不住问道："老五，六巴巴，咱们弟兄一直相处得不错，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汪卫东没有答理他，从电视机旁的边门进到里边去了。陈树明还算客气，甩过来根香烟说："罗四哥别紧张，是我们老板想见见你，先抽根烟压压惊等着吧。"

罗阳见对方似乎并无加害之意，悬着的心才稍稍有些平定，不由问道："你们老板是谁？"

陈树明用食指压住嘴唇"嘘"了一声，然后说道："在这儿你还是少问几句吧，我们老板最讨厌的就是多嘴多舌，他是谁你马上不就可以看到了吗！"

不大一会，一位白白胖胖、留着大背头、年约三十五、六岁的汉子和汪卫东一前一后从边门走了出来。罗阳一见此人，惊讶得嘴巴大张着，拿烟的手颤抖起来，心猛地吊到了喉咙口。他怎么也不敢相信，陈树明所说的老板竟然是他——内江市有名的企业家，和某些官场头面人物都平起平坐的显赫人物，川南建筑装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诗万。刘诗万在内江号称首富，据说有近亿元的财产，不仅社会地位极高，而且在黑白两道口碑极好，被尊称为"仁义大哥"。罗阳平时对他

只能仰而视之，现在被“请”到了他的公司，心里便免不了敲起鼓来，又惊又怕又喜，紧张掺搅着激动，站在那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这位就是罗阳吗?”刘诗万用手拢了拢大背头，中指食指无名指上的戒子金灿灿地闪耀着。他见陈树明点了点头，脸上马上堆满笑，对着沙发挥了挥手说：“坐吧坐吧。”

罗阳脸发红，脑门上沁出汗珠，局促不安地在沙发上坐下，两只手不知往哪里放才合适，眼睛木呆呆地瞪着对面斜倚在沙发上的刘诗万，嘴唇蠕动了几下，想说点什么，但未能张开口。

刘诗万把“六四式”手枪扔还给罗阳，说道：“听说罗老弟很能干，最近壮举不断，所以想见见你，他们没吓着你吧?”

“没有没有，他们很客气。刘老板是场面上的大人物，能见到你是我三生有幸!”罗阳双手抓着膝盖，毕恭毕敬地说道。

“你不用老板长老板短的，”刘诗万指了指陈树明和汪卫东，“跟他们一样，喊我万哥就行了。”他挪了挪屁股，将茶几上的烟灰缸拿在手里把玩着。“你几次开枪打人后，现在公安局查得很紧。我很赏识你的勇敢，怕你出事，才让他们用这种方式把你找来。你不用担心，更不要误会了我的用意。”

“我们万哥很关心你的处境，几次提到要我们设法帮你，罗四弟，能让万哥这样对待的可没有几人啊！你真是造化不浅呀!”陈树明接着说道。

罗阳顿时激动起来，他做梦也不敢想象，声名显赫的刘老板会看中他这个在社会最底层混的穷小子。他连忙从沙发上站起，双腿并拢，微微弯着腰身说：“万哥在内江市的声望

如日中天，能认识你而且和你坐在一起说话是我想也不敢想的事情，更没想到万哥还这样关心我，”罗阳说着把抱在怀里的枪往茶几上一顿，“既然万哥看得起我，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哪怕肝脑涂地，要是罗四眨一下眼都不是人养的!”

“罗老弟言重了，坐!坐!在我这里就像自己家一样，别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地让人别扭。”刘诗万把烟灰缸放回茶几上，对汪卫东摆摆手，“去拿烟，我不会抽烟你们抽嘛。”说着把含着笑意的目光投向罗阳，“罗老弟，听说你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豪爽人，今天见到你果真是名不虚传。如果你看得起老哥，以后就跟老五六巴巴他们一块干吧。我不会亏待你，别的大话不敢说，保你无事这点本事还是有的。”

听了刘诗万一番话，罗阳没有马上表态，垂下头盘算开了：跟着刘诗万干不是不可以，他不仅有钱有势，为人也不错，很重义气。但在别人手下摇尾乞怜，稍有不慎就会掉进陷坑，或是被当作替罪羊推出去。最主要的就是拎着脑袋卖命最终也弄不了几个钱。可刘诗万最后一句话却很能吸引他。就目前的处境来说，自己确实需要找一个有势力的靠山。可是说归说，他能真的做到这一点吗?

汪卫东见罗阳犹犹豫豫地，有些急了，把掏出的烟又放回烟盒，说道：“罗四弟，万哥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你知道王六王建宾吧，他就是万哥送出去……”

刘诗万用目光制止了汪卫东，没让他再说下去：“罗老弟，这件事你不必勉强，人各有志，如果你另有高就，我们以后还是朋友。”他似乎已看透了罗阳的心思，又说道：“如果你觉得对我刘诗万还不了解，可以问问道上的弟兄。我让你在

这儿下并没有其他的意思，是聘你为我们公司的职员，有了难处大家也好互相有个照应，老五和六巴巴在我这儿都是年薪两万，如果你愿意也就拿这个数吧。当然这事要由你自己拿主意。”

罗阳一听这话，哪里还有什么犹豫，抬起头来忙不迭声地说：“万哥，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怕不懂得规矩，坏了万哥的名声。能跟着万哥干是我求之不得的，只要万哥不嫌弃我，你指向哪里我就打向哪里！”

刘诗万一拍大腿站了起来，说道：“好！罗老弟是个爽快人，万哥我今天给你接风。走，到我的南海大酒店去吃宵夜，跟着我你尽管放心，公安局里也有我的弟兄，他们不敢对你怎么样！”

罗阳和江卫东、陈树明等蜂拥着刘诗万冲进夜色之中。

罗阳投靠了刘诗万，真是如虎添翼，在内江前呼后拥，横冲直撞，煞是威风，黑道上的人见到他无不礼让三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罗阳对刘诗万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不仅在商场上纵横捭阖，而且在官场上也是游刃有余，黑道上就更不用说了，除叶贯武外，没有哪个敢与他匹敌。罗阳庆幸自己的选择没有错，但自从跟上刘老板后一直没有什么建树，这使他很不安，总想找个事情表现一下，也好让刘诗万欣赏欣赏他的能力。

机会终于来了。

这天，汪卫东陈树明在聊天时向他透露：万哥在交通乡承包了一个工程，条件谈好正准备签订合同时，交通乡一个

建筑队却半路杀了出来，把工程价格压低，想截下来。这到嘴边的肥肉万哥岂肯让别人抢走？但这个建筑队的工头是王国超、王志良两弟兄。这两兄弟可不是等闲之辈，有“交通二虎”之称，是交通乡有名的恶霸，势力非常大。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万哥已愁得几顿饭都没吃好了。他倒不是在乎这个工程的几个钱，主要是这口气咽不下去，另外也怕咱这川南建筑装潢有限公司的牌子受影响。最后汪卫东又说道：“如果不能帮万哥解决这个难题，咱几个脸上也无光！”

罗阳听说出了这样的事情，马上来了精神，对汪卫东陈树明说道：“这点小事还用万哥伤神？明天咱哥几个到交通乡走一趟，找姓王的谈谈。他们如果退出就算了，如果执迷不悟，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踏平这个梁子，给万哥出口气。”

陈树明和汪卫东一致赞同，说明天早上就去，再叫上两个弟兄。罗阳说暂且不要给万哥知道，办完了事再让他高兴一下，陈、汪二人连声说好。

1994 年元月 26 日凌晨，罗阳、汪卫东、陈树明等五人租了两辆夏利轿车，杀气腾腾，直奔交通乡。在交通乡火葬场里他们找到了正在那里办事的王国超、王志良两弟兄和随他们一道的十几个人。陈树明一看他们人多，就有些怯阵，对罗阳说：“他们人太多，干起来我们肯定要吃亏，怎么办？”罗阳说：“你们不要怕，一切由我摆平，你们跟着就行了。”

王国超听说市里来了一帮人找他，约他到外边谈事，便有些警觉，吩咐王志良把建筑队的人全部喊来，然后才让人告诉罗阳他们，有什么事到火葬场里面的茶馆谈。

罗阳一走进茶馆，便觉得气氛有些紧张。王国超两兄弟

坐在茶桌前也不让座，周围有二十几条壮汉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王国超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

罗阳挺了挺身子，说道："我们今天来，也没什么大事，主要是为交通乡工程承包问题想同王老板协商一下。"

王国超一下子瞪圆了双眼："没什么可协商的，做生意嘛就是公平竞争，有本事你们去找乡长书记谈，我们没功夫奉陪！"

罗阳说道："王老板话不能说得这么绝，都是干这行的，吃这碗饭的，没得必要搞僵，能协商解决不是更好吗？"

王国超端起茶杯拿到嘴边吹了吹："你说得挺好听的，有什么协商，不是你干就是我干。况且这工程就是我们乡的，你们靠着上边有关系，往下压，价格高得吓人，不是欺负我们交通乡无人吗？明话告诉你们，我是看不顺眼才揽下这活的。"

王志良耐不住性子了，大声说道："我们没得时间跟你们磨牙穷啰嗦，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直来直去说吧！"

罗阳一看这架势，意识到吓唬是不起什么作用了，于是壮了壮胆子说道："希望王老板能把工程还给我们，以后就是朋友……"

王国超茶杯一掼："要是不让呢？"

罗阳"刷"地从怀里抽出手枪："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乡里百姓根本不吃这一套，王国超拿起茶杯盖子砸向罗阳，不偏不倚，正中脸颊。王志良一声吆喝："上！"二十几条汉子直扑过来。

罗阳见茶馆内地方狭小，没敢动手，怕一旦开枪会被他们砸成肉饼，于是对汪卫东等同伙说道："快，到屋外去！"五

个人且战且退，终于挤到了茶馆外面。

王国超、王志良一看对方有枪，岂肯放他们走，率领建筑队的工人在茶馆外围住了罗阳等人。王国超手举木棒大声喝道："把枪放下，跟我们到派出所去，不然就砸死你们!"

罗阳也不说话，紧紧咬着嘴唇，对着王国超腹部"砰"地就是一枪。王国超一个踉跄栽倒在地，血"咕嘟"冒了出来。

汪卫东、陈树明和另外两人见罗阳开枪把王国超击倒，于是簇拥着罗阳一声呐喊，冲出了包围圈。王志良和工人们手举木棒砖块又扑了上来。罗阳对着王志良又是一枪。王志良跌跌撞撞跑了几步，便双腿一软，瘫倒在地上。

建筑队的工人们见两个队长相继被击倒，红了眼，吼叫着追赶转身就跑的罗阳一伙。罗阳从来没遇到这样不怕死的，汪卫东等人更是吓得魂飞魄散，腿直打弯，怎么也迈不动，眼看着就要被追上抓住。罗阳急了，猛推一把脸上冒着虚汗摇摇晃晃的陈树明，大声说道："你们快撤到火葬场外边的车上去，我在这挡着!"说罢对着冲上来的人群"砰砰"放了两枪。

枪声使追赶的人放慢了脚步，罗阳趁着这机会，飞快地跑到火葬场外，钻入车内，连声催促司机："快开！快开!"

两辆夏利轿车拖着烟尘，飞一般逃离了现场……

刘诗万铁青着脸，来回踱着步子，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罗阳、汪卫东、陈树明等人坐在沙发上耷拉着脑袋。"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也不打个招呼，擅作主张，又开枪打了这么多人，叫我怎么收场!"刘诗万停住脚步，气呼呼地训斥着。

"万哥，这件事是我要做的，要怪只能怪我，一切后果由

我扛着，绝不拖累万哥！”罗阳抬起脸，低声说道。

陈树岷小声咕哝道：“那伙人也太狂了，根本不把万哥放在眼里，我们也是忍无可忍才动的手。”

“好了，不要再废话了。不论怎么说，这件事闹得太大，公安局不会轻易罢休，尤其是熊小华，他又当了刑警队长，本来就对罗阳以前的枪案追查得很紧。现在不知他们死人了没有，如果真出了人命案，事情就麻烦了。”刘诗万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脑门皱成了一大堆，“交通乡那帮人又知道你们是我的手下，熊小华肯定不会放过这件事。唉……”刘诗万不由长叹了一声。

罗阳一挺身站了起来：“万哥，你放心，如果公安局查出来了，我顶上，大不了到公安局去投案，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罗四不会当孬种！”

刘诗万微闭双眼，摇摇头说道：“你不要说这些没用的话了，现在还不至于糟到那种程度，就是再无路可走，我也不会让你去投案，你们让我安静一会，想想法子。”

过了好大一会，刘诗万才睁开双眼，吩咐道：“老五，你明天派几个人到交通乡摸摸情况，但不要声张，悄悄地进行；六巴巴，你跟公安局的朋友打个招呼，随时掌握熊小华他们的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告诉我。”他把脸转向罗阳，“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出去了，先躲一下再说，如果公安局查出了你，我就送你到外地去，等风头过了，能回来再回来。”

罗阳感激涕零，颤抖着声音说：“万哥，我闯了这么大的祸，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你还对我如此关心，难怪场面上的人都称你为‘仁义大哥’，日后我一定报答你的恩德！”

刘诗万走到罗阳面前，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说："你老弟扯得太远了，什么恩德不恩德的，既然跟着我干，就是一家人了，何况你也是为了我才闹出事的嘛。沉住气，只要有我在，谁也动不了你一根汗毛，没有这点本事，我刘诗万在内江就白混了！"

刘诗万的一番豪言壮语，顿时又鼓荡起了罗阳、汪卫东、陈树明等一帮手下的勇气，仿佛内江市就踩在他们的脚下……

……快要走到门口的刘诗万摇晃了一下，一阵凉气从他的心头掠过……朗朗乾坤，青天白日，任他们随意开枪杀人，这还算是共产党的天下吗?!……

第四章

熊小华接到交通乡派出所的报案已是晚上八点四十分。此时他正在市第一人民医院询问王勇军被枪击的情况，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找王谈话了。王勇军翻来覆去只谈被枪击伤的经过，矢口否认认识开枪的凶手，也不谈案子的前因。

熊小华接到派出所的电话，听说又发生了枪案，而且一死两伤，压在心底的火腾地冒了上来。他从病床前站起，沉声说道："王勇军，你别忘了你曾在我的手里被劳教两年。你在社会上的所做所为我全都清楚，就在前不久你还敲诈了几个公司的老板。我对你已经够意思了，三次到医院来。你觉得你很够种是吧，狗屁！和你一块在机床厂打牌的还有几个人呢，如果我找到他们问出你认识开枪的人，老子把你的皮扒下来！别认为你是受害者，不把实情告诉公安部门照样要负法律责任，讲还是不讲随你的便，别后悔就行了，我这是最后一次找你谈，以后不会再有闲功夫听你绕圈子摆龙门

阵！”

熊小华说罢，拿起卷宗袋就走。王勇军慌了，一条腿跳到床下，扯住熊小华的衣后摆连声说：“熊队长，你别生气，我说我说，你千万不要跟我计较。”

熊小华打开手机，让刑警队值班室通知法医和技侦人员速到交通乡火葬场，说他随后就到，然后在病床前的凳子上坐下，打开笔录纸，头也不抬地说：“你抓紧时间，我很忙！”

王勇军见熊小华脸寒着，不敢再有稍微的糊弄，于是将他如何敲诈九娃不成把九娃打伤，九娃如何托罗阳持枪在机床厂报复他，孙涛如何出面把这件事摆平详详细细叙述了一遍。

熊小华待他叙述完，停住笔问：“罗阳是不是东兴区外号叫罗四的那个烂仔？他好像跟你差不多，从劳教所出来又学会了不少本领，比以前更有长进了！”

王勇军垂下头，嗫嚅着说：“熊队长，我们是身在江湖不由已，想改好，可就是改不好，跟吸毒的一样，上瘾了。”他说着抬起脸，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我把知道的事全都讲出来，以后再也不到黑道上混了，这次能从轻处理我吧？”

熊小华把笔录纸塞进卷宗袋里，站起来说道：“你问这不是多余吗？在劳教所里蹲了两年，法律和政策应该清楚，只要你能把知道的事情，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会考虑从轻处理你的。这样吧，你把罗阳的情况和你了解的黑道上的事情详细写出来，然后给我打个招呼，我再来。”

熊小华匆匆冲出医院，跳上马自达车。

天上不知何时飘起了雪花，这雪花对地处四川盆地底部

的内江来说是很难得的。车子飞一般地疾驰，熊小华把车窗落下，风裹着雪“呼呼”地直灌进来，他伸出一只手接住雪花，顷刻间便融化了。

所有的严冬都应该这么温暖，所有的雪花都应该这么柔软。熊小华想。

车子熄火后，停在火葬场内的茶馆前。熊小华跳下车，见法医和技侦人员已经赶到，正在现场进行勘查。交通乡派出所所长见熊小华来了，走过来讲述了他们调查掌握的情况。

熊小华拧着浓黑的双眉听完所长的介绍，有些吃惊地问：“你说是川南建筑装潢公司干的，有什么根据？”

所长把起因说了一下，又告诉熊小华乡建筑队的人都还在茶馆里没走，如有什么疑问可以再找他们谈谈。

熊小华在所长的陪同下快步走进茶馆，向建筑队的工人们询问了事情的经过，请他们详细描述了开枪行凶者的长相，他脑海里马上跳出一个熟悉的名字——罗阳。

这时，法医走进了茶馆，低声对熊小华说道：“死者王国超是被击中腹部，弹头已取出，是‘六四式’手枪；王志良腿部和另外一个人的肩部均为‘六四式’枪所击。”

“肯定又是罗阳这狗杂种干的！”熊小华和法医一道走出茶馆，吩咐技侦人员：“尽量找到弹壳。”他心里揣着疑问：罗阳是东兴区的烂仔，怎么会和川南建筑装潢公司搅合到一块？这个公司的老板刘诗万他很熟悉，是内江市的名人，创税大户，被列为内江市优秀企业家之首。听说他为人也很正派，很讲义气，和市里的领导交往颇多，尤其是中市区的主要负责

人，非常欣赏他的能力。会不会是罗阳这小子打着他的旗号干坏事？看来这个案子不会这么简单。

火葬场大门口射来雪亮的灯光，一辆瓦蓝色的桑塔那轿车开了过来。车停下后，身体强健矮墩墩的魏常平副政委从车上走了下来。

"小华，情况怎么样？"魏常平问道。

熊小华把现场勘查和走访乡建筑队目击者的情况简要作了汇报，然后说道："王勇军已讲出了开枪打伤他的人是东兴区的罗阳，恐吓田莉、击伤朱春林也必是他无疑。这次行凶的枪支又是'六四式'，据目击者描述，面貌和体形特征都像是罗阳，奇怪的是他怎么会和刘诗万联系到一块。"

魏常平半晌没有吱声，点上一根烟抽了几口，这才缓缓说道："我早就跟你说过，内江市很复杂，这才只是刚刚开个头，好戏还在后边呢！"

"难道刘诗万他会……"熊小华有些惊诧。

魏常平猛抽一口烟，"现在先别下断语，案子查清了，不就什么都明了了吗？我们要把这几起枪案作为突破口。明天我跟程局长讲一下，开个局务会，集中警力抓捕罗阳。走，回局里到我办公室去，咱们俩先拟个行动方案！"

夜色正在消褪，黎明已经到来。熊小华几乎能感觉出大地正在雪后向着升起的太阳加速转动。连续工作一夜的侦察员们已经开始往车上移动冻僵的尸体。魏常平又点上一支烟，边抽边眯着发红的双眼朝黛青色的天际望去，他似乎也已察觉到，巨大的夜幕正在悄悄地掀起……

熊小华找到田莉和朱春林，进一步证实几次持枪作案的确实就是罗阳。抓捕罗阳的行动迅速展开了。

抓捕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罗阳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本来就居无定所，成天在社会上游荡。在交通乡打死打伤人后，他可能已意识到后果的严重，也可能对公安机关的行动有所察觉，不知躲到了什么地方。熊小华各种方法都使用了，仍无法查找到有关他的线索。熊小华决定接触刘诗万，如果真像交通乡建筑队所说的那样，刘就不会不知道罗阳的踪迹。

刘诗万接到熊小华的电话后，竟连问找他有什么事都没问，非常爽快地答应说马上就到，这使熊小华隐隐感到有些反常。

不大一会，刘诗万就来到了刑警大队办公室。熊小华站起来说："刘总经理是个大忙人，破费你的时间不好意思呀！"刘诗万连连摆手，"熊队长又开玩笑了，我也有件事正准备找你说说呢，刚好接到你的电话，就立刻赶来了。"

熊小华故意做出诧异的样子，"刘总要跟我说啥事？"

刘诗万习惯性地用手拢拢大背头，白胖的脸上堆满笑容，轻松优雅地把胳肢窝的皮包往怀中一抱，说："不知熊队长能否让我坐下，你一声召唤，我是马不停蹄。你看，这汗都出来了。"

"当然，当然，你请坐！"熊小华一副恍然想起的神态，"忙得昏头昏脑，连座都忘了让，我给你泡茶。"熊小华从茶几的隔板上拿出杯子，边冲茶边说道："我已戒了烟，没有香烟招待，请刘总不要见怪！"

刘诗万哈哈大笑："熊队长去了北海两年，把老朋友全忘

了。我的嗜好你还不知道吗？烟酒不沾只喜好交朋友！”

“对对，你看我这记性，刘总是出了名的‘仁义大哥’嘛！”熊小华把茶杯放在刘诗万面前，“你先喝口茶，喘口气，咱们再谈事。”

“不必，不必，我是跟你开玩笑，坐着宝马轿车，能累着我啥子嘛。”刘诗万把茶杯往前挪了挪，收起脸上的笑容，很严肃的样子问道：“听说有个烂仔打着我们公司的旗号到交通乡闹事，还开枪打死了人，有这事吗？”

熊小华点点头：“我也是为这件事才把你请来，想问问你到底是咋回事。”

刘诗万拢了拢头发，说道：“这件事也真他妈的巧合，还是从头说起吧。我们公司承包了交通乡火葬场改建工程，协议书也草拟好了，我们正准备施工时，他们乡建筑队想揽这个活，因为没有签订正式合同，加上又是他们本乡的事，我就准备退出不揽这个工程了。不知咋搞的，有人利用这件事去闹事，这不是存心砸我的牌子吗？熊队长，你想想，我刘诗万在内江市孬好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可能去干这种事，我就是再蠢也不会蠢到这种程度。”

熊小华见刘诗万说得如此恳切，神态真诚，无丝毫做作之处，义愤之情溢于言表，便又问道：“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刘诗万从沙发上坐直了身子，狠狠地拍了一下沙发扶手说道：“我要知道是谁不剥他的皮抽他的筋才怪呢！这存心是往我脸上抹黑嘛！”

熊小华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照片递给刘诗万，问：“这个人你认识吗？”

刘诗万接过照片仔细端详了一会，说："这个人很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可是想不起来了。"

熊小华见刘极认真地翻来覆去看照片，于是问他："罗阳你认识吗?"

刘诗万恍然大悟的样子："噢，你这一提示我倒想起来了，这个人不就是罗阳吗？不错，是他，就是他！"他往前探了探身子，把照片还给熊小华，接着说道："大概是十天前，他曾找到我，什么久仰啦很敬佩啦说了一大堆，临走时说以后如有什么难处，他愿意为我效劳。因为我对他不太熟悉，当时就敷衍了他一下，根本没当回事。"

"那他怎么会知道你们公司和交通乡的过节?既然他和你们公司没什么关系，又为什么要出这个头而且不惜打死打伤人呢？这不是有点让人无法理解吗?"熊小华望着刘诗万，目光里含着疑问。

"是他妈的有点怪，关你姓罗的屁事，非要插这么一杠子。"刘诗万也露出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不停地用手拢着头发。

熊小华拿起水瓶，往刘诗万面前的茶杯中边兑水边说道："刘总，你再想想他到你们公司找你有没有流露出求你办事或是其他的反常举动，你知道这个案子后果很严重，光天化日开枪打死人，影响也很恶劣，所以请你尽量把他当时找你的所有细节详尽地告诉我，这样才好分析他的动机和目的，使案子能顺利侦破。"

刘诗万皱着眉头想了一会，说："他到我那儿，看不出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只是说了一些恭维的话，也没说求我办什

么事。我对他虽是敷衍但还算客气，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不愿意得罪任何人。"

熊小华问道："有没有这种可能，他和你的某个手下是朋友，他跟他说了交通乡的事，罗阳为了在你面前表现一下，就露了这么一手。"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也许有这个可能。我回去查一下，有什么情况我马上告诉你。"刘诗万说着站了起来，"熊队长，不好意思，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就告辞了。唉，搞这么个破公司，成天忙得晕头转向。姓罗的小子又平白无故给我添麻烦，你们要尽快抓住他，我得当面问问这狗杂种，究竟为什么要败坏我的名声。非抽他几个耳光子不可！"

熊小华也站了起来，笑了笑说道："既然刘总对抓住罗阳的心情也这么迫切，我想他肯定逃脱不了法网。这件事还要靠你多留意，如果发现了罗阳的踪迹，及时通报一声，只有这样，才能把你刘老板洗刷清楚。"

刘诗万听出了熊小华的弦外之音，面部胖胖的肌肉抖了抖，很不自然地干咳了两声，说："那当然，这个还用你说吗？一旦发现罗阳，我马上通知你。怕就怕这小子早就躲得无影无踪了。这样也好，省得再给你们公安局添麻烦，至于抓住抓不住罗阳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刘诗万在内江天大的事都用不着洗刷，这个熊队长你可能还不了解！"

刘诗万的话使熊小华愣住了，他不敢相信，刚刚还谦恭有加的刘诗万会突然之间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他马上意识到，是刚才的话刺到了刘的疼处。于是熊小华抓住时机，再次用话激他："刘总的话真是让人惊讶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抓不住罗阳你怎么可能摆脱掉干系？你清楚这次枪杀事件也好，罗阳打着你的旗号也好，这个案子总是因你们公司而起的，你说用不着洗刷，这就更让我无法明白了。是不是刘老板赚钱赚多了，把法律也买下了？”

刘诗万脸上红一块，白一块，把挟在胳膊里的皮包拿在手上拍打着：“熊队长到北海去了两年可能对内江生疏了，说话最好不要这么绝！我不会计较你的言词，但我可以断言，罗阳肯定已离开了内江，你们很难抓住他！”

一股怒火在熊小华的胸腔内燃烧升腾。他竭力稳定自己的情绪，说道：“这是你的猜测推断，还是你了解内情，知道罗阳已经离开内江市？既然你对这次枪击事件和罗阳的情况一无所知，又有什么根据断定罗阳已经离开了内江甚至断言我们抓不住他：刘总经理，我对我所说的话负完全责任，言词更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倒是你的话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你不仅清楚这次枪击事件，而且知道罗阳现在在何处！”

望着熊小华咄咄逼人的气势，刘诗万的目光开始躲躲闪闪。他沉默了片刻之后干笑几声说道：“不论你怎么说都行，但光怀疑是没有用处的。抓不住罗阳，没有证据，就全是瞎吹。至于我清楚不清楚枪击事件，知道不知道罗阳在哪里，我的回答只有四个字——无可奉告。我对今天的谈话感到非常遗憾，我这个人总是想与人为善的，况且咱们是老熟人了，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好喽，我要告辞了，临走前我还要再向你重复一遍：你们很难抓住罗阳！”

熊小华剑眉倒竖，连声冷笑道：“那好，咱们走着瞧吧！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就不相信，在内江正义战胜不了邪

恶，法律会任人摆布任人玷污！刘总经理，我也要奉告你几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是咱们内江的老乡陈毅元帅！我们不仅要抓住罗阳，而且要把他背后的邪恶势力连根拔除，希望你刘老板多多保重吧！”

快要走到门口的刘诗万摇晃了一下，一阵凉气从他的心头掠过。

正面接触过刘诗万之后，熊小华向魏常平作了汇报，然后说道：“正如你所说，这个案子复杂的背景说明内江的改革形势在发展，黑道势力也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刘诗万根本不把公安机关和法律放在眼里的态度令人震惊，也许我到北海两年对内江市的情况不太了解，但没想到会糟糕到这种程度，那种蔑视和挑战几乎是赤裸裸的。”说到这里，熊小华血往上涌，面孔胀得发红，“我无法理解内江治安现状，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正不压邪？我们公安政法机关为什么会容忍这种邪恶势力的存在而且容忍他们发展到敢与法律抗衡的程度？朗朗乾坤，青天白日，任他们随意开枪杀人，这还算是共产党的天下吗?!还算是社会主义的城市吗?!”

听了熊小华的一通发泻，魏常平笑了，说道：“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我早就提醒过你，今天的内江已不是前两年的内江，况且，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伙也不仅仅只是内江才有，只能说内江比较严重。治安形势严峻已成为有目共睹的社会问题，内江当然不能例外。你问是什么原因，从大的方面讲那就太多了，什么经济原因啦，文化原因啦，拜金

主义金钱至上啦等等，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执法环境问题，也就是说法律能否真正摆脱各种各样的社会制约力，起到至高无上的作用。就拿咱们内江来说，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势力的形成并不复杂，也就是金钱、权力和罪恶扭成了一团，凌架在法律之上。正因为如此，作为执法机关的公安部门，作为执法人员的我们才更加艰难，而刘诗万、罗阳他们才敢如此有恃无恐、肆无忌惮。”

听了魏常平的一席话，熊小华沉默了。内江的社会现状他并不是一无所知，上任几个月来，他也观察到了许许多多的反常情况，如魏常平所说：权力左右着法律，金钱侵蚀着权力，而刘诗万们又依靠着非法经营、敲诈勒索等邪恶勾当积聚掠夺着金钱，所以他依靠的也就只能是罗阳一类的烂仔。再往深处想，熊小华便更感到了一种无奈的悲凉：土地管理局局长可以调任公安局局长，外贸公司的经理可以担任检察院检察长，某个领导的秘书可以转眼之间成为人民法院的院长。没读过一天法律书的人执掌着法律，而精通法律铁面无私的人却要去坐冷板凳，这主要就看你是否精通具有中国特色的溜须拍马投机钻营的关系学了！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怎么可能有好的执法环境？靠着他熊小华魏常平和那些赤胆忠诚于法律的普通刑警们能改变这种现状吗？

熊小华和魏常平默默相对而坐，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办公室外灰蒙蒙的天空。

……只见刀剑相碰，棍棒齐上，直打得天昏地暗，鬼哭狼嚎……罗阳听说行动的目标是孙涛，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连声说："好！好！早就该送这个狗日的去见阎王了！"……

第五章

刘诗万和熊小华谈话后，心里总是怅怅的有些堵得慌。尽管按他目前的能量并不把这个小小的刑警队长放在眼里，但熊小华咄咄逼人的气势尤其是后来讲的话却不能不让他多多少少有些心虚。为以防万一，他决定先送罗阳出去，暂且躲避一段时间。只要熊小华抓不住罗阳，就无奈他何。

在刘诗万的安排下，罗阳一直躲在川南建筑装潢公司所属的瑞丽火锅城地下室里。阴暗潮湿和与地面隔绝的孤独快要把这个混世魔王憋疯了。有几次他忍耐不住想冲出去，可一想到手铐和电警棍在等着他，又不得不把头缩了回去。他现在最迫切的期望就是刘诗万能尽快把事摆平，让他重见天日。

这天，罗阳终于盼来了他的救星。

刘诗万一进地下室，罗阳就奔了过去，抓住刘诗万的手，语调急促地问："万哥，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可以出去了吧？"

地下室的湿气和霉味扑面而来，刘诗万打了个喷嚏。他掏出手帕擦了擦鼻子，说道："熊小华对这件事盯得很紧，你现在出去还不是时候。"

罗阳显得很失望，苦着脸说："万哥，这地下室我实在呆不下去了。你看又潮湿又阴冷，还黑咕隆咚的，你能不能给我换个藏身的地方。"

刘诗万说道："老是就这么躲着，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确实不是办法。我看这样吧，先送你到外地去，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到哪儿去？"罗阳急急地问。

"我送你到成都去，那里自有人关照你。"刘诗万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

"什么！到成都去！我能行吗？"罗阳既紧张又激动，语调不禁有些发抖起来，"那可是省会城市，我谁都不认识，就像摸黑走路，万一有个闪失对不住你万哥的朋友，那可咋办？"

刘诗万禁不住笑了："这个你不用担心，既然我介绍你过去，他们就会像对待我那样对待你。但你过去后也要多注意言谈举止，尤其是尽量不要抛头露面，更不能再随意开枪打人。成都比不得咱们内江，凡事要多长几个心眼。"

罗阳感激涕零，说道："万哥，你放心，我一定记住你的话，不给你丢脸。如果内江有什么事需要我，你召唤一声，我立刻就回来！"

刘诗万说："那是当然，万哥我有难题，还要靠你老弟来解决。事不宜迟，你准备准备，今天晚上就动身。"说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和钢笔，飞速地写下一个手机号和

一个传呼机号递给了罗阳。

罗阳就着微弱的光线打开小本子，只见上面写着：手机－9000439，传呼机—12724865。

刘诗万面孔变得异常严肃，叮嘱道："你到了成都后，先打手机号，如手机打不通，就打这个BP机号，通了后，你就说是我让你去的，他们自然会很好地安排你。如果那里有什么异常，你要马上打电话告诉我。"

罗阳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把小本子揣进怀里。

刘诗万送走了罗阳，心里踏实了许多，便不再把熊小华对罗阳的追查放在心上，而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生意场上。

他察觉最近一段时间生意上老是不太顺，尤其是建筑方面的工程越来越少，于是派出陈树明、汪卫东等查找原因。

陈、汪二人很快就弄清楚了，他们向刘诗万报告：

最近内江市尤其是东兴区的大部分建筑工程都被一个叫刘长奎的承包了。此人是建筑工程学院毕业的，是高级工程师，他的建筑公司技术力量比较雄厚，且出价合理，所以屡屡中标。前不久市开发区的两个工程全被他抢走了。除此之外，刘长奎也有一定的背景，据听说和叶贯武关系不错。二人称兄道弟，常出入酒楼茶馆。

刘诗万听了这些，心中大怒：你刘长奎算什么东西，敢跟老子较劲，夺老子的饭碗！但对叶贯武，他不能不有所忌惮。于是他让陈树明喊来有"军师"之称的刘明全，商议对策。

刘明全，四十岁出头，在黑道上外号"老师"。他原来也

是建筑队的包工头，曾承包了几个工程，赚了百十万资产。兜里有了大把的钱便不务正业，沉湎于赌场和淫乐场，钱如流水般淌出。由于长期醉生梦死，结果沉疴在身，治病又花了不少钱。后来因他整日在外鬼混，妻子要管理建筑队的事务，无暇顾及上小学的儿子。一天深夜，儿子见父母不在家中，起来寻找，不慎从楼上掉下，活活摔死。妻子悲痛欲绝，断然与他办了离婚手续。他人财两空，成了彻底的穷光蛋，于是破罐子破摔，网罗了一伙地痞流氓，专干敲诈勒索的勾当，后来竟像罗陀一样混出了点名声，被同伙们尊为"老师"。刘诗万见他很有发展前途，且有一伙人追随，大有利用价值，便将其召至麾下，成为他得力的助手。

刘诗万向刘明全简要讲了一下情况，问他："你看这件事该怎么解决？"

刘明全摸了摸因治病化疗而脱尽头发的光秃秃的头顶，慢声慢语说道："刘长奎这个人我认识，以前搞建筑时，我曾高薪聘用过他，在建筑工程方面确实很有本事。没想到他现在也独立干了，成了老板。真是时事造英雄，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他见刘诗万对他的感慨并不感兴趣，目光有些游移，赶忙截住了话头，"这件事你不用烦心，我想办法摆平他。只是他如果真像说的那样和叶贯武穿一条裤子，事情就有些麻烦了。"

刘诗万用牙狠狠地咬了咬厚厚的下嘴唇："叶贯武那边你不必担心，只要能把刘长奎给我搞定就行了。别的任何事情我都可以让他姓叶的两分，但在生意上就是天王老子也休想让我退让。如果他姓叶的不仁，也就休怪我姓刘的不义！"

刘明全说："既然你万哥有这么大的决心，我刘明全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一定把这事办妥。"

次日，刘明全找到刘长奎，说："刘工现在发大财了，恭喜恭喜。我现在落难，急需钱用，能否看在旧友的份上，借些用用？"刘长奎知道来者不善，翻了翻眼问："借多少？"刘明全伸出两个指头。刘长奎问："两千？"刘明全打着哈哈："咋？你这是打发要饭的？"刘长奎的脸绷紧了："两万？"刘明全冷笑了："难怪都说人越有钱越抠门，如只需两万还用得着求你刘工吗？你承包了这么多工程，少说也有二三百万，借二十万绝对是小菜一碟，还望刘工开恩。"

刘长奎见刘明全狮子大开口，而且明明白白是来敲诈，心里便翻腾开了：他刘明全早不来借钱迟不来借钱，现在找上门来，背后肯定大有文章。刘明全现在所干的营生，他十分清楚，若是当面拒绝，不知会闹出什么事来，于是他决定先用缓兵之计，再作打算。

"明全老弟，你知道我现在正同时上两个工地，手头也很紧，急需资金周转，但既然你张了口，我等两天让会计看看账面上还有多少钱，能拿得出来，我会尽量让你满意。"

"那好吧，刘工到底还是个念旧情的人，两天就两天吧，我等几天再来打扰！"

刘明全说罢，转身扬长而去。

刘长奎待刘明全走后，急急忙忙找到叶贯武，请他帮忙出面摆平此事。经风见浪的叶贯武揣测此事不会仅仅只是借钱这么简单，背后肯定有文章。他不想和刘诗万正面发生冲突，但刘长奎既然找到了自己，如果推辞掉，有失自己在社

会上的名份，让弟兄们瞧不起。于是他对刘长奎说道："你去找孙涛，他会帮你办好这件事。"

刘长奎找到孙涛后，孙涛拍着胸脯大包大揽："行，这事交给我吧，我马上帮你摆平！"

孙涛随即让开服装店的手下李明勇和东兴区国土局的腾勇军寻找到"老师"刘明全，约他见面。见到刘明全后，孙涛话说得很干脆："刘长奎是我的弟兄，他手里也没多少钱，请给个面子，算了！"

老谋深算的刘明全见孙涛背后站着李明勇和腾勇军。尤其是腾勇军，父亲是派出所所长，本人是国土局干部，他不能不有些忌禅，于是打着哈哈说："既然孙老弟出面还有什么说不通的？其实我找刘长奎借点钱，也是看在旧日曾在一起共过事的情份上，没有别的意思。行，就按你孙老弟说的办！"

孙涛没费吹灰之力便摆平了此事，刘长奎甚是感激，晚上在市内最豪华的金泰王乐都设宴款待孙涛等。

1994年5月6日是个很热闹的夜晚，自从"第一枪手"罗阳销声匿迹之后，内江市没有再发生过枪案，很是安稳了几天。歌舞厅、大酒店等休闲娱乐场所又生意兴隆起来。

在金泰王最为豪华的一个包厢里，刘长奎、孙涛、腾勇军、李明勇等正狂呼滥饮，一堆空酒瓶歪七横八地躺在沿大理石墙边一溜摆放的真皮沙发上。刘长奎频频举杯向孙涛敬酒，感激的话说了又说。孙涛一边往嘴里灌着酒一边晃着赤红的脸说："刘哥，你别老是谢谢的，这点小事没得必要老挂在嘴上，在内江没有我孙涛摆不平的事，只是老哥你以后发

了财别忘了咱这帮弟兄就行了！"刘长奎仰起脖子，"咕咚"一口将酒吞下，也豪气四溢地大声说道："孙老弟放心，只要我刘长奎有酒喝，就不会让在座的弟兄喝白开水！"腾勇军、李明勇等也吆喝着吼道："刘明全真他妈的瞎了眼睛，他算什么东西！虎落平坡不如猫，掉在地上的凤凰比不上鸡，竟然敲诈到咱们弟兄的头上！"

已经喝得醉眼朦胧的孙涛打着嗝，挥了挥手说："别提什么狗日的刘明全张明全了，让人扫兴。咱们唱歌、跳舞、玩小姐，快把台子撤了，去喊几个漂亮的坐台小姐过来。"

刘长奎连忙起身，摇摇晃晃走出包厢去安排。

直纵情玩乐到深夜11点多钟，这几个人才意犹未尽地勾腰搭背走出包厢。当他们穿过大厅，推开宽大的玻璃门时，只见从楼梯口转弯处"嗖嗖"窜出几条人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稍清醒些的李明勇走上前去问道："想干什么？"话音未落，脸上已挨了重重的一耳光。

刘长奎见为首的是刘明全，知道来者不善，酒早醒了一半，随即从腰中掏出防暴枪。

打李明勇耳光的那人是刘诗万的马仔陈兵，他见对方拔出了枪，不敢怠慢，飞步上前，欲抢夺刘长奎手中的防暴枪。刘明全见双方交上了手，发一声喊，挥刀扑了上去。刘长奎见已无退路，果断地扣响了板机。陈兵肩上中弹，晃了一晃又扑了上来。只见刀剑相碰，棍棒齐上，直打得天昏地暗，鬼哭狼嚎。随刘明全一起前来寻衅的张树云见双方混战到一块，情知很难取胜，于是掏出自制的易拉罐炸弹扔了出去，同时呼唤自己的同伙快跑。但双方在恶斗中早已拼红了眼睛，无

一人躲避。随着“轰”!“轰!”两声巨响，歌厅的玻璃大门被震成碎片，硝烟涌进大厅，正在跳舞的人们被震呆了，继而是惊恐的呼叫。人们纷纷涌出大厅，只见弥漫的烟雾中躺着七、八个青年，他们蜷曲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有的被炸破头颅，有的被炸断手臂，破碎的墙壁上溅满鲜血。几分钟之后，两伙相互殴斗的人都相帮着逃离了金泰王乐部。他们怕警察抓人，就各自去找医院急救。

闻听此讯的刘诗万，颇为恼怒。本来罗阳的事情刚刚安排妥当，平息下来，现在又出了比枪击事件严重得多的爆炸案。他原以为把刘长奎的事交给足智多谋的刘明全去办会很顺利，没想到他却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他心里很清楚，一直在盯着他的熊小华会像嗅觉高度敏锐的猎犬一样迅疾地扑上来，紧紧咬住他不放。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他也明白已无退路可走，只有干下去。

他安排刘明全、张树云、陈兵等当晚参加金泰王爆炸案的人火速逃离内江。同时，他一不做二不休，吩咐陈树明、汪卫东跟罗阳、王建宾联系，让他们即刻赶回内江。

5 月 7 日下午 19 时整。成都市西门。

在一条不宽不窄的街上，走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他们走到街口站住了，拦住一辆奥托牌出租轿车。这两人西装革履，穿着讲究，他们告诉司机说要去内江，司机同意了，于是讲好价钱，躬身钻进车内。

此时的都市正是车辆高峰期，宽阔的街道和马路上人头攒动，自行车如织，一辆紧跟一辆的机动车如潮水般涌动着。

喧嚷声、车铃声、喇叭声交汇成澎湃的轰鸣，似乎要把偌大的都市湮没掉。奥托轿车上的两个年轻人急得抓耳挠腮，边低声咒骂边催促司机加速抢道行驶。司机说老板你们着急也不行，万一抢道被交警发现把车扣住，那就更糟了。两个年轻人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口气，歪倒在靠背上。

在都市华灯齐亮时，出租车终于冲出车流，驶上了成渝高速公路，随着沙沙而响的车轮声，奥托车如脱缰的野马冲进夜幕。车上的两个年轻人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车子驶上高速公路后，靠在车椅背上的两个客人都没再说话。他们虽然年轻，但表情严肃、眼光冷漠。旅途寂寞的司机开始还想跟他们搭讪几句，但见他们并不睬他，也就知趣地闭上了嘴。他自然不知他的客人是干什么的，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天晚上他载的两个客人，是警方通缉的要犯。那个瘦高一些的便是王建宾，那个矮胖一些的正是身负命案、几次开枪杀人、有“内江第一杀手”之称的罗阳。他们接到陈树明的电话后，听说老板召他们火速回内江，便猜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们出手，于是马不停蹄，匆匆赶往内江。

夜 12 点 40 分，奥托轿车停靠在内江火车站附近一条僻静的街上。罗阳和王建宾走下车，已有两人迎上前来，一个是汪卫东，另一个是刘诗方的马仔周英。

四人见面后，也不说话，立即换一辆出租车进城。车到玉溪路一家酒馆门前停住，四人匆匆下车。

酒馆门前的梧桐树下，静静地卧着一辆皇冠牌高级轿车。汪卫东和周英带着罗阳王建宾趋步上前，恭恭敬敬地立在车

旁。车窗摇了下来，坐在里边的人问道："来了？"不等他们回答，又发话道："这儿不安全，你们马上到六巴巴那儿去，该干什么他会告诉你们！"说罢发动车子准备走。

这时，汪卫东抢前一步，低声说道："方哥，我手里还没有家伙。"

"几时要？"

"越早越好！"

"你夜里两点半来拿。"

"到哪找您？"

"郁香楼。"

皇冠轿车带着最后一句话的余音，疾驰而去……

陈树明在家已恭候多时。

遵照老板的旨意，陈树明是这次行动的策划人。他是刘诗万的心腹，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动用他的。在这里不能不对他作个简单的介绍：他 34 岁，中等偏瘦身材，略略有些败顶，宽额头，长下巴，双眼之间距离很大，皮肤白皙。此人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曾被拘留、劳教、劳改过多次，犯罪经验丰富。在一次又一次的锻炼摔打之后，变得沉稳老辣、计谋过人。在内江市黑道上只要提起"六巴巴"，无人不畏惧三分。

汪卫东、罗阳等四人一走进陈树明的家，便热烈地拥抱到一块，相互询问着分别之后的情况。接着，他们便围桌而坐，商讨起这次行动的计划来。

陈树明表情严肃、神色庄重地说道："老板对这次行动很

重视，要求我们从今天开始，不得和他再有任何接触。他刚才来电话说老五手里还没有枪，你等一会去拿，但要速去速回。今天晚上你们就全都在我这儿过夜。”说到这里，他清了清嗓子，略微抬高些音调，“明天上午，老五先去察探一下孙涛住在市第一医院哪个病房，踩准点，我们中午动手，因为这时候病人大多在睡午觉，医院里比较安静。大家切记要速战速决。老板一再交代，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汪卫东面露疑难之色：“如果孙涛发现了我怎么办？”

“这个我已考虑过了。”陈树明胸有成竹地说道：“你虽然和他是各为其主，但一直私交很好，让你去踩点也正是这个原因。如果万一他发现了你，你就来个顺水推舟，说是去探望他就行了。”

罗阳和王建宾弄清楚这次回内江所要干的事后，一个表现亢奋，一个踌躇不安。

罗阳听说行动的目标是孙涛，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连声说：“好！好！早就该送这个狗日的去见阎王了！”

王建宾则显得忧心忡忡，有些为难地说：“孙涛和我一直关系不错，自从我躲到成都后，他就常去看我。现在对他下手，我实在于心不忍。”

陈树明用手摸了摸秃脑门：“其实咱们的心情是一样的，老五和他的关系也很好，但他得罪了万哥。万哥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从不轻易说收拾谁，黑白两道，谁不称他是‘仁义大哥’？这回孙涛做得的确太过分了！”

汪卫东接过话头：“孙涛是狂得有点过头了。叶贯武不敢揽的事他都敢出头，根本不把万哥放在眼里，最近还在场面上

吹他如何如何英雄，罗阳、王建宾、汪卫东给他当马仔都掉他的价。我听说这话后，当面问他，他竟然说说了又怎么样，还说总有一天会到成都去找罗阳较量较量。憋得我心里像塞了个马桶。”

罗阳面露冷笑，一言不发，不由自主地玩弄起他的小“六四式”手枪来。

王建宾问：“他果真这么说了？”

汪卫东肯定地点了点头。

陈树明接着说道：“孙涛是不知天高地厚，自寻死路。万哥定下的事咱们兄弟就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王老弟如果确有为难之处，我们绝不勉强。你自己看着办吧！”

王建宾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道：“万哥是我和罗阳的再生父母，对我们恩重如山，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不会有丝毫的退缩。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那好吧，明天按计划进行。”陈树明也站了起来，“你们俩从成都赶来很疲劳，赶快休息。卫东到老板那儿去拿东西，我再推敲一下明天的行动计划。”

凌晨两点半，汪卫东离开陈树明的家，直奔郁香茶楼。

刘诗万家住内江市闹市区，但他在公司总部和自己开的郁香茶楼均另辟有居室，常常在那里接见他的心腹亲信。汪卫东赶到茶楼时，已无茶客，但柜台处仍灯光莹然。汪卫东走上前去，对柜台后的一名小姐说道：“万哥和我有约。”那位小姐点了点头，望着朝走廊深处走去的汪卫东的背影，拿起柜台上的电话筒咕哝了一句：“汪卫东来了。”

汪卫东径直走到刘诗万布置豪华、宽敞气派的居室。刘诗万正躺在宽大的席梦思上翻着一本画报。他打了个手势，让汪卫东坐下。

“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他懒洋洋地从席梦思上坐起来，问。

“都准备好了，明天中午动手。”汪卫东身子前倾，答道。

刘诗万扔过来一根香烟：“这次的事一定要办好，尽量做得周密些。我不允许你们有任何闪失。”

汪卫东点上香烟，长长地吞进一口，豪言壮语随着浓浓的烟雾喷了出来：“万哥放心，我们兄弟几个为了您就是上刀山、下火海、钻油锅也在所不惜，眨一下眼都不是好汉。办不成这件小事，说明我们白跟您干这么多年了。到时候提头来见！”

刘诗万摆了摆手：“不要说这些废话了。你告诉陈树明，这次他不要亲自参加行动，呆在家里随时掌握信息。你干好你要干的事后也尽量不要出手，让罗阳和王建宾干，干完后让他们马上离开内江到成都去，这样事后要安全得多，也有个退路。对公安局尤其是熊小华我不能不防，必须做得无懈可击，让他们找不到漏洞抓不住把柄。”

汪卫东马上领会了老板的意图，正想再说几句恭维老板英明的话，刘诗万已按动了床头的按钮，紧接着走进一个面色冷峻的大汉。刘诗万对汪卫东道：“你随他去拿东西吧！”

汪卫东走后，刘诗万从席梦思上翻身而下，趿拉着拖鞋来回踱着。明天中午预想中的场景，一幕幕出现在他眼前，他的目光渐渐变得凶狠而又阴冷……

……熊小华骤然来了精神。显而易见，这个爆炸案子的背后大有文章可做……孙涛在医院外科住院部走廊里被人乱枪打死！……我们的刑警队长已分明强烈地感觉到，他正向那蜷卧在阴暗处的精物一步步逼近……

第六章

金泰王乐都5月6日的爆炸案在内江市引起强烈震动，发生在闹市区娱乐场所的爆炸事件在这座城市还从来没有过。恐慌不安的人们怨声载道：枪击不过瘾又玩起了爆炸，这日子还叫人过吗?!

顶着巨大压力的公安民警们迅速采取了行动。

爆炸案发生几分钟后，中市区公安分局刑警队的侦查员们就赶到了现场，进行勘查：爆炸现场位于歌舞大厅门外二楼至三楼转角处。墙镜被炸得粉碎，墙壁、房门、消防器材均被炸毁。经提取残留物证分析，罪犯是将钢珠、玻璃渣、黑火药等装人易拉罐引爆作案。

熊小华亲自率领侦查员们进行细致地调查，初步查悉：爆炸案是两伙人为私怨蓄意挑衅斗殴所致，一方是以内江市东兴镇原建筑公司包工头刘明全为首纠集的不法人员张树云、邱家勇、陈兵，刘明富等，一方是以东兴镇现建筑公司包工

头刘长奎为首的孙涛、腾勇军、李明勇等人。后一伙人玩乐尽兴后从歌厅出来，而前一伙人身带炸弹、马刀等正寻到这儿来找他们。两伙人在楼梯口狭路相逢，开始拼斗，继而便发生了爆炸，轻重伤共七人。

熊小华迅速作出安排，让侦查员到市内及郊区的所有医院查找治伤的涉案人员，并控制他们的行动。

信息很快反馈上来，除刘明全、刘明富兄弟下落不明外，其他人均已控制住。

熊小华首先找到了刘长奎。

刘长奎在市第二人民医院外科病房住院治伤。他头上裹着绷带，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对熊大队长这么快就找到他略显惊讶。他惊魂未定地向熊小华供述了事情的起因和经过。熊小华问他刘明全以前是否有过以借钱为借口敲诈他的事情，刘长奎说没有。他已有两年多未见过刘明全了，所以对他上门敲诈感到很突然，弄不清他到底想干什么。

“你两年多没有跟刘明全来往，但对他的情况是否了解一些？”

“只听说他家境败落后，跟刘诗万刘老板后边吃些浮食。”

“在刘明全没敲诈你以前，你是否察觉有什么反常的事情？”

“在这之前倒没有什么不对劲的事，但在和一些熟人闲聊时，他们倒告诫过我，说我抢了刘诗万的生意，要我注意点。”

“这就对了。”熊小华骤然来了精神。显而易见，这个爆炸案子的背后大有文章可做，他在心里暗暗骂道：“好你个狗日的刘诗万，狐狸尾巴终于又露出来了！”

要彻底查明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揪住背后的那只黑手，刘明全和孙涛是至关重要的人物。刘明全不会不清楚事件的内幕，而孙涛之所以敢出来打抱不平，与刘诗万做对，不会没有人指使。

此后，熊小华全力以赴寻找刘明全，但毫无结果。重伤在身的刘明全眨眼之间踪迹全无，更坚定了他对自己对此案判断准确性的信心。

找不到刘明全就找他的同伙。他在市第一医院找到了手臂被炸断的陈兵。陈兵哭丧着脸，一再申明是刘明全邀他当个帮手，对其他情况一概不知。熊小华问他你们老板是否知道，他说没跟老板打招呼。当时他曾向刘明全提出是否跟万哥说一下，刘明全说没有事只管放心。熊小华没有再问下去，他心里很清楚，像陈兵这样的小喽啰不会了解太多的内幕。

他把孙涛定为主攻方向，重点中的重点。

孙涛这个人他很了解，是个久经沙场的老江湖了，而且心狠手辣，对谁都没有一句实话。为了增强气氛和效果，他没有在医院询问头部和身上均有伤的孙涛，而是把他带到了刑警队。

一到刑警队办公室，八面威风的孙涛便蔫了下去，咄咄逼人的气势溜得一干二净。他瞪着惊惧不安的眼睛，等待熊队长的发问。

“孙涛，你知道聚众斗殴以至爆炸致多人伤残会判几年吗？”熊小华的语调冷冰冰的。

“我只是去看热闹的。听说刘明全要找刘长奎讨债，可能要干架，才跑去看热闹的。”孙涛嗫嚅着低声说道。

"放屁！"熊小华拍了一下桌子，"大白天说假话你也不脸红，把我当傻瓜是吧，我们早就调查过了，你不仅参预了，而且还是为首者。"

孙涛低下了头："那我也是受害者，是他们先动的手，炸弹也是他们的人扔的。"

熊小华忍不住哈哈大笑："好一个受害者，你是不是觉得没炸死人，心有不甘？当然，这些情节在量刑时会考虑，但你作为聚众斗殴的为首人员要想逃脱法律的制裁恐怕不可能吧。"

孙涛可怜巴巴地抬起脸，带着恳求的语调说："熊队长，你千万不能再把我送监狱去了，我愿意戴罪立功，你叫我干什么都行。"

"那我问你，这件事的起因是什么？刘明全是受谁的指使去敲诈刘长奎，又是谁让你出来为刘长奎打抱不平的？"熊小华就势紧紧逼问。

孙涛沉默了，脑门上慢慢渗出一层细碎的汗珠。过了好大一会，他才暗哑着嗓子说道："熊队长，我现在头痛得厉害，能不能让我先回医院把头上的伤治好，然后我就把知道的所有情况全都坦白交待出来，争取从宽处理。"

熊小华同意了孙涛的请求，放他回了医院。他心里很清楚，和孙涛这样的人打交道得有耐心。但他已抓住了这小子的把柄，利用他怕被判刑的心理，就一定能达到目的。

5月8日下午3点10分，熊小华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保卫科的电话，消息令他震惊：孙涛在医院外科住院部走廊里

被人乱枪打死！因事出突然，案情重大，他立即向魏常平副政委作了电话汇报，然后带着所有值班的刑警匆匆赶往市第一人民医院。

10分钟后，他赶到了现场。紧接着，魏常平也带领分局所有刑侦人员和技侦人员赶到了现场。只见孙涛倒在血泊中，他身旁板凳翻转，暖水瓶胆爆裂，弹头弹壳满地。他的身上头部布满了弹洞。经技侦人员认定，孙涛是被三支型号为“五四式”、“六四式”、“五九式”的军用手枪乱枪打死的。勘查人员在现场提取到“六四式”弹壳3枚弹头4枚、“五四式”弹壳4枚，“五九式”弹壳3枚。显而易见，凶手是预谋作案，而且是惯犯。

魏常平边向市局汇报边组织分局所有在岗的民警到火车站、汽车站、码头和所有交通要道布控，防止罪犯外逃。

熊小华则抓紧分秒时间，调查走访现场目击者。经询问一直陪伴着孙涛的刘成和其他看到枪击场面的医生、护士、病人，他对枪击的情景大致有了个轮廓性的概念——

午饭后，忧心忡忡的孙涛睡不着午觉，他干脆提着水瓶、端着矮凳到病房外走廊上去喝茶，和一直陪着他的刘成聊天。正说话时，刘成发现走廊尽头的楼梯口有个人探头探脑地向他们这儿张望，引起他的疑心，于是告诉孙涛说有人在窥探他们，看鬼鬼祟祟的样子是不怀好意。孙涛正想着心事，没有在意，随口说了一句不管他。刘成说还是小心点为好。话还没落音，楼梯口就“咚咚”地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走廊尽头“忽”地窜出三个人来。不时望着那边的刘成见那三人已拔出手枪，飞步朝他们跑来，马上意识到危险，于是跳起

来喊道："孙小四，快跑！"可是孙涛刚站起来，枪声就响了。三名持枪者步伐不乱，阴冷的目光瞪着孙涛同时开枪。一时间，枪声大作，鲜血迸射，孙涛被乱枪打得腾空弹起，痉挛着倒毙地上，而逃到走廊另一个尽头的刘成则早已吓瘫了。外科住院部内顿时乱作一团，医护人员和病人吓得惊叫着四散奔逃，三名杀手却趁混乱走出外科大楼，逃之夭夭。

熊小华问刘成："这三个人你看清模样了吗？是否认识？"

刘成颤抖着身子答："我不认识这三个人，当时看到他们拔出枪，就吓昏了，哪还来得及看他们长得啥样，只顾逃命了。"

"高矮胖瘦你总有个印象吧？"熊小华盯着他又问道。

"最高的和最矮的两人稍微胖一些，中等个子的那个人稍瘦一些。"刘成说罢想了想又补充道："开始朝我们这儿窥探的人就是那个最高的胖一些的。"

走访过现场目击者后，熊小华的思维神经高度活跃起来。经分析推断，他心中渐渐明了：枪杀孙涛和5月6日的爆炸案肯定有着必然的关联，有报复的因素也不排除有杀人灭口的可能。尤其是凶手使用的枪支里有一把"六四式"，这不能不使他想到销声匿迹的罗刚，他是被通缉的犯有死罪的要犯，如果他敢冒着丢掉脑袋的风险赶来内江作案，就绝不是一般人能调动他的。想到这里，他有一种亢奋感，果真像一只凶猛的猎犬发现了猎物。抓住逃遁的凶手固然重要，但他更感兴趣的是那个躲在幕后的操纵者，那个内江市黑道上的龙头老大。熊小华心中很清楚，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恶战，对手的强大更使他豪气顿升，即使不能取胜，也要把"刑警"这两

个字变成两把锋锐的利剑，插进那个狗娘养的心窝里。

就在这时，熊小华又得到一个讯息：叶贯武从刘诗万手里买下了南方大酒店，经重新修饰装潢后，今天下午隆重开业。这时正是下午5点18分，离孙涛被枪杀不足两个小时。叶是孙的老板，酒店开业几乎和孙被杀同时进行，是巧合还是有其他因素？熊小华决定到南方大酒店去，正面接触叶贯武。

熊小华赶到南方大酒店时，鞭炮仍在爆响着。烟雾弥漫中，花篮遍地，人声喧嚷，礼仪小姐身挎锦带，躬身迎接前来祝贺的客人，乐队在演奏着欢快的乐曲。前去祝贺的嘉宾的车在酒店前停得满满的。这些贵宾中，有市、市中区的官员和企业的领导。

当熊小华出现在酒店大厅时，叶贯武便匆匆迎了上来。这时熊小华意外地发现，大名鼎鼎的刘诗万也在他身边。叶贯武和刘诗万把他也当作前去致贺的，摆出一脸歉意，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发漏了请帖，请熊队长楼上坐。

酒楼开业有关党政机关官员的请帖全是刘诗万帮助叶拟定的，这情况熊小华早已知晓。他冷冷说道："我不是来喝喜酒的，我有公事，请二位到贵办公室谈谈。"熊小华说着带头往里走，"我不会耽搁你们太多的时间，你们太忙，几分钟足够！"

到了酒店办公室后，熊小华开门见山，他问叶贯武："今天下午3点40分，孙涛在医院被人乱枪打死，你知不知道？"

叶贯武满脸惊诧："你说什么？孙涛被打死了？"

"你真的不知道？孙涛可是你的手下呀！"熊小华加重了

语气。

“不知道！确实不知道！”叶贯武说：“我今天一直在忙酒店开张的事，根本就没离开过这儿。”

“邱孙涛是如何受伤住院的，你知不知道？”

“这个倒晓得。”叶贯武皱着有点浮肿的脸，挠了挠板刷头答道，“这些狗日的家伙，告诉过他们多少次，不要聚众闹事，他们就是不听。熊队长，该抓的你们抓吧！”说着，他瞟了一眼身旁的刘诗万。

刘诗万一直静静地坐在一边，一副事不关己的漠然样子。

熊小华突然把目光移向他，刘诗万沉稳地迎了上去。四目相对，一双是火花飞迸，亮若闪电；一双是阴冷幽然，暗若深井。二人对峙了足有几十秒钟，刘诗万才移开目光，侧头看天。

熊小华仍紧盯着他，问：“看样子刘老板也不知道这件事了？”

刘诗万翻了翻眼皮，嘴里吐出两个字：“是的！”

“那好吧，我就不打搅二位老板了。”熊小华站起来说道：“我相信你们的话，我还相信我们今后会很好地合作。你们是内江的知名人物，交际广，线索多，如果你们有什么消息，请你们及时告诉公安部门，同时也请你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我们查访一下涉案人的踪迹去向。对不起，耽误了二位的时间，我告辞！”

熊小华目不斜视地走出酒楼。

这是和刘诗万第二次交火了。看来，抓住他的尾巴已为时不远了，但能否完全掌握他的全部证据，从根本上撼动这

位大人物，他心里没有把握。与他相斗，真的会像社会上传说的那样“鱼死网破”吗？最近，他的资本按奇怪的比例上涨，除拥有两个建筑装潢工程队外，已涉足房地产生意，在市里开有饭店、茶楼、火锅城，现正在市开发区承包公路建筑和一个电站的修建。财富使他赢得了“政治资本”，不久前他当选为市政协委员，内江地区的上层人物和他有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他这次把南方大酒店低价让给叶贯武，明显带有拢络的意思，其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这不能不引起高度警觉，看样子这举动不会不和爆炸案及孙涛被杀案有关联。

现在最为迫切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抓住枪杀孙涛的凶手，侦破“5・6”爆炸案和“5・8”枪击案，然后才能揭开内幕，使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到时候纵使他有三头六臂，也休想逃避法律的制裁。熊小华非常清楚现在应该先干什么。

5 月 8 日晚上，侦破组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接连不断发生的恶性案件。市公安局局长蒋长绪、副局长刘文成、刑警大队大队长温明政、中区分局局长程崇贵、分管刑侦的副政委魏常平、刑警队长熊小华等刑侦人员参加了会议。大家发表看法，达成共识，且一致同意熊小华的两点意见：

第一，“5・8”枪杀孙涛案有极大可能是“5・6”爆炸案的继续。理由是，从“5・6”案双方受伤的情况看，刘明全一伙主动挑衅且扔炸弹，但自己一伙炸伤更多，伤势更重，因此有极大可能继续策划报复。这两起相关的恶性暴力案件是内江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相互对抗、火并所致。而他

们对抗火并的原因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抱有什么动机，这些应当是侦破工作的重点，只有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根本性的东西，才能有效遏制犯罪的继续升温，制止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对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第二，根据“5·8”枪击案的性质、特点及所掌握的案情来看，涉嫌此案的应是3人以上。据现场勘查的情况、目击者的陈述以及结合内江前一时期所发生的枪击案分析，此案的发生有极为复杂的背景，这有待进一步调查证实。目前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加速破案，尽快抓住凶手，然后向纵深发展。现初步排查出的嫌疑人有以下几人：

罗阳。此人现年23岁，东兴区联盟乡建设村村民，身高1.60米，略胖；曾用名罗阳文，外号罗四。他拥有“六四式”手枪，素与孙涛有隙。1993年11月9日，罗阳在市中区工商街茶馆找孙涛寻仇，被孙涛错过，结果持“六四式”手枪将孙的好友朱春林腰、腿部击伤。1993年11月12日，在内江机床厂，罗阳受人之托，持“六四式”手枪将一个名叫王勇军的腿部击伤。1994年元月26日下午3时许，在市中区交通乡火葬场茶馆内，也是受人之托，持“六四式”手枪将交通乡建筑队王国超打死，将其弟王志良腿部击伤，然后潜逃。几次光天化日之下的枪击案使罗阳成为内江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中的知名人物，号称“内江第一杀手”，而且他在社会上扬言，如果内江警匪之间发生枪战，他罗阳将是第一个载入史册的人。此人杀人成性，早把性命当儿戏。根据物证检验，枪击孙涛的现场有“六四式”弹头和弹壳。

汪卫东。此人系市中区人，29岁，人称汪老五。枪杀孙

涛前，也就是今天上午，据手臂炸断的陈兵的妻子以及孙涛的老婆孙燕陈述，他曾在医院出现过，并到外科二楼转悠，神情慌张，形迹可疑。据一直陪伴孙涛的刘成提供，在孙涛被枪击前，有个人曾鬼鬼祟祟窥探，尔后和另外两人提枪冲过来，身高和体态也极像汪卫东。他原是孙涛的好友，但后来投靠了刘诗万，而孙涛是叶贯武的人。刘诗万和叶贯武一直面和心不和，主子有怨，下面的人自然不再是朋友，据可靠消息，汪卫东仍在内江市，应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他外逃。

王建宾。26岁，东兴区郭北镇人。王建宾与罗阳关系密切，罗阳逃往成都后，据悉始终与王在一起。王建宾有一支“五四式”手枪，并与汪卫东、“5·6”爆炸案的首犯刘明全关系亲密，他们都是只认“万哥”的人，属刘诗万的亲信。此人系污垢之徒，生性凶狠，也是个身负命案的重大在逃犯。

重点嫌疑人除以上三人外，还有一个名叫周英的青年。此人也是刘诗万公司的职员，据有人反映在枪击孙涛的前一天也就是5月7日，他一直和汪卫东、陈树明一起活动。枪击孙涛时，他就在市第一医院楼下转悠，枪响之后，他走到医院后门叫了一辆蓝色出租轿车，是桑塔那牌，在那里等候，有接应凶手的可能。另外，陈树明等人和参与“5·6”爆炸案的所有人员均应进行控制。

熊小华汇报完后，与会人员统一了意见，决定采取如下措施，迅速破案：

1. 组织力量对“5·6”爆炸案全部涉案人追捕控制，有伤的集中在武警支队医院进行保护性治疗；迅速查清“5·6”案10多名嫌疑人的关系人，摸排有关他们的基本情况以及经

常落脚的地点、场所，进行布控；

2. 尽快查明“5·6”“5·8”案的策划者和幕后指使人是谁；

3. 对市中区城区出入口各交通要道24小时设卡封锁检查；

4. 中市区公安分局刑警队全体投入侦查此案，市局刑警大队全力支持；

5. 立即建立专案情报人员；

6. 向省公安厅报告，对刘诗万、叶贯武、唐世忠（金泰王乐都老板）采取侦查措施。这三个人皆是巨富，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他们互相敌对又互相勾结，并且与内江有关方面一些头面人物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在行动中要慎之又慎，尽量做到万无一失，以免打草惊蛇……

5月9日，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王庆昌率三名刑侦专家赶到内江市，随后刑侦处处长王纪伦，大案科科长刘长朴（现任刑侦处副处长）也专程赶到内江听取汇报并察看现场。

当晚，召开了省公安厅、内江市政府、市公安局、中市区区委、区政府、区公安分局和东兴区公安分局有关领导参加的会议，表示省公安厅、市委市政府对建国以来内江市罕见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重大案件的高度重视。

会议首先指出：此案充分说明内江地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势力已经十分猖獗，这些团伙目无法纪、聚众作案，动辄持枪杀人，对社会政治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已构成极大威胁，是社会的一大祸患。

这个结论是沉重的，但也是准确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不仅在内江，甚至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已大量出现，已开始严重危害社会的安宁。这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头目及骨干，已从地痞流氓、犯罪分子的身份脱颖而出，变为拥有经济实力，甚至有政治权势的人物。昔日卑贱低微，如今有钱有势，正是他们目空一切、胡做非为的根由。加之他们拥有真枪实弹，在经济活动中强取豪夺，更使得他们深具"凝聚力"和"号召力"。他们作恶多端，穷凶极恶，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惩治，而且受到一些人的庇护尤其是权力的纵容甚至支持，所以他们对社会的威胁和危害就更加严重了。

会议最后表态：公安机关要下最大决心，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竭尽全力，不惜代价，坚决查清全案，缉拿凶手、收缴枪支，铲除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赖以生存的土壤，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彻底摧毁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罪恶势力！

会议同时决定：成立"5·6""5·8"特大案件侦破指挥部，由市公安局局长蒋长绪任总指挥，省公安厅刑侦处的领导也参与指挥部工作，分局局长程崇贵、市刑警大队长温明政、分局副政委魏常平、分局刑警队长熊小华具体负责案件的侦破。此外，规定了办案纪律，制定了侦破措施，加强了安全防范工作，政府也拨下了专案专办的经费。

侦破组在会议之后反复分析研究案情，向指挥部递交了侦破方案："5·6"案虽然没有涉及军用枪支，但"5·6"案涉案人员与"5·8"案嫌疑人罗阳、汪卫东、王建宾、周英、陈树明等有亲疏关系，两案有内在的联系，所以开始应以抓

捕“5·6”涉案人员来突破“5·8”枪击案。

指挥部同意了侦破组的方案。

5月10日，侦破工作全面铺开。

市公安局的协查通报发往各地各有关部门，通报上罗列了“5·6”爆炸案涉案人的姓名特征及照片。

熊小华和魏常平推测判断罗刚、王建宾仍极有可能在成都，于是派出侦察员悄悄潜往成都，争取能查摸到他们的踪迹。

熊小华同时密派侦察人员寻找汪卫东、陈树明和周英，一旦发现，就以传讯的方式，先行捕捉。

此时的熊小华如双翅鼓满劲风的苍鹰，他似乎已倾听到乌云深处的隆隆雷声，忍不住想高声长啸，在内江的上空拍翅俯冲，让内江市的人民群众看到人民警察是何等的气豪胆壮，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宁，敢与任何犯罪和邪恶势力作殊死的搏战！

是的，我们的刑警队长已分明强烈地感觉到，他正向那蜷卧在阴暗处的猎物一步步逼近……

……望着面色凝重的熊队长，周英绷紧嘴角，目光里含着信赖，神情庄重地点了点头……那个躲在阴暗处的庞然大物还没有上阵，他绝不会等闲视之，随之而来的将是一场更比一场险恶的较量、搏斗……

第七章

南方大酒店隆重的开业庆典已近尾声，喧闹的宴会厅渐渐寂静下来。刘诗万和叶贯武坐在最里边的餐桌上，一个默默地喝茶，一个默默地抽烟。

刘诗万先开了口："贯武老弟，你看下午熊小华到咱们这儿来，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叶贯武有些茫然地摆弄着手中的口巾："这还用问，孙涛是我的手下，他来肯定是有点意思的。"说着，他瞪圆眼睛，紧紧盯住刘诗万，问："万兄，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

刘诗万立即做出反应，抱着茶杯的两只手一摊，说道："不知道，肯定不知道！"

叶贯武将手中的口巾丢到餐桌上，身子陷进座椅里，显得轻松了许多："你如果不知道这件事，就好办多了。孙涛毕竟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不能不出面过问一下。"

"你怎么过问？"刘诗万双手抱拳，轻轻叩着脑门，"这件

事肯定和前天金泰王乐都的事有关，还不都是你我的手下做下的？现在公安局已经插手，特别是熊小华已过问这件事，还用得着你我出面吗？"

叶贯武皱紧了眉头，声调略略带着不满道："万兄，不是我叶贯武小气，你的手下这样做，有点太过分了！俗话说打狗看主人，这明明是不把我放眼里嘛！再说了，退一万步讲，就是孙涛做错了什么，也不能下这样的绝手。金泰王的事出来后，我就吩咐他们，各看各的伤，不准任何人再去寻仇闹事。这下可好，把内江闹得天翻地覆。看熊小华那样子，不会轻易了结此事，说不定把咱们也得牵扯进去。"

刘诗万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叹了口气说道："我开始也训了他们，不准他们再闹事，谁不听话出了事谁进班房谁自己认倒霉。可事情毕竟到了这一步，总不能撒手不管。你刚才说得很对，现在关键是把咱哥俩也牵扯进去了，熊小华下午的来意已经很明显了，他的目标就是我和你，咱们必须得想个万全之策。"

叶贯武凝神沉思了一会，他心中十分清楚刘诗万说这话的用意，是想拉他联手对付熊小华。其实他根本不相信刘诗万所说的不知道枪杀孙涛的事，没有他的指令或认可，那帮烂仔是没有这个胆量的。枪杀了他的手下，还想让他出来背黑锅，这一招也太阴太损了，姓叶的在江湖上闯荡十几年，还没傻到连东西南北都分不出。现在正是借公安之手铲除对手的最好时机，这趟浑水他是不会瞎搅和的。想到这里，他说道：

"万兄，这些事我始终都不晓得是咋回事，熊小华他们再

查也不可能查到我什么，这个我心里有底，踏实得很。有些心里话，我一直想找老兄你说说，今天正好是个机会。说实在话，我早就想退出江湖，对这种是是非非拼拼杀杀的生活已厌倦透顶。这次孙涛被枪杀，对我更是个大震动，你想想，身上被穿了几十个枪眼，太惨了！太瘆人了！平日争强斗胜，最后落这么个下场，图啥子嘛！反正不论怎么讲，手里有了几个钱，够生活的了。有闲心呢，就正儿八经做点生意；没这心思呢，就靠这点钱也够下半辈子吃喝了。”

“狗日的狐狸精，想在老子面前耍滑头！”刘诗方在心里狠狠骂着，脸上却露出笑容：“怎么？贯武弟想金盆洗手？”

“是的。”叶贯武点了点头。

“难得！难得！”刘诗方仍然是高深莫测地笑着，“我也早就有这个想法，但叶老弟应该清楚，咱们是身不由己啊！你的钱，我的钱，从哪里来？还不是这帮弟兄拎着脑袋拼出来的！这个社会还不就是弱肉强食，当官的公子哥儿发财靠的啥？是权！咱们发财靠的啥？是弟兄们抱成一团形成的势！别觉得咱们现在手里有几个钱，一旦退出这个圈子，说不定明天就会一文不名。孙涛死得惨，可能咱们的下场还不如他，会被那帮遭到抛弃的弟兄砸成肉酱！当然了，孙涛是你的手下，你认为公安机关是在抓杀害他的凶手，跟你没有什么关联，按常规讲应该是这样，但老弟你不要忘了，咱们是一棵树上的果子，树一倒，就全都完蛋。熊小华他们的目的也就是这个。孙涛的死我知道你心里不平，也许对公安机关抓住凶手甚至把我牵扯进去，正求之不得。我的叶老弟，如果你要这样想，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虽然咱们之间也曾有过误会，但那是咱

们同道的事，怎么都好解决，比如上次你的手下喝醉酒后把我的弟兄捅了三个窟窿，肠子都流出来了，还不是你打个招呼，就内部解决了吗？这次发生的事我也感到很遗憾，可既然已经发生不可挽回了，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赶快平息下去。俗话说得好，树倒猢狲散，用社会上的话讲，这件事是黑吃黑，一旦公安机关得了手，你我兄弟的末日也就到了！"

刘诗万长长的一席话说得叶贯武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扪心寻思，也的确不能说他说得没有道理。如果真把他的手下抓住了，把他扳倒了，他的那帮弟兄不会放过自己，公安机关更不会放过自己。他和刘诗万毕竟属于同一类人，但现在马上就出来帮刘诗万，也显然为时过早，先静观事态的发展再说吧。

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放在鼻孔前闻了闻，然后点上抽了一口说道："万兄，你的话有点重了。我想退出江湖说的是心里话，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你老兄千万不要误会了。你刚才说的我心里也明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是明摆在桌面上的道理，咱们兄弟谁都懂，我绝对不会做出小人之举，这一点请你放心。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会向公安机关提供任何情况，更不会插手此事，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如果我的弟兄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你马上告诉我，我会处理得让你满意！"

"但愿如此！"刘诗万"啪"地一掌将餐桌上正在爬动的一只苍蝇拍死，"我这个人你应该了解，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谁要把我逼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就是死了也会拉个垫

背的!”

望着刘诗万说话时眼睛里露出的阴冷目光，叶贯武不由打了个寒噤……

稳住叶贯武，刘诗万免除了背后受敌的威胁，他可以放下心来面对熊小华进行一番较量了。他静下心认真思索着对策：枪杀孙涛，干得很顺利也很圆满，几个手下不愧是这方面的老手，计划周密，出手利索，行动快捷。但他们现场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是否有人被认出，总之一句话，公安机关究竟掌握了哪些情况，熊小华他们目前正在干些什么，这些必须尽快探明，然后再作下一步打算。

次日，他便派手下的马仔小 A 去打探消息。小 A 亦是刘诗万手下的干将，因为其哥哥是公安分局负责人，所以在刘诗万手下享有特殊地位，一般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动用他的。小 A 的哥哥（为行文方便，权且叫他大 A 吧）是公安分局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是公安机关内部的蜕变分子。前文提到的把熊小华挤出刑警队，并竭力阻挠熊小华任刑警队长的就是他。大 A 与刘诗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种关系究竟是什么时候发展的，又是靠着什么发展的，人们都不清楚但心里又全都有数。刘诗万与市中区某负责人称兄道弟，关系深厚，这对“官瘾”颇大的大 A 自然很有吸引力，加之刘手中有钱，那就更加魔力无穷、出神入化了。刘诗万也正是靠着这些拢络了权力机构的各色人等，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巩固自己黑道老大的地位的。这是后话，文中自有记述。还是先说说大 A 和他的弟弟小 A 吧。小 A 自恃其兄是公安局负

竞人，又有财大势强气粗的老板刘诗力为他撑腰，在内江市骄横霸道，为所欲为，是个出了名的恶棍加无赖。不久前，也就是5·6爆炸案的前几天，小A还制造了一起不大不小的事端：那天中午，醉酒后的小A和四个同伙挟持两名少女欲行不轨，两名少女苦苦哀求拼命挣扎，小A和他的同伙生拉硬拽，继而拳脚相加，女孩子吓得尖声哭叫，围观的群众看不过去，偷偷报了警。正在执勤的巡警小刘和小高闻讯赶到，一看是小A，便有些傻眼了。他们清楚小A的分量，但如果不管这件事，无法向围观的群众交代，也有损警察的形象，于是他们上前强行放走了两个女孩，并劝小A赶快回家休息，不要酒后闹事。可当小刘和小高处理好事端转身准备离去时，两只乌黑的枪口顶住了他们的背部，两位年青的巡警顿时呆了。小A上前把他们身上的枪下了，命令他们转过身来。小A还上前甩了小刘和小高几个耳光，嘴里恶狠狠地骂着："妈的，瞎了眼了，敢管老子的闲事！"说罢抬起枪口对天放了一枪，围观的群众见他凶神恶煞的样子，"轰"地四散奔逃而去。小A嘴里喷着酒气，把冒着青烟的枪口对准小刘和小高晃了晃，"快去把那两个小妞给我找回来，不然我崩了你们，滚！"说罢，带着几个同伙扬长而去。受尽凌辱且丢了枪的两位巡警不敢去追顶头上司的弟弟，急急忙忙向局里汇报，在路上遇到了刑警队长熊小华。熊小华听罢他们的叙述，不敢怠慢，火速调了三部警车，搜寻小A及其同伙，但他们早已无影无踪。熊小华意识到问题十分严重，小A他们不仅自己手里有枪，而且还抢走了巡警的枪，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他带着小刘和小高找到了正在办公室看报纸的大A。小刘向大

A 讲述了事情的起因、经过及枪支被抢的情况。熊小华心急如焚地说，得尽快找到小 A 他们，寻回被抢的枪，同时收缴他们手里的枪，以防止他们制造更大的事端。大 A 抬起眼皮慢声慢语地说，瞎扯淡，他们哪里来的枪，顶多是些火枪之类的破玩艺，小孩子玩的，不要大惊小怪；至于他们抢枪，也没有这么严重，可能是酒喝多了，开玩笑胡闹吧。熊小华见小刘和小高神情颓丧，眼眶里泪水直转，于是强压住心头的火气，冷冷问大 A："那你看这件事应该怎么解决？"大 A 轻描淡写地说道："这么点小事你就不要过问了，由我负责处理好了，你就忙你的事吧！"熊小华转身离开大 A 的办公室，下了楼。但他并没离开，坐在停靠在公安分局大门旁的警车里，等着小刘和小高。他要问他们，大 A 是采取什么措施处理这件事的。过了好大一会，小刘和小高才垂头丧气地走出来，神色萎靡至极。熊小华把他们喊上车，还没开口问，两个小伙子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显然已委屈到了极点。熊小华追问大 A 究竟给他们谈了些什么，他们就是不说，只是一个劲地流眼泪。熊小华急了，说你们俩真是软包蛋一对，枪都被人家抢去了，还在这里哭，就是不穿这身警服也不能人格受辱，大 A 到底是什么态度？他们这才抽抽噎噎告诉熊小华，他下楼后，大 A 就狠狠把他们训斥了一顿，说既然知道小 A 是我弟弟，还闹腾得满城风雨，以后如有人再问这件事，就说是把枪弄丢了，被小 A 拾去了。你们先回去，这件事不要再声张，明天把枪要回来给你们。熊小华听到这里，心里的火"蹭蹭"直冒，问他们是否看清了小 A 手里的枪。小刘和小高肯定地点点头，说确实看清楚了，是军用"五四式"手

枪，小A还对天鸣了一枪，围观的群众也都看到了。熊小华听罢此言，心如油煎火烤般炙痛难忍，为自己有这样的领导羞耻难当。在他的眼里还有什么党性、法律和道义，这样的人竟然还担负着一个市区的公安领导，简直是荒唐！熊小华越想越气，不由得怒火中烧，“嘭”的一声用脚踹开警车车门，对小刘和小高说，你们在车上等着，我去找那个狗日的理论理论。小刘和小高慌了，一人一边死死拉住熊小华的胳膊恳求说：熊队长，你千万不能去，这样他肯定怀疑我们俩又给你说了什么，以后我们的日子就没法过了！熊小华听了这些，更如火上浇油，禁不住对他们吼道：孬种！大不了不干，要饭也比这样吃鱼吃肉强！你们好好想想，当警察到底为了啥？一切有我顶着，你们给我记住，这天下是人民的天下，不是哪一个人的！说罢，他跳下车，“蹬、蹬、蹬”直奔楼上，闯进了大A的办公室。大A对熊小华再次闯进来颇感诧异，正想问有什么事，熊小华已剑眉倒竖，一字一句地开了腔：小A挟持少女，殴打民警，抢走枪支，性质十分严重。他非法拥有军用枪支，而且光天化日之下在闹市区随意鸣枪，影响非常恶劣，显然已构成犯罪。你身为公安机关的领导，希望你能以法律为重，不徇私情，尽快处理此事！大A显得颇为狼狈，但马上换上一副笑脸，说小华你不要激动嘛，我正在着手处理这件事，假如小A真的触犯了法律，我会毫不犹豫地先把他交给你这个刑警队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我不会因为他是我弟弟就袒护他，这个请你放心。熊小华说：你作为我的领导，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你，但作为刑警队长，维护法律的神圣和尊严是我的天职，鉴于此案已触及刑律，应

由我负责办理，由于涉案人是你的弟弟，建议你最好回避！大A见熊小华完全撕开了脸面，一步步逼来，心中顿时发虚了。他非常了解熊小华，如果来硬的，只会把事情搞得更僵更糟。于是走上前去，装作十分亲热的样子，把熊小华按坐在沙发上，说我知道你心里很气，我也和你一样。小A的确越来越不像话了，但据我所知，他手里不可能有真家伙。你可以组织人去查，如果真像所说的那样有枪，你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绝不会姑息他。这件事肯定是他酒后闹事，负有全部责任，但是否触犯刑律现在还不好下断言，待我问问情况再说。有一点你放心，我不会庇护任何一个犯罪分子。问题查清后，该治安处罚就治安处罚，该刑事处理就刑事处理。最后大A表示，立即追回被抢的枪支，小A当面向两位巡警道歉，接受刑警大队的调查，等待最终处理。这件事最后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不了了之……

刘诗万派出小A后，仍不放心，决定约见他苦心培植的另一个亲信——在刑警队任职的B。

B是紧随熊小华左右的得力人物，对熊小华的侦查方案和案子侦破的进展以及他所掌握情况的程度，可以说是了如指掌。B是刑警队的一名老侦查员了，他是何时被刘诗万拉下水的？这还得从头说起。熊小华被迫离开刑警队到北海去之后，每次回内江都发现公安分局尤其是刑警队发生很大变化。过去的良好风气已不复存在。在社会上荒糜之风的熏染下，他们中间有些人沉湎于酒场、舞场和麻将牌场，而且出场必带款爷，并以此为荣，充分体味着一掷千金的豪阔乐趣。熊小华回内江几次，B都设盛宴招待他，而付款的总是那个矮矮胖

胖的刘老板，他也因此认识了刘诗万，并得知他是内江首富。每次看到B介绍刘时那羡慕奉承的酸味，熊小华心里就直往上翻。当熊小华从北海返回内江，准备就任刑警队长时，B悄悄对他说：小华你回来干吧，我支持你。以后队里招待人吃饭和其他无法支付的开支，我找人替你排忧解难。熊小华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问他是不是刘诗万，B连连点头。熊小华当即断然拒绝，并劝B不要跟这样的人走得太近。不是一个道上的人不说，而且刘诗万背景复杂。B颇不以为然，认为熊小华跟不上潮流，太过腐也太敏感。他愿意“赞助”，为什么不拿？现在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人还能找到几个，别自己难为自己，没有钱啥都是空的。当警察一月就那几个工资，养活自己都困难，别说老婆孩子了。B对刘老板奉送的钱照收不误，表面上说是支持刑警队，实际上都装入了他个人的腰包。刘诗万当然清楚内情，因为他曾几次单独约过熊小华，均被回绝。他并不深究钱究竟落在谁手里，只要能把B抓在手里就行。B自然对刘老板感恩戴德，愿为他两肋插刀，肝脑涂地了。

5月9日晚上11时，也就是“5·6”爆炸案暨“5·8”枪案侦破指挥部同意侦破组制定的侦破方案后不久，B匆匆赶到刘诗万约定的地点，将所有情况全部泄露给刘诗万。夜零点30分，小A也向刘诗万打来电话，将摸到的情况一一告知。

B和小A说的完全一致。

刘诗万紧张起来。

5 月 9 日晚上，刘诗万一夜未眠，采取紧急行动，做出了周密的安排。

罗阳和王建宾已在 5 月 8 日下午枪杀孙涛之后逃往成都，那边自有同道的朋友关照他们，看来不会出什么问题。

汪卫东藏匿在原来罗阳躲藏的瑞丽火锅城地下室里，他让小 A 亲自护送他出城，逃向福建省。

陈树明逃向广州。

周英逃往云南。

刘明全、刘明富被他安排送往贵州省。

邱家勇自己找到了落脚点——垫江县农村一亲戚家。

被炸断胳膊的陈兵无法远逃，刘诗万出资在东兴区贾家乡的山窝里租了一处农舍，把陈兵连同妻子孙燕安顿在那里。

安排好这些事情之后，他又反复叮嘱小 A，随时掌握熊小华和侦破组的动向，一有紧急情况，立即向他报告。

小 A 离开他时，已是凌晨四点，刘诗万斜躺在沙发上，一边呷着浓茶，一边思索着对策。

熊小华已经虎视眈眈地把主要目标对准了他，同熊小华较量，他一直没有必胜的把握。他心中不得不承认，熊小华是他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强的对手。熊小华不会不知道他的深厚社会背景，更十分清楚他同上层人物强有力的关系，在这种境况下，他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不惜冒着断送前程的风险，甚至连家庭的安危老婆孩子的安危都置之不顾，可见他已下了破斧沉舟的决心。在这种情形下，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应战，容不得半点犹豫，更不能退缩，否则他苦心经营、费尽心血构筑的世界就会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他清楚自己罪

孽深重，法律绝不可能饶恕他，只有拼下去，才有生路。他反复掂量着双方的分量，仍觉得自己远远胜过对手。迄今为止，他还没动用上层的关系，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走这一步的。他非常自信地认为，靠着自己的社会影响，靠着不怕掉脑袋的手下，加上公安机关内部的关系，他完全可以渡过难关。

他希望熊小华能知难而退，他实实在在不想和这样的对手较量，结局显而易见，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他从内心里敬佩这样的人，刚直无私、勇敢而又富有牺牲精神，不媚上，不欺下，一身铮铮铁骨，敢为老百姓舍生忘死的伟岸大丈夫，能交到这样一个朋友一生足矣。想到这里，他竟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有些懊悔起来。终日生活在卑鄙、丑恶、血腥之中，像个蛆虫般见不得阳光，只能在坑底里拱动。他希望能有来生，做一个真正的人，坦荡、磊落，像熊小华那样做些实实在在有益的事情，靠着自己的人格去赢得人们内心真正的尊重。现在，他不能不承认，在正与邪、美与丑、善与恶、道与魔上他和熊小华各自占据着一方，是那样泾渭分明。想到这些，他的心里便像针扎一般痛疼起来，身子深深埋进沙发里，从心底涌出一股悲哀。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悲哀。在他人性复苏的刹那间，他才感到这悲哀是那样的苦涩、那样的酸楚、那样的凄惶。恍惚之中，他又在想，叶贯武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他又何尝不想就此罢休金盆洗手呢，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弄出人命来，就是生意不做，龙头老大不当，也不该动杀机，开杀戒，现在已是几条人命债了，该怎样去偿还？如果熊小华不再追究，他宁愿拿出所有的财产，倾其所有去补偿，

然后平平安安、正儿八经地度过后半生，但他也清楚这是不可能的，熊小华怎么可能会放过他?!

想到这里，他的思维才猛地从幻觉中回到现实，是的，熊小华不会放过他！这才是目前自己要做的事情，至于其他只能是空想。自己还不到四十岁，现在生命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世上有正就有邪，有善就有恶，正与善留给来生吧，今生今世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只有走到底！他狠狠地揉了揉发酸发胀的太阳穴，从沙发上挺起身子，开始认真筹划如何对付熊小华。

……熊小华找到了周英的姐姐，说明了来意，希望她能协助公安机关共同挽救周英……熊小华和魏常平都有了一种振奋之感……

第八章

5月9日深夜，侦破会议结束之后，按照拟定的方案，熊小华率领刑警队员们迅速开始了行动，抓捕“5·6”爆炸案涉案人员。

奇怪的是所有涉案人员均已无影无踪。陈兵当天还在医院找他谈话，倏忽之间竟也消失了。这一反常情况引起熊小华的警觉。

他留下部分侦察员继续守候在涉案人的住处，然后匆匆返回局里，向正在办公室等待他们的魏常平作了汇报。魏常平也觉得事有蹊跷，二人紧急商讨后认为：事不宜迟，必须尽快对汪卫东、陈树明、周英这三个“5·8”抢案的重点嫌疑人采取行动，以传讯的方式先行扣押，然后监控起来，如果让他们溜掉，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直接影响整个案子的侦破。

这三个人的下落已基本摸清，汪卫东在瑞丽火锅城，据

可靠情报，他曾数次出现在火锅城的后堂，与女厨师调情嬉闹。经查服务员，他一直住在火锅城地下室里。

陈树明这几天一直龟缩在家里，几乎没有出过门。

周英住在其姐姐家，“5·8”枪案发生后，表现正常。

为防止走漏风声，魏常平和熊小华决定亲自动手，各带两名刑警分头行动。他们把时间定在5月10日凌晨5点半，这时候人们大都还在睡觉，这几个人极有可能都有枪，在凌晨时分不会有太高的警觉，因此能免除很多麻烦。

他们相互对了下表，此时已是4点40分。熊小华拿起电话，拨通了刑警队值班室，接电话的是副队长郑建智，他让他带领三名侦察员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局里来，执行紧急任务。

5点整，他们开始了行动。

熊小华带领侦察员潘涛、罗光明直奔瑞丽火锅城。因为汪卫东是三名枪手中的重点嫌疑人之一，所以危险性最大，加之此人身壮体高，很难制服，熊小华便毫不迟疑地选择了他。赶到火锅城后，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门喊开。睡眼惺忪的值班服务员想开口问什么，熊小华一把将她推开，带着潘涛和罗光明径直扑向地下室。潘涛扯亮电灯，只见地下室空空荡荡，汪卫东不见了。他们在地下室的角角落落进行了仔细的搜寻，发现木板床上摊放着被子和毛毯，几本杂志和武侠书杂乱地堆放在枕头旁，床头上方的钉子上挂着两条红色领带，一双拖鞋一个在床前，一个在门边，地上弃满了烟蒂。熊小华从床下拽出了一个大硬壳纸箱，纸箱里塞满了衣服，他把纸箱里的衣服抖出来，在箱底发现有几粒子弹，是军用“五九式”子弹。熊小华马上联想到“5·8”枪案现场的“五

九式”弹壳。由此可见，汪卫东极有可能就是三个枪手中的一名。从地下室的情况分析，汪卫东走得很匆忙，衣服领带没拿不说，连子弹也未及带走，显然他是在很紧迫的情形下出走的。根据这些判断，他走的时间不会太长。熊小华让潘涛把服务员喊来，服务员是个大约只有20岁的姑娘，见熊小华满脸罩霜，潘涛和罗光明如凶神恶煞般站在旁边，早已吓得手足无措了。熊小华问她住在这儿的是不是汪卫东，她惊惶不安地点了点头。熊小华又问她汪卫东是什么时候离开这里的，她说是凌晨快三点时，汪卫东到吧台回了个传呼，然后就拿着一件黑西服上衣匆匆走了。熊小华心中一沉，这就说明汪卫东走时距现在只有两个小时，他不禁有些懊悔起来，暗暗骂道：“妈的，只晚了一步！”熊小华接着问她，汪卫东走时说什么没有，她回答说，好像咕哝了一句不回来了。熊小华知道没戏了，把子弹交给潘涛，抽动了一下嘴角，沉声说道：“走吧！”……

魏常平和刑警队副队长郑建智、侦察员邓亚平赶到陈树明家时，奇怪地发现他家的窗户还亮着灯。开门的是陈树明的妻子。魏常平亮明身份后，问她：“我们来找陈树明调查点事，他在家吗?”她一听这话，竟抽抽答答哭了起来：“他刚走没多长时间，说是有笔生意要去做。我说就是再大的生意也没得必要深更半夜说走就走，他眼一瞪，说你娘们家懂个屁，时间就是金钱。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也许三、二个月，也许年把两年。一听他这么说我就估计他又犯了什么事，你们这一来就什么都清楚了。”陈树明妻子的絮叨使魏常平心直往下沉，肯定坏事了，这小子一定是听到风声逃了。魏

常平又问道："他走时还留下其他话没有？""急急忙忙，像条被追赶的狗一样，啥话也没留下。他这一走，我和孩子以后咋过呀！"说着说着，她又哭开了。

魏常平情知大事不妙，事情已经发生了突然的变化，他转身就往外走，边走边说："快！去抓周英！"

他们三人刚到周英姐姐家，就见先到一步的熊小华他们，正神情沮丧地走出来，不用问，周英也跑了。

熊小华和魏常平都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除"5·6"爆炸案涉案人外，把汪卫东、周英和陈树明定为"5·8"枪案的重点嫌疑人，只有公安部门的少数几个领导和侦破组核心人员知道，而且确定嫌疑人仅在几个小时前，侦破工作会议是10时20分结束的，嫌疑人却在零点之后就相继逃之夭夭，"5·6"爆炸案的涉案人也逃遁得无影无踪，这说明他们不仅探听到了公安机关确定的"5·8"枪案重点嫌疑人，而且对侦破组把"5·6"爆炸案作为全案突破口的侦破方案也了如指掌！

显而易见，有人泄密或通风报信，而且不是一般人物。

魏常平和熊小华切切实实感到了震惊！

他们决定：立即向指挥部汇报，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5·6"爆炸案和"5·8"枪案的涉案人员及重点嫌疑人纷纷逃脱，使案情变得异常复杂起来，侦破工作也陷入了僵局。

尽管经请示指挥部同意加强了保密工作，对侦破组内部人员进行了调整，但涉案人和重点嫌疑人无影无踪致使所有

线索中断这个现实却无法改变了。

熊小华和魏常平坐下来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从目前的状况看，大面积撒网已很难奏效。一是他们不可能逃往一处，肯定是四散奔逃，短期内不会同亲友联系，所以暂时还很难查清他们的去向及落脚点；二是侦破组警力有限，加上内部人员不纯，现在一时也很难弄清泄密人究竟是谁，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如果贸然行事，势必会打草惊蛇，使原本就已十分复杂的案情变得更加无从下手。现在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选择重点人进行突破，并力争做好分化工作，为我所用，随时掌握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动向，提供犯罪人员的落脚点。这个人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 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骨干人物；2. 原来本质不是太坏，人性尚未完全泯灭，在犯罪活动中没有陷得太深；3. 机灵，有点胆量，有随机应变和周旋的能力；4. 家庭背景较好，有改恶从善的可能，与社会上尤其是公安机关内部关系不是太复杂。

熊小华和魏常平反复地掂量着，筛选着，他们心中清楚，这件事必须慎之又慎，不允许出现任何纰漏，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经细细地推敲和审慎地权衡，他们最终确定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周英。

周英年龄不大，只有 20 岁，较为单纯。他在学校读书时，一直表现良好，成绩也很不错，高中毕业后在高考中仅以 2 分之差落榜；他在复习班上认识了一帮烂仔，被他们拉下泥淖，才逐步荒疏学业，混迹于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之中；由

于他聪明机智，深得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头目的赏识，所以在违法犯罪活动中，他总是干一些掩护接应和放风的活；因为他比较单纯，在团伙中不坑不害不骗同道，人随和又讲义气重感情，因而与同伙相处得也很融洽；其家庭背景也很好，父母在郊县均已退休，他一直随任教师的姐姐读书，在没有与那帮烂仔认识之前，极少接触社会，更未涉足违法活动，具有良好的基础。

抓获周英和启用他还有两个比较便利的条件，一是周英出逃不会不将去向告诉姐姐，而且极有可能到落脚处后就要与姐姐联系；二是其姐姐身为教师，如果向她讲明公安机关的态度，晓之以利害，她有协助我们并与我们合作的可能。

新的侦破方案确定后，熊小华和魏常平进行了分工：熊小华去做周英姐姐的工作，主攻周英，争取尽快落实他们的设想。魏常平掌握面上的工作，加大侦查的力度和声势；向以罗阳为首的“5·8”枪案重点嫌疑人发出通缉令，继续设卡堵截、走访排查、布控追捕；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向社会公布案情，以铺天盖地的态势向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尤其是其头目以及团伙成员和亲属实施强大的心理压力。

次日，熊小华找到了周英的姐姐，说明了来意，希望她能协助公安机关共同挽救周英。周英的姐姐很激动，当即表示愿意配合。她告诉熊小华说，周英是5月9日深夜2点30分被朋友喊走的，走时没讲到什么地方去，也没讲不回来，但如果他是真的因犯案外逃，隔不了多长时间，他肯定会和家

里联系，到时，她一定向弟弟转达公安机关对他的特殊关照，并力劝弟弟改邪归正，不辜负熊队长的殷切期望。

5 月 12 日，周英的姐姐赶到刑警队，向熊小华报告，周英已有了消息，在云南省西双版纳，想从那里偷越国境。她在电话里狠狠训斥了他，让他不要再白日做梦，有什么侥幸的想法，并转达了熊队长的意思。他已答应回来，但要熊小华写个东西，他才能放心。

熊小华答应了周英的请求，当即写了个“如周英能戴罪立功，可以从轻处理”的条子交给了周英的姐姐。

周英的姐姐临走时，熊小华告诫她以后有事不要直接来刑警队，可用电话联系，另外约定见面的地点，以防万一。

5 月 14 日深夜，周英的姐姐给熊小华打来电话，声音里透着激动和紧张，说周英已从云南潜回成都，说他不敢回内江，约熊小华在成都见面，地点是成都市青羊区的皇后酒吧，时间是明天中午 12 点整。

次日上午，熊小华简单地安排了一下工作，向魏常平作了汇报，然后驱车直奔成都。

成都市。青羊区。皇后酒吧。

12 时整，熊小华快步走进，坐在门后吧台上的周英起身相迎，然后他们走进周英早已包下的一个小包厢里。

幽暗的光线下，周英显得局促不安，被西双版纳亚热带阳光晒得黑不溜秋的脑门上渗出细碎的汗珠，他一会倒茶，一会递上一棵皱巴巴的香烟，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熊小华笑了，说：“你坐下吧，别忙乎了，跑了一趟云南，变得乖巧多了嘛！还有什么收获？”

“熊队长，我……我……”周英憋得满脸通红，吭吭哧哧说道：“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跑这么远，不是人过的日子，当逃犯的滋味真不好受！”

“听你姐姐说，你还想到国外去风光风光，是吗？”熊小华把恭恭敬敬站在旁边不敢坐下的周英按坐在椅子上，“你真是太天真了！”

“我受骗上当被人当枪使了。”周英搓着手，懊悔不迭地说道。

熊小华这时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周英，我们的意思，你姐姐可能都已跟你说了，对你以前的表现我们已经作了了解，原来上学时也是个求上进好学习的优秀小伙子，后来是误入歧途。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竭力地想挽救你，把你拉回到正道上来；对你加入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屡次所犯的案子，我们也很清楚，尤其是枪杀孙涛一案，你是主要参与者，负责放风和接应，就这些判你个重刑是毫无问题的；你还年轻，人生才刚刚开个头，我们不愿看着你就这样毁了，你要珍惜这个机会，不要辜负了我们包括你姐姐在内的亲人对你的期望！”

熊小华一席话说得周英泪流满面，他唏嘘着表示，一定迷途知返，改过自新，竭尽全力完成熊队长交给的任务，争取立功，立大功。

接着，周英向熊小华讲述了他所知道的全部情况：

罗阳在与孙涛的矛盾激化后，尤其是几次开枪打伤孙涛的朋友之后，便投靠了“老板”刘诗万。罗阳在元月 26 日枪杀交通乡的王国超，就是为刘诗万争夺交通乡火葬场的工程

项目引起的。“1·26”案发后，是刘诗万资助并安排罗阳去成都的，后来就听说罗到了成都后跟王建宾生在一起。王建宾在成都一直在帮温江一个老板充当打手，此老板曾在内江因盗窃被判刑五年，劳释后与刘诗万一道做过生意，后离开内江。“5·8”枪击案前一个多月，罗阳曾通过一个也是在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中混的名叫刘东的年轻人带信给他，说：“罗哥要见你。”当时就把他吓住了。原来罗阳打死王国超之后，要刘东转告他送点钱去，他口头上答应了，次日刘东打传呼找他时，他没有理睬，当时谁都怕罗阳。因此在时隔三个多月后，他一听刘东说“罗哥要见你，”便慌了，心想是不是上次没给罗阳送钱，他心中不满，要找他算账，于是他赶忙说：“我去成都见他，他不必回内江来，我主动去请罪。”刘东便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他当天就赶到了成都，到了成都才得知，罗阳的哥哥罗阳俊在马鞍山打死了人，此时也在成都躲着。他到了成都后通过刘东给的电话号码与罗阳取得了联系，后来在约定的地点，一辆长安车开来把他接去了皂都夜总会。他刚坐一会，罗阳乘一辆出租车也到了。罗阳这个农村娃，开初在内江城缩头缩脑，被孙涛东攆西攆，甚至在公众场合扇过耳光的小混混，忽然混得风光了，举止谈吐和衣着已判若两人，显得成熟老练了许多。这更令他惊恐不安，赶忙向罗阳赔不是，谎称当时怕刘东假冒罗哥的名义要钱，因此没给他。他接着说：“我现在带钱来了，你需不需要？”罗阳没要他的钱，说：“现在我有钱了，你能想到来看我就不错了！”罗阳随后告诉他，他现在在方哥的朋友海哥手下做事。他曾听说过海哥这个人，名叫郑海，是成都带有黑

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一个头子，和刘诗万是拜把弟兄。罗阳继续说："我一般都住在郊县，你用过的这个电话号码，今后在那里就再也找不到我了，你再往那儿打也无用，我们的行动都要经过海哥的批准，所以你以后无须再来看我了。"罗阳说这些话时神秘兮兮的，但对他的态度很好，颇有同乡的情义。随后罗阳请他吃了一顿饭，自己打的先走了。"5·6"爆炸案的起因也是刘诗万和刘长奎争夺工程项目，爆炸案发生后的次日，也就是5月7日上午，陈树明打他的传呼，要他火速赶到他家。他去了之后，发现汪卫东也在那儿，陈树明说：老板发话了，准备干掉孙涛。罗阳和王建宾晚上就到。这样他和汪卫东一天都没离开陈家的门。半夜12点，他和陈树明、汪卫东在火车站附近接到了罗阳、王建宾。然后陈树明带着他们赶到玉溪酒馆门前，刘诗万正等在那里，安排了一番后他就开车走了。汪卫东当时向刘提出没枪，刘让汪2点去找他拿。随后，他们又一块到了陈树明家，陈具体进行了策划，由罗阳、王建宾动手，汪卫东探路并配合，他负责望风和租车在医院后门接应。5月8日下午3点多钟，他和罗阳、王建宾、汪卫东一起赶到了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后门下了车。他下车后没有进去，罗、王、汪三人从后门进去后，直接上了外科住院部大楼。不大一会，上边就传来炒豆子般密集的枪声，他知道可能已得手了，连忙拦住一辆出租轿车，是蓝色的桑塔那牌轿车，在紧挨着医院后门的沿江路等候。两分钟后，他看到罗阳他们走出外科大楼，绕过医院东北角的干部病房，冲下石楼，这才晃过众人的视线，跑出后门，来到沿江路上，钻进出租车内。桑塔那轿车司机在他的吩咐下

驱车迅速离开医院后门，驶向街区，穿城而过，驶向成都方向，在成渝高速公路收费处，他和汪卫东重又租辆奥托车，返回内江。他和汪卫东回到内江后，直接去了陈树明家，汪卫东告诉他说已经解决了孙琦。陈树明说："老五你参与了开枪打人，为了防备万一，先躲到瑞丽火锅城去吧，周英没进医院，不会有事，先回家吧。"他就回到了姐姐家。没想到第二天夜里2点多钟，陈树明到他姐姐家把他从睡梦中喊醒，说出事了，公安局已发现了是他们作案，要他赶快跑，并塞给他一万元钱，说是老板给的，让他到云南西双版纳去，争取从那里偷渡出国。他问陈到哪里去，陈说你不要管这么多了，现在是各顾各，快跑吧，让公安局抓住了是要吃枪子的。他当时吓得魂飞魄散，也没敢跟姐姐打个招呼，什么东西也没带就跑到火车站，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爬上往南去的列车，尔后几经辗转到了昆明，又从昆明到了西双版纳，在那里给姐姐打了个电话……

熊小华听完周英的叙述，眉头舒展开来，这说明他对"5·6"爆炸案、"5·8"枪击案和前几起罗阴制造的枪击案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起因、过程和重点嫌疑人基本没错，他和魏常平研究制定的侦查方案大体上是准确可行的。现在刘诗万这个幕后老板、黑道老大已渐渐显露出来，必须逼迫他从台后走出来，在台前亮相，然后才能斩断他章鱼般的条条触角，彻底摧毁他精心构筑的防御体系，迫使他向法律和正义低头。

此时的熊小华，战胜并征服对手的信心大增，铲除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势力的决心也更坚定了。

熊小华思索了片刻之后对周英说道:"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这说明你的确有改邪归正的愿望，令我很欣慰。你目前暂时不要回内江，以免引起刘诗万的怀疑。先在成都呆几天，摸一下罗阳和王建宾的踪迹，什么时候回内江，采取何种方法回内江，你一切听从我的安排。你在这儿一定要谨慎从事，我会同成都市公安局联系，确保你的安全，这一点你不必担心。另外，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和我单线联系。"

望着面色凝重的熊队长，周英绷紧嘴角，目光里含着信赖，神情庄重地点了点头。

熊小华安顿好周英，当天晚上即赶回了内江。

他向魏常平汇报了面见周英的情况，魏常平连声说好，并告知熊小华，强大的攻势展开之后，效果也非常明显，一个下午，群众举报的电话不断，到侦破组来提供线索的人络绎不绝，陈兵的落脚处已经查到。

熊小华和魏常平都有了一种振奋之感。

这天晚上，刑警队员潘涛、邓亚平、罗光明悄悄围住了东兴区贾家乡一户人家。左手臂被炸断的陈兵与老婆孙燕就藏匿在这里。刑警们冲进门时，陈兵以为是黑道上的索命鬼来了，吓得瘫软在床上，小便尿了一裤子，而他老婆早已钻了床底，在下面抖作一团。

5 月 17 日，根据有人提供的一辆东风牌汽车牌照号码，顺藤摸瓜，找到了"5·5"爆炸案逃犯邱家勇的踪迹。刑警队副队长郑建智带领侦察员姜帆、邓亚平等，在垫江县武警中队官兵配合下，赶到该县城外一农民家时，案犯邱家勇正

坐在房门口看报，见公安人员从天而降，邱家勇跳起来欲逃，民警们猛扑过去将其擒住。

与此同时，魏常平、熊小华根据群众举报，派人到成都、贵阳等地抓捕刘明全、刘明富，几次扑空之后，下令以包庇罪拘押刘明全、刘明富两兄弟之妻。5 月 18 日，其长兄刘明高低头认输，找到侦破组，愿意提供二刘的藏匿处。他说两个弟弟在贵阳给他打过电话，隔两天还要联系，让送东西、送钱给他们，在贵阳火车站见面。5 月 19 日，刚刚抓了邱家勇回来的郑建智，带领潘涛、伍伟等侦察员，又突然出现在贵阳火车站。刘明全、刘明富正在翘首盼望家人和财物的到来，却不料等到的是两副冰凉的手铐。

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成员相继落网，侦破工作步步推进，但熊小华和魏常平并没有丝毫的轻松感，更没有被这小小的收获冲昏头脑，他们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骨干人员尚未落网，那个躲在阴暗处的庞然大物还没有上阵，他绝不会等闲视之，随之而来的将是一场更比一场险恶的较量、搏斗……

……凡有功者，重赏！凡临阵退缩者，杀！……刘诗万脑门紧皱，把玩着茶杯的手微微有些发抖……B满脸严峻地说道：“熊小华最终的目的是把你扳倒，他现在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

第九章

刘诗万这些天来心神不宁，坐立不安，他没料到熊小华会通过新闻媒介公开案情，向全社会公开所有涉案人员的姓名、身份、年龄及面貌特征。在交通要道和汽车站、火车站、码头以及影剧院、歌舞厅、酒店发廊等公众场所张贴印有这些人员照片的通告，发动了一场群众战争，采用了铺天盖地的人海战术。尤其是参与“5·6”爆炸案的刘明全兄弟、陈兵、邱家勇等人相继落网，更使他感到了一种强大的压力。如果刘明全等人供出了“5·6”爆炸案的起因，他的处境就会变得非常不妙。

看来，保守型的防御是不行的，必须采取主动行动，对手伸出了左拳，我就要冲出左拳迎上去；你采用人海战术，我就来个全面出击。

6月10日，刘诗万通过电话，向手下发出行动的指令，给他们做出周密的布置，选定攻击的目标，并作出规定：凡有

功者，重赏！凡临阵退缩者，杀！凡向公安机关通风报信或万一失手向公安机关招供者，灭全家！

刘诗万有个特点，在安排类似的行动时，从不举行聚会的方式，也不面见他的手下，只找一个对他忠心耿耿的亲信面授机宜，代理他指挥和协调。这也许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不管手下是否被抓住，跟他都没有任何相干。即便他们招了供，公安机关也找不到他的犯罪证据，无奈他何。

当天晚上，内江影剧院、贝尔曼迪斯科广场、金泰王乐都发生殴打观众和玩客事件，伤数人。

深夜，百货商场、友谊购物中心、国际信托债券公司内江分部被人纵火，损失惨重。

次日凌晨，多家茶馆被炸，因茶客稀少，幸未伤人。

5 月 21 日晚上，两名身穿黑色西服的青年拦住一辆奥托出租轿车，低声说了句："到威远县。"车子刚拐上去威远的岔路口，两支乌黑的枪口分左右抵住了司机的腰肋处。浑身发抖呆若木鸡的司机被结结实实捆在了座位上。两个黑衣人搜走了他身上所有的钞票，摘下了他脖子上的玉佩。下车后，他们步行了一段距离，又拦住了另外一辆出租轿车，如法炮制……这天夜里，共有 5 辆出租轿车的司机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5 月 25 日，熊小华接到一封打印的信件，上写：公开地给你说，秦桧也有三个臭朋友，关注你的人不少，你不要把事做绝！

同日中午，魏常平到幼儿园接女儿回家，小女儿递给了他一张纸条，他展开一看，顿时心惊肉跳：魏副政委，我们

能让你的乖女儿给我们带信，就能带走你的千金，你信吗？

紧接着，在内江驻扎协同破案的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王纪伦、副处长王庆昌、大要案科科长刘长朴、侦察员王东峰等，在宾馆开始受到骚扰，莫名其妙的电话和半夜敲门声，惊扰了他们的工作和睡眠。这些转瞬即逝的影子像幽灵一般蚕食着几位刑侦专家的神经。

与此同时，谣传四起：内江地区警匪要混战一场！

一时间，群众谈虎色变，人心惶惶。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更使内江市笼罩了厚厚的阴云，人们开始表示了对公安机关的强烈不满，上级领导也把内江列为暴力城市，进行了措辞激烈的批评，不少在内江投资的外商给公安机关写信，打听事实真相，请求公安机关保护他们的安全。

5 月 27 日，市人大和政协向公安机关发出质询……

刘诗万在实施了一系列行动之后，认为已初步达到了他打乱熊小华阵脚的目的。静观事态的发展，他希望熊小华能就此罢手，挂出免战牌。

这天，他忽然接到 B 的紧急传呼，约他见面。

夜 11 时 30 分，刘诗万驱车赶到市郊沱江边的小临江茶楼。

这儿远离城市尘嚣，环境僻静优雅，是为那些热恋的情人、磋谈生意的商人或不愿为外人所知的密谈者提供的好处所。

刘诗万赶到时，B 已在那儿等候多时了。

待服务小姐斟上茶，刘诗万便迫不及待地问 B：“什么重

要的事这么急着找我见面?"

B说:"最近社会上很乱,出了不少案子,我想你可能知道。"

刘诗万点了点头:"熊小华有什么反应?"

B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我正是为这个才这么着急找你的。"他放下茶杯,把含在嘴里的一片茶叶吐掉,"熊小华这些天显得精神振奋,不仅没有被这接连不断的案子和一再发生的恐吓事件难倒吓住,反而劲头更大了。他在侦破会议上说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终于倾巢出动了,幕后的头脑人物也从后台走到前台了,他要求我们在抓现行犯罪的同时,密切注意你和叶贯武的动向。"

刘诗万脑门紧皱,把玩着茶杯的手微微有些发抖,沉吟着没有开口。B接着说道:"刘明全、刘明富兄弟被抓住后,已经招供,他们在审讯中交待了'5·6'爆炸案是因你和刘长奎争夺工程项目引起的,并说幕后指使人是你。刘明全还交待说,罗阳和王建宾没有在别处,他们大概一直在成都。罗阳在'1·26'案之后,即在1月26日枪杀交通乡的王国超之后,是你帮助罗逃到成都去的,到了成都后一直跟王建宾住在一起。"

刘诗万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粗胖的脖子不时艰难地扭动一下,把玩茶杯的手也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问:"对枪击孙涛的事他们讲了什么没有?"

"讲了。"B挪了挪竹椅子,往前凑凑身子,压低嗓门说道:"刘明全交待,在'5·6'爆炸案之后,5月7日,王建宾从成都打电话到东兴镇开茶馆的张二哥处,要找他,问'5·6'

以后情况怎么样，他问王建宾是什么意思，王说陈树明给他和罗阳打了电话，他就对王说他们吃亏了，炸伤了好几个人。第二天，也就是5月8号就发生了枪击孙涛的事情。他在交待中说据他估计，'5·8'枪击案是罗阳和王建宾回来作的案，而且他们回来肯定与陈树明有关，有可能是陈把他们叫回来的。"

刘诗万听到这里，脸色已经气得发青，咬牙切齿地骂道："狗娘养的软骨头，竟然帮助推理起来了，算他有本事！他说到我什么没有？"

"那倒没有。"B喘了口气，"熊小华问他，你们老板是否知道这件事？刘说不知道你是否清楚，但他供认他与弟弟逃走是你安排的。"

"熊小华掌握这些情况后有什么打算，你是否知道他准备采取哪些举动？"

"他目前把重点放在抓捕罗阳和王建宾上，已经向成都派出了侦察员。他在侦破会上分析说，汪卫东、陈树明、周英等'5·8'涉案人肯定已经外逃，极有可能是逃到南方沿海城市，有偷渡出国的企图，准备通过公安部向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发布通缉令，但在采取这些行动前，必须先抓住罗阳和王建宾，取得证据。另外，已对公众娱乐场所、商场、银行增派了警力，采取了重点保护的措施，同时对侦破组公安民警的家属和已被捕的涉案人的家属加强了安全防范工作。"

刘诗万放下茶杯，两眼紧紧盯着B问："熊小华准备对我采取哪些措施？"

"这正是我急于要跟你见面的原因。"B满脸严峻地说道：

"熊小华最终的目的是把你扳倒，他现在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因为他清楚我跟你的关系，有些事情尽量地回避我，不让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已经很不妙了，但他尚未掌握你的什么证据，一旦罗阳、王建宾和汪卫东他们被抓住，后果就严重了！"

刘诗万拿起茶杯在茶台上轻轻顿了几下，语调里充满着自信说："这些你不用担心，就是熊小华把罗阳他们抓住了，罗阳他们也不一定会如实招供。退一万步讲，即使他们供出了我，熊小华也无奈我何，法律我还是懂一些的，没有直接证据，他就咋不了我，况且我在内江的身份他也清楚，想扳倒我没那么容易！我现在对付他还没有使出全力，如果他真想把我置于死地，我也不会让他活得轻松。至于老弟你更不必提心吊胆。怀疑，怀疑顶屁用！他不敢对你怎样，有我在，你放心！"

B眨巴眨巴眼睛，仍旧是忧心忡忡："万兄，对你在内江的地位和能量我是非常清楚的，但对熊小华我也很了解，他认准并下了决心的事情，谁也拉不回头。以前我曾给你说过我们的侦查方案，而熊小华既勇猛又足智多谋，况且干了近20年的刑警，手段是很厉害的，凡经他手的案子极少不被侦破。我必须提醒万哥一句，千万不能轻敌，不能麻痹大意，还是早作防备的好！"

刘诗万不能不承认B说得句句是真，他非常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危险正一步步逼近，只不过他不想在B的面前露出心虚的样子罢了。他那胖圆脸上的肌肉抖了抖，很勉强地干笑两声："你的关心，老兄没齿不忘，我会注意保护自己的，

罗阳和王建宾他们我也不会让他轻易抓到。据你估计，熊小华下一步除查找罗阳他们外，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举措?”

“毫无疑问，熊小华在全力查找罗阳、王建宾和其他涉案人的同时，不会对你松手。我刚才说过，他的鬼点子很多，不排除声东击西的可能。”说到这里，B变得严肃起来，郑重其事地说道:“熊小华的办法和渠道神出鬼没，弄不好你的活动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有这么厉害?”刘诗万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难道我所有的活动他都能知道?”

“一点不假，”B继续说道:“所以你要加倍小心，以后咱们也尽量不要再联系了，有什么特别紧急的事，我会想办法找你!”

刘诗万与B分手离开小临江茶馆之后，径直回到郁香茶楼自己独处的居室里。B向他透露的讯息令他惊惶不安。熊小华不仅没有被他唬住，反而更如火上浇油，加快了对案子的侦破，矛头直对自己而来，这令他简直无处躲藏，更让他心底发怵。他心里很明白，如果熊小华真的有那么大神通，那就真的麻烦了。一来割断了他同外界的联系，使他变成了瞎子和聋子，了解不到外面的情况，弄不清熊小华的举动，就无法采取对策；二来无法指挥手下，丧失了同熊小华较量的主动权，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他非常感激B及时给他提了醒，不然就会有把柄让熊小华抓住。他觉得自己必须静下心来，思谋对策。

陈树明、汪卫东、周英等已远离内江，熊小华很难找到

他们，可不必多虑。但罗阳和王建宾就躲在成都、内江和成都近在咫尺，危险性还是很大的。他觉得有必要亲自到成都去一趟，面见老朋友郑海，请他尽量不要再让罗阳、王建宾干出头露面的事。如果有必要，就送他们到郊区比较闭塞的地方藏起来。只要熊小华抓不住罗阳和王建宾，就无法掌握"5·8"枪击案核心的东西，仅凭刘明全、刘明富兄弟的供词并不能把他怎么样，只要能把罗阳他们保住，他就可以免除后顾之忧，集中精力对付熊小华。

现在当务之急是怎样才能避开熊小华的视线，赶到成都去。

最稳妥也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把他调离内江。

刘诗万想到这里忽然心中一亮：何不利用熊小华急于抓到罗阳的心理，悄悄透露罗阳已到某地某地的消息，让他去扑空呢？

想到这里，刘诗万顿时提起了精神，他看了一下表，此时已是凌晨4点。他伸手摸起床头的电话，给小A打了个紧急约见的传呼。

次日晚上7点，大A匆匆来到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王庆昌在内江钟楼饭店的住处。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王纪伦已回成都处理公务，留下王庆昌副处长协助指导办案。

大A见到王庆昌就急不可待地说："王处长我已得知了罗阳的踪迹！"

王庆昌副处长一听说有了罗阳的消息，连忙问他："罗阳在哪？"

大A神情激动地说："他在广西北海！"

王庆昌沉吟了一下，说道："他和王建宾不是一直躲在成都吗，啥时去了北海？"

"据说已经去了一个多星期了。"

"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提供情况的人也很可靠！"

"这个人是谁？他是干什么的？"

"这……"大A面露难色，吞吞吐吐道："王处长，我已答应他为他保密，不把他的身份泄露出去。等抓住罗阡，我再告诉你吧！"

王庆昌不好再追问下去，拿起电话向市公安局局长蒋长绪、市中区公安分局局长程崇贵、刑警队队长熊小华通报了这一情况，让他们火速赶到钟楼饭店。

王庆昌打过电话后，大A提出，此事只能限以上几人知道，不能再扩大了，包括分管刑侦的魏常平副政委。王庆昌答应了。

20分钟后，蒋局长、程局长、熊小华相继赶到钟楼饭店。在王庆昌副处长的主持下，开会研究如何处理得来的消息。

大A首先发言，他再次申明消息来源的可靠，并提出三点意见：1. 提供线索的人暂时不能泄露；2. 此人只能跟他单线联系；3. 他本人必须去北海。

程崇贵局长发言说，大A是分局的领导，既然不愿讲出提供线索的人是谁，肯定有他的考虑，前一段侦破工作中确有泄密现象，小心一点也不过分，不须勉强；关于只能跟他单线联系也未尝不可，只要有利于侦破工作，能抓住凶手，跟

谁联系都是一样；至于他本人必须去北海，这更不成问题，线索是你获得的嘛，当然应该去。程局长最后提出，如果消息属实，就必须尽快组织力量，赶赴北海。

熊小华提出，能否再详细问一下提供线索的人，罗阳住在哪里，经常在什么地方出入，和他在一块的有哪些人，这样才能有的放矢。

大A说，住的地方没有摸到，像罗阳这样的重案犯，肯定像惊弓之鸟，经常会更换自己的住处和落脚点，但据提供线索的人讲，罗阳经常在北海的中山街大排档和双狮夜总会等处出入，可以把这些地方列为重点查找的场所。

蒋局长最后表态，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以免错过捕捉罪犯的机会，立即组织人到北海去。但此事必须绝对保密，除在场的几人外，不再向任何人透露，包括老婆和家人，要把这作为一条纪律严格遵守。

经讨论决定：王庆昌副处长、省厅刑侦处侦察员王东峰、大A、熊小华四人赴北海，马上准备行装，连夜动身。为防止走漏消息，到成都省公安厅汇报后，住在机场，避免和外界人接触；内江的侦破工作也要抓紧进行，由魏常平副政委具体负责。

……大A瞥了一眼熊小华，欲言又止……熊小华此时已经可以断定：罗阳根本就没到北海来，向大A提供线索的人说了假话，而且显然是别有用心！……

第十章

蓝白相间的桑塔那警车在成渝高速公路上向着成都方向疾驰。初夏的夜风仍带着些微的凉意，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熊小华不时摇下车窗，让夜风吹拂着他发烫的脸颊，坐在后排的王庆昌和大A此时已昏然入睡，可他的头脑却很清醒，思维异常地活跃。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家人，甚至包括搭档魏常平。在这个神秘的夜晚，他和三副处长、大A突然消失了，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内江。他的脑海里总是晃动着一副面孔，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在他一步步逼近那副面孔，逼近那双眼睛时，却突然被拉远了，离开了内江，心里便有了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他和魏常平采取的行动正在起着预期的效果，躲在幕后的“老板”，已经被逼迫着走到前台。最近内江发生的一件件恶性案子说明对手已经丧失了理性，尤其是恐吓事件，更说明他的卑劣和疯狂，这些都表明对手被重重

地触动了。如果能再继续加大进攻的力度，敲山震虎，也许对手的表演会更充分，说不定会赤裸裸地跳出来，钻进法网。

但在这关键时刻，他却不得不离开内江，而且连搭档魏常平都不能告知。他总感到就这么贸然到北海去有些仓促了，提供罗阳在北海线索的人，大A不知出于何种心理又不愿讲出来。他和魏常平是具体负责案件侦破的，却不清楚内情，不是有点太可笑了吗？所以北海之行，他心里不踏实，隐隐有种不安的感觉。

倘若时间许可，局领导同意，他觉得应该坐下来，认真研究分析一下。即便能确定罗阳在北海，也应该先制定出一套追捕的方案。至于他本人到北海去或是不到北海去这倒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在内江的侦破工作正紧锣密鼓时，他应该在走前与魏常平通个气，因为这一走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回来。侦破工作就是这样，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一环扣不紧，整个侦查的链条就会松散开来，最终导致前功尽弃的后果。

夜色愈来愈浓，高速公路两边的矮山只显露出黑黢黢的轮廓，几点灯光时隐时现，像幽灵的眼睛一般眨动着。熊小华开始琢磨北海之行的行动方法。他很清楚，再想其他的也无济于事了，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能真的在北海抓住罗阳。

罗阳逃往北海的可能性并非没有。

90年代初，罗阳曾伙同陈树明、张树云、王建宾等在广州倒卖假烟假酒假钞票，后因惹事斗殴伤人被警方缉拿，逃离了广州。1993年初，这一伙人负案跑到了北海。北海当时正值开发热，内江有很多公司在北海炒房地产。罗阳等人像蝗虫一样飞临北海后，便逐一对这些公司进行敲诈，扬言他

们在广州犯了命案，公安机关正在缉捕他们，生活没有办法，请出点钱支援同乡。并说，刑警队长熊小华也在北海，他们也要找他出钱，而且熊小华也不敢不出钱。这些公司的老板面对敢于杀人的“好汉”，谁敢不拿，于是数千上万的不等，拱手送给了他们。前文已经讲过，当时熊小华回刑警队不成，正在北海，老板们都找他诉苦，向他诉说了被敲诈的经过。熊小华当即给刑警队打了电话，询问罗阳等人的情况，得知他们均是犯有前科的烂仔，他马上通知了北海市公安机关，协同北海警方监视这伙人的动向。之后，罗阳等人一直未去找熊小华。他们不是傻子，这帮人没有一个不是栽在刑警队长手下的。后来，分局刑警队派出侦察员赶来北海捉拿这伙乌合之众，罗阳等闻风而逃，再也没敢回过北海。那时，就听说罗阳已买了一支“六四”式手枪带在身上，并逃回了内江。

罗阳对北海熟，不仅他可能去了北海，陈树明、王建宾、张树云等人，也有可能随他逃到了那里。

熊小华对北海也是十分熟悉的，毕竟在那里生活了将近两年，每一处公众餐饮娱乐场所，每一个宾馆，甚至每一条马路和街巷他都了如指掌。如果罗阳在那里，找到他的踪迹并不是太难的事。他决定到了北海摸过情况之后，先和王庆昌、大A一起商讨一下，从罗阳有可能经常出人的场所入手，重点摸排、寻访，如有必要，就动用北海的有关人员，协助查找线索。他希望大A能讲出向他提供线索的人，这样就可以协同步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摸到罗阳的踪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抓住他，因为他对整个案件的侦破，对彻底摧毁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确保北海之行的顺利，确定罗阳是否在北海，他决定到了成都后，设法与周英取得联系，如果他追踪罗阳有了眉目，就核实一下罗阳到北海的可信度，以保证万无一失。

凌晨4点30分，王庆昌、大A、熊小华一行赶到成都，立刻向正在等候他们的王纪伦处长作了汇报。王处长、大案科刘长朴科长在听取汇报后，与他们共同研究了赶赴北海后的追捕方案。

8点整，他们来到李树村副厅长的办公室。

李副厅长是位老刑侦专家，经他手办的大案要案不计其数，在四川省乃至全国的刑侦战线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用沉静的目光扫视着坐在他面前的几位部下，然后停在大A身上，问："罗阳逃到广西北海有可能，但仅凭这点线索是不够的，向你提供情报的人是谁？他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内部的人还是罗的亲属或朋友？这个人是否可靠？"

大A很尴尬，极为勉强地又重复了一遍无法透露此人身份的理由，他又再次保证：此人绝对可靠。

李副厅长对大A的话略显诧异，说道："不透露身份得分清对象，在座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大A瞥了一眼熊小华，欲言又止。

李副厅长锐利的目光已观察到他的神色，不再追问下去，岔开话题说道："搞刑侦尤其是追捕逃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兵贵神速，抓住时机，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所以对你们立即到北海去是赞成的。但是，快要在稳和准的前提下进行。还是刚才那句话，线索太少，必须

要有六成的把握，如果只是凭某人说的一句话就盲目地去追去抓，那我们还不累死了，而且还极有可能是白累白跑，疲于奔命而又一无所获。在这里我要提醒你们，千万不能上当，不排除犯罪团伙制造假象的可能，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指着兔子让你去撵！”

大A解释说，提供情报的人说得确凿无疑，而且讲出了罗阳在北海经常出没的场合；另外，他正让他继续摸清罗阳在北海的落脚点，看来罗阳在北海是不会有误的。

“那好吧，既然你这么有把握，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希望你们马到成功，能把罗阳抓住。”李副厅长接着又作了几点指示：“在到北海追捕罗阳的同时，内江的侦破工作只能抓紧不能放松，眼睛不能只盯着北海，成都仍应作为追查罗阳、王建宾踪迹的重点，追捕陈树明、汪卫东等涉案重点嫌疑人的工作也必须抓紧。第二，要把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所有人员全部摸排清楚，要弄清犯罪团伙头目的身份，密切注视其行踪，尽可能多地获得其参与犯罪和策划犯罪活动的证据，力争一网打尽，不留后患。第三，在加强保密工作的同时，对内部人员进行整顿，发现疑点就要一查到底，对这种败类分子一定要严惩，绝不能姑息。第四，省厅刑侦处马上向广西刑侦部门发个明传电报，请求他们给予协助。你们到了北海后，应立即同北海市公安局取得联系，寻求他们的支持。”

熊小华从心底佩服李树村副厅长办事的魄力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尤其是他观察问题的敏锐、分析问题的透彻，处

理问题的利索更让他感到过瘾。真是洞察秋毫，一针见血，不愧是公安战线的前辈，名符其实的老刑警。

在购买机票的空隙间，他征得王庆昌副处长的同意，向周英发了个传呼，并挂上他们早就商定好的代号。

很快，周英便回了电话，问他现在何处。

熊小华告诉他说时间很紧迫，无法同他见面，问他是否查到罗阳的踪迹。

周英说他是在公用电话亭打的电话，有些话不便说，请求最好见面谈。

熊小华踌躇了片刻，咬咬牙说道："好吧，你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文庙后街省公安厅民警接待站，我在大厅里等你，只能给你半个小时时间！"

熊小华在大厅里焦急不安地等候着，不时地看表看接待站大门。约15分钟后，周英便满头汗水地闯进了大门。熊小华一把把他拉进大厅旁边的休息室里，压住怦怦急跳的心问道："快说，怎么样？"

周英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气喘吁吁地说道："罗阳和王建宾的消息我已经探听到了，他们在成都一直和一个叫龙辉的人住在一起。龙辉外号叫小余，是郑海手下的一个头目，专门管杀手和打手，是个见了血就眼红的亡命徒。据说他们住在效县，因确切地址我还没查到，就没向你报告。"

"那罗阳现在是否还在成都？"熊小华急切地问。

"在，"周英呼出一口长气，语气肯定地说道："他一直都在成都，几天前他还在郑海的皇都夜总会露过面。"

熊小华闻言大惊："是你亲眼所见吗？"

"那倒不是，如果我见到了他，他们住的地方说不定已被我查到了。"周英说这话时，显得很自信。

"向你透露情况的人是干什么的？"

"也是成都黑道上的，老家在咱们内江东兴区，和龙辉走得很近。"

"他还向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龙辉一切听海哥的，罗阳和王建宾一切听龙辉的，他们在成都的吃住和一切开销都由龙辉负责。只有成都黑社会的一些重大行动他们才参加。我问他什么重大行动，他对我说就是杀人放血的活呗，听到这样说，我就没敢再问他什么。"

"你能确定他给你说的是真话吗？"熊小华绷紧了面孔，神情变得异常严峻起来。

"他没有必要给我说假话，"周英从熊小华发沉的语调里感觉到了异样，他愣愣地看着他，有些惴惴不安地说："再说他以前根本就不认识罗阳和王建宾，如果龙辉不告诉他，他咋会知道这些情况！"

熊小华发着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对周英说道："你做得很好，了解的情况很重要，要继续查找他们的踪迹，有了新的情况［illegible］盯住不放。我可能最近几天不会再和你联系，但我会把手机一直开着，有紧急情况马上告诉我，要注意安全，注意保密！"

周英点点头，离开了民警接待站。

熊小华迅速将了解到的情况向王庆昌副处长作了汇报，

王庆昌副处长也感到问题严重．飞机票已经买好，离起飞还有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必须马上向李副厅长汇报。

李树村副厅长正在开会，接到王庆昌的电话后说道：“你们十分钟后到我办公室来！”

王庆昌、大A、熊小华三人在十分钟后赶到了李副厅长办公室。

李树村副厅长静静听完熊小华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不由站了起来，眉头紧皱，在办公室来回踱着。墙上的挂钟在“滴嗒滴嗒”地走着，骤然变化的情况像山一般沉重地压在在座每个人的心头。李副厅长终于停住了脚步，说道：“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罗阳仍极有可能在成都，但也不排除他流窜到北海去的可能，再说，我们已向广西方面发出了明传电报，北海也不能丢掉。现在只有双管齐下了。你们到了北海后，要迅速行动，抓紧时间侦查，如果头绪不大，要马上赶回来，把主要精力投到成都方面。你们早上来时，我就说过，线索再分散，但行动要集中，要认真甄别情报的真伪，必须要有六成以上的可信度，不能让犯罪分子牵着我们走，要掌握主动权、制胜权！”

熊小华挺了挺身子，说道：“李厅长，能否跟成都市公安局打个招呼，请他们先查一下龙辉的身份、住址和他最近接触的人以及活动情况，为下一步行动做好充分的准备。”

“可以，我马上就安排这件事。”李树村副厅长果断地说道：“不仅要查龙辉，对郑海也要认真细致地查一下！”说罢，他喊来秘书，让他通知成都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李建到省厅来。

这时，王庆昌副处长向熊小华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先出去一下。

熊小华马上明白了王庆昌的意思，面带苦笑地先退出了办公室。

熊小华出去后，李副厅长面容严肃地对大A说到："你是公安分局的领导，应当向上级讲清情况，现在你的下级已经不在了，办公室里只有我和王处长，该不会有什么顾虑了吧，能不能说出那个向你提供线索的人！"

大A低着头想了一会，抬起脸时仍显出为难之色："李厅长，我的确有我的难处……"

李副厅长打断他的话，耐心地说道："我不清楚你到底有什么难处，不妨说出来听听。但你也应当考虑咱们公安机关的难处，四川到广西，路途遥远，咱们的办案经费十分困难，警力也十分有限，这些你是非常清楚的。撇开这些不说，如果真能抓住罪犯，咱也认了，怕就怕劳而无功，空跑一趟。正基于这一点，我才希望你能讲出这个人是谁，然后根据身份职业和其他情况推断他的可靠程度和提供线索的可信程度。如果他是道听途说，我们完全可以向广西北海警方发个协查通报；如果他是别有用心或是受犯罪团伙指使，我们反而能变不利为有利，通过他查清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真实意图，推动案件的侦破。"

大A沉默良久，仍是一副忧虑重重的样子。大A站了起来，说道："李厅长，你放心，提供情报的人绝对可以相信，因为我已经向他承诺不向任何人透露他的身份，我不能失信，请您谅解！"

王庆昌副处长怔怔地望着大A，不敢相信他会说出这样的话，站在他面前的是省公安厅副厅长，全省刑侦的首脑，竟然问不出一个提供线索的人是谁，显而易见，这背后想必大有文章。他期待着到北海后能揭开这个谜。

王庆昌一行4人终于来到了北海。

北海是广西新兴的旅游城市。这里景色优美，气候宜人，错落有致的度假村、游乐场遍布全市。由于外商和内地省份纷纷到这里开发，北海市已初具规模。这里流动人口很多，因而鱼龙混杂，治安情况比较复杂。

他们悄悄住进海城宾馆，在北海市公安局的协助下，迅速开展了侦查工作。

北海市公安局控制了罗阳与北海的几个烂兄烂弟的联络渠道。但十几天过去了，未反映出罗阳到过北海的线索。

初到北海时，大A就向王庆昌提出：熊小华不能参加搜寻罗阳的行动。王庆昌感到大惑不解，问是什么原因？大A说熊小华曾在北海呆过二年，背景复杂，况且他熟人较多，容易暴露，万一罗阳听到风声，就会逃之夭夭。

王庆昌同意了大A的请求，让熊小华留在宾馆房间里守电话。几天下来，熊小华就察觉不对劲。他对王处长不让他出宾馆感到不能理解。在他的一再追问下，王庆昌才不得不告诉他大A'的顾虑。熊小华当即表示，如果这样，当初就不该让他也到北海来，内江的侦破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他不能老在这儿干坐着。他要求马上返回内江。但大A又不同意了，他对王庆昌说，倘若熊小华回去，对查寻工作更加不利。

一旦内江方面有人知道他们在北海，就会向罗阳通风报信。言下之意，熊小华回内江后会把这件事泄漏出去。

熊小华对此哭笑不得，又无法同大A争辩，他毕竟是他的顶头上司，苦水只有往肚里咽。

王庆昌也是无可奈何，明知大A这种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但又不能让他有推托找不到罗阳的理由，给他转嫁责任的借口。如果罗阳未到北海来，他就必须讲出提供线索的人是谁。于是他一咬牙做出决定：什么都依你，如果还找不到罗阳，看你还有何话说！

大A此时也是心焦如焚，坐卧不宁，他几乎是夜以继日地随北海市公安局民警一道搜寻查找，但毫无收获。罗阳有可能住的几处落脚点，他已经去查了数十次，根本就没有罗阳的踪迹。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压力越来越大，不由地在心里暗暗咒骂起来。他心里很清楚，如果查不到罗阳来北海的线索对他意味着什么，从王庆昌那闪闪烁烁、试图在探究什么的目光里，他已意识到随后而来的绝不仅仅只是难堪。他懂得他想干什么！他此时最大的希望就是罗阳在北海，哪怕抓不到他或是他来过又走了都能使他得到解脱。

根据罗阳常出没中山街大排档、双狮夜总会等信息，大A和王庆昌、王东峰也在这些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里进进出出。他们按罗阳一伙白天睡觉、夜晚吃喝玩乐的习性，也来了个昼夜大颠倒，夜夜出没在那天南地北的人群里。可是并无罗阳的丝毫踪迹。

熊小华在宾馆里并没有闲着，他通过电话指挥他在北海的关系，在北海市的黑道上查找罗阳，他们的回话同样令人

失望：罗阳近期从未来过北海！他又找到内江在北海做事认识罗阳的人和曾被罗阳敲诈过的几个公司的老板，均未反映出罗阳曾来过北海的讯息。

熊小华此时已经可以断定：罗阳根本就没到北海来，向大A提供线索的人说了假话，而且显然是别有用心！

该寻找的场所寻找了，该走访的关系走访了，北海市公安局在接到广西自治区公安厅全力配合的指令后，全力以赴，派出了大量警力，动用了所有的侦控措施，但一无所获，最终的结果是：内江去北海混的青年人不少，但多半是一些花脚蚊子一类的角色，没有一个是他们要找的人。

最后，在大A的请求下，北海市公安局组织50多名民警，对中山街大排档、双狮夜总会等场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查。战果令人沮丧。

在北海已经呆了整整半个月，王庆昌副处长意识到不会有什么收获，于是提出返回。神情颓丧的大A只好无奈地表示同意。

这是住在北海的最后一个夜晚了。

王庆昌和大A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

次日清晨，在打点行装时，熊小华悄悄问满脸倦容的王庆昌："昨天晚上谈得如何？"

王庆昌长叹了口气，摇摇头说："你的这个上司真让人失望，无法理喻啊！"

"他不会对你讲出那个人。"熊小华晃了晃正准备装进包里的梳子，"他是梳柄，那个人是梳齿，所以他怎么可能告诉

你!”

王庆昌惊诧地睁大布满血丝的眼睛:“你知道那个人是谁?”

熊小华颇为神秘地笑了:“我早已推测出这个提供线索的人是谁,只是不愿捅破罢了。你想想还能有谁至于让他这样顾虑重重?如果怕我泄漏出去,倒还能说得过去,李厅长总不至于说出去吧?你总不至于说出去吧?问题并不在这里,他担心的并不仅仅只是泄密,而是有着更大的顾忌,因为那个人对他来说太重要,他不愿意在我们到北海证实那个人提供的是假线索之后连累他!”

“你的意思是说他本来对北海之行也没把握?”王庆昌停住整理行装的手。

“我想应该是这样。”熊小华揉了揉鼻子,把梳子投进包里,“否则,他按常理就应该向李厅长讲出这个人!”

王庆昌副处长沉默了,他觉得如果熊小华分析判断得正确,事情还真的有些复杂……

……郑海，43岁，豪富，成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老大”……这么厉害的角色，他竟然差一点忽略了他……应该在熊小华没回来之前，在魏常平身上好好动动脑筋……

第十一章

刘诗万施展调虎离山之计，没想到轻而易举便成功了，他要趁这段难得的空隙，堵塞所有的漏洞，稳住阵脚。

在熊小华离开内江的第二天，他便匆匆赶到了成都。

郑海在成都最豪华的天府大酒楼设盛宴招待他。

郑海，43岁，豪富，成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老大"。他与刘诗万兄弟相称，关系极为密切。一来二人曾共过患难，在看守所里被关在一个号子里，释放之后，用同样的方法发了横财；二来是同道中人，彼此经常互相"照应"，荣辱与共，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事业"。他与成都各界许多上层人物关系也极为融洽，出手豪阔，生活奢侈，手下的"职员"众多，在成都拥有多家娱乐城、夜总会。他的社会职务也很多，什么主席、理事、委员一大堆。他性格内向，颇有心计，不像刘诗万对谁都照顾得很周到，有"仁义大哥"之称，而是高高在上，根本不把一般的人放在眼里，像

龙辉、罗阳、王建宾这样的干将想要见他一面也很困难。他在成都势力很大，不亚于刘诗万在内江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触角渗透到各个阶层，可以说是盘根错节，经纬纵横。熊小华和王庆昌，大A他们到到成都，他就马上知道了，而且住在何处，何时启程去的北海，市公安局准备对他以及龙辉进行调查，他全都清清楚楚，了如指掌。

宴会结束后，郑海携刘诗万回到了自己的皇都夜总会。在董事长办公室落座后，郑海便吩咐一直陪同的秘书小姐，不准任何人前来打扰。

"海哥，我这次来成都，你不感到突然吧？"刘诗万坐在松软的真皮沙发上，一条腿斜斜地架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晃悠着。

郑海从笔挺的金利来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精品玉溪烟，抽出一根，点上火，然后把香烟盒和火机撂在宽大的老板桌上，镜片后面的眼睛似笑非笑地盯着刘诗万，说道："我一听讲熊小华他们要到北海去抓罗阳，就知道是你在耍虚晃一枪的鬼招，咋？遇到什么难题了？"

刘诗万哈哈大笑："真是知我者海哥也，的确是碰上了硬对手。妈的熊小华老是盯着我不放，兴师动众，非想置我于死地不可！"

"有这么严重吗？"郑海扶了扶眼镜框，弹掉烟灰，"你这个人做事我是知道的，粗在外表，内里是非常精细的，不可能给他们留下什么把柄，怕啥子熊小华嘛！"

"唉——"刘诗万叹了口气，掏出手绢擦拭着手指上的钻戒，接着说道："熊小华这个人老兄你不了解，很难对付，是

刑警队的老杆子了，又狡猾又有胆子，根本不怕丢掉身家性命，让你防不胜防，内江很多同道都是栽在他的手里。”

“那你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采取主动进攻，让他知道你也不是好惹的，震住他！”郑海拍了拍老板桌说。

“这些方法我都使用过了，不管用，他是软硬不吃。”刘诗万把手缩装进口袋，满脸无奈的神情，“有人说他是‘诗中傲体，歌中反调，兵中偏骑’的刑警队长，还真他妈有点像，使用的招数全是你料想不到的，逼着你又蹦又跳，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他设好的陷阱里。”

“噢，看来这个姓熊的还真是神仙伸腿不是凡脚。”郑海顿时来了精神，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我倒要见识见识他，说吧，万弟，需要我做什么？”

刘诗万收回架在沙发扶手上的腿，挺直身子，郑重其事地说道：“我这次来主要是为罗阳和王建宾的事，我的几个手下已经被抓住了，搞得我很被动，如果罗阳他们再出现差错，我就更没有安稳日子过了，所以我想请老哥尽量不要动用他们干事，不要让他们出头露面，另外，我还想亲自见见他们，叮嘱一下。”

郑海说：“这没问题，罗阳他们你不必担心，有我在成都，他们不会有任何闪失，你把内江的事摆平就行了。你来前在电话里要我召他们与你见面，我也就是考虑安全问题，没有喊他们过来，等一会我带你到他们的住处去。”

“还有一件事需要海哥帮忙。”

“你尽管说，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如果熊小华他们到成都来查找罗阳和王建宾，能否给他

点苦头吃，挫挫他的锐气，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你在成都的关系，提供一些假线索给他们，以减轻我在内江的压力。”

“完全可以，你万弟的事就是我的事，咱哥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要蹦跶都蹦跶，要完蛋都完蛋，我会全力以赴地支援你，配合你！”

郑海说罢，从沙发上拉起刘诗万：“万弟，别老是心事重重的，区区熊小华，何足挂齿，靠咱兄弟二人的能量，斗败他还是不成问题的。现在去见罗阳他们时间还有些早，走，到包厢去轻松轻松，我已经给你准备了两个绝佳绝妙的小姐，晚上好好乐一乐！”

夜。12点整。刘诗万随郑海走出皇都夜总会，钻进一辆豪华凌志轿车里。

轿车七拐八转，驶出成都市，加速朝郫县方向开去。

“罗阳他们不在市内？”刘诗万侧身问郑海。

“为安全起见，我已安排他们住在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最近成都市公安局查得很紧，我必须保证他们万无一失。”郑海一边打着方向盘一边回答说。

刘诗万露出会心的笑容：“海哥考虑得太周到了，我把罗阳和王建宾交给你，应该放心了。”

“你当然应该放心，”郑海脚尖轻踩油门，很自信地说道：“我在成都藏几个人还是不成问题的。”

轿车急速而又平稳地行驶着，空旷寂静无遮无拦的成都平原在夜色中袒裸着丰沃的田野，透明的青青岚雾如袅袅飘拂的薄纱，遮住了路旁不远处那一个个神秘的村舍。刘诗万

在车轮磨擦水泥路面发出的沙沙响声中陷入沉思。

陈树明、汪卫东、周英和张树云等人逃到外地也不知情况如何。对陈树明他还是比较放心的，在社会上混的年数多一些，对左右逢源、见机行事这一套掌握得比较熟练，想来不会出什么问题。周英和张树云头脑都比较灵活，但年龄太小，不知能否经受住外面的风吹雨打，能否适应陌生环境的复杂和险恶。他们在爆炸案和枪杀孙涛的事件中都不是太主要的角色，就是熊小华抓住他们，也问不出太多的情况，如果形势好转，应该把他们接回来，安排在内江附近，必要时也可以帮着跑跑腿，办点事。最不能让他放心的是汪卫东，这小子生性就愣，不仅长得膀大腰圆，做事也比较鲁莽，而且说话直露，不懂得绕弯子，他又是三个枪手中的一个，直接参与了开枪打人，更重要的是他手中的枪是从他这儿拿的，如果万一出了纰漏，麻烦就大了。

想到这里，刘诗万对郑海说道："海哥，我现在最担心的除罗阳、王建宾外，还有一个汪卫东。我在福建开了个歌舞厅，这你知道，汪卫东已被我送到那里去了。因为那儿毕竟是外地，汪卫东为人又耿直，所以我总是怕他出问题。海哥，你看……"

郑海打断他的话："把他交给我吧，和罗阳龙辉他们在一块不是很好吗？省得在外面让你不安。"

刘诗万等的就是这句话，顿时心里轻松了许多，长长地吁了口气，说道："这我就放心了，海哥，我真要好好谢谢你，为我分了这么多忧！"

郑海笑着说："你看，又来了！咱俩谁跟谁呀，别说这些

废话了。"

说着话，车子驶下马路，拐到了一条土路上。土路旁是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河，河水在夜色中泛着幽幽的波光。郑海说："这条河叫温江。"

车子又驶了大约15分钟，在一个水闸旁停住了，只听流水撞击水闸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在这静夜里显得特别震耳。

"到了么？"刘诗万问。

郑海熄火，拔掉车钥匙，向右手指了指："那边不远就是，前边路太窄，不好调头，咱们走过去吧！"

刘诗万跟着郑海在朦胧的夜色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了大约三、四百米，在一座两层小楼的农舍前停住了脚步。郑海叩门：三下，两下，最后是一下。刘诗万能看出，这是暗号。果然，不大一会，门"吱"地一声开了。

开门的人五大三粗，唇上蓄着小胡子。一看是郑海，忙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郑海介绍说："这就是龙辉。这位是刘老板，你喊他万哥就行了！"龙辉谦恭地笑笑说："我知道是万哥，我和罗四弟、王六弟正等着呢！"说罢，转身把门关上，然后领着郑海、刘诗万进了屋。

罗阳，王建宾在看电视，见两位老板进来了，连忙关掉电视机，一齐站了起来，像见到亲人一样激动地招呼道："海哥，万哥，你们来了！"

郑海一挥手："别都站着，坐下吧！"说着每人甩过一根烟去，"你们万哥怕你们在这儿受苦，特意来看看！"

刘诗万咧嘴干笑两声："海哥又在开玩笑了。你们在这儿怎么样，生活习惯吗？"

"习惯，习惯，"罗阳按着火机，给郑海点上烟，"海哥对我们照顾得很好，小余兄也挺看重我们！"

"那就好，"刘诗万向罗阳和王建宾简单介绍了一下内江的情况，然后说道："这一段时期是非常时期，公安局盯得很紧，熊小华把你们两个尤其是罗阳作为首要目标，你们一定要谨慎从事。我已经给海哥讲过了，最近你们不要再干任何抛头露面的事，老老实实呆一段时间。内江那边还有家里的事，我会帮你们照顾好，在这里有什么困难，找海哥就行了。"

郑海接着说道："你们万哥一直担心你们的安全，怕你们出事，我也一样。现在成都警方也在到处查找你们，所以一定要加倍小心。如果你们有什么事，可以让小余转告我。"说着他把脸转向龙辉，"没有我的话，不准你们离开温江半步，如果他们出了问题，我就拿你小余是问！"

龙辉诺诺连声，拍着胸脯向郑海保证说："海哥，你放心，跟老警周旋这么多年了，我知道该怎样对付他们，二位老弟跟我在一块，你们就放心吧！"

罗阳和王建宾对二位老板的关心也颇为感动，一再表示这段时间要蹲得住，不跟任何人接触，一切听从海哥和龙辉的安排，保证不给他们带来任何麻烦。

最后，刘诗万又说了一些安慰和鼓气的话，接着就和郑海一道匆匆离开了他们。

刘诗万在成都活动了三天，看望了罗阳、王建宾，和郑海共同商讨了对付熊小华的办法，然后就回了内江。

他绝对没有料到，内江等待他的是一个惊人的坏消息。

他原认为，调走熊小华，能有喘息的机会，利用这段时间加强防御体系，做好反击的准备。没想到魏常平在熊小华和省公安厅刑侦专家不在的情况下，不仅丝毫没有放松侦破工作，而且大大地朝前推进了一步，把他逼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

他一回到内江，B就匆匆找到了他，问他到哪儿去了，也不打个招呼，出大事了，魏常平已摸到汪卫东、陈树明和张树云的踪迹，已经派人追捕，不知是否抓到。

刘诗万闻言大惊失色，慌忙向福州打电话询问情况。还好，汪卫东尚未进网，但歌舞厅里已发现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像便衣老警。刘诗万让汪卫东亲自接电话，命他火速离开福州。让他不要在福州乘飞机、火车，先搭便车到厦门，然后从厦门回成都，到了成都后打传呼给龙辉，并注上代号，龙辉自然会帮他做好一切安排。

接着他又安排小A尽快通知陈树明等人，让他们提高警觉，以防不测。

刘诗万处理完这些十万火急的事情后，这才向B详细询问魏常平侦查进行的情况。

B向他透露：熊小华突然失踪后，魏常平感到很奇怪，到处找他。后来就不再找了，说他并不心急，他知道熊小华不会无缘无故不见了踪影，一定是脑袋里又想出了什么鬼点子，他也不为他担心，他深知搭档的胆量和谋略，不会遇到什么不测。他在侦破组宣布，侦查工作只能抓紧不能放松，我们要放手干自己的事！接着他把侦破组分成四个小组：一个组包罗阳和王建宾，一个组包汪卫东，一个组包陈树明和张树

云，另一个组作为机动力量，负责核实线索，掌握材料，搜集证据。同时制定出侦查方案：向逃跑案犯的家属亲友施加压力，瓦解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成员，立功者可以既往不咎。这一招还真有效果，几个人的踪迹还真被他探出来了。

刘诗万渐渐皱起了眉头，他原认为最强硬的对手是熊小华，魏常平是副政委，是搞政工的，没想到他和熊小华一样难对付。这些使得他更加忧虑重重。幸亏有B帮他，要不然也许早就败在他们的手下了。

他向B了解魏常平的情况，看能否在他身上做点文章。B向他介绍说：魏常平今年36岁，他性格沉稳，做事从容不迫执着坚定，和罪犯打交道具有丰富的经验。他生性诙谐幽默，与同事的关系亲善。他还是一个十足的秀才，诗文常常见诸于报端。他是世家出身，是内江高梁、白合一带魏氏家族的人。这一带的魏氏家族源源流长，历代都有名人以至王公贵达。他是个腹中有经卷，做事有魄力，颇具儒将风度的干练人才。他读过警校，自修法律专科，从警后干过刑侦、预审，当过秘书科长、派出所长，可以说他是个搞公安工作的全才。他在读书时就是一个很有影响力、召集力的学生干部，在1981—1982年当预审员时，他的预审记录就被重庆市检察学校收集起来做过教材。少有罪犯不在他的机智巧妙击中要害的审讯中缴械投降的。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平缓中出奇峰，寂静中响炸雷，在你不知不觉中突然掐住你的咽喉。

刘诗万听得脊背上凉飕飕的，他知道B说的全是真的，他没有必要在他面前吹捧抬高魏常平。这么厉害的角色，他

竟然差一点忽略了他。

这时，B又告诉他，魏常平曾几次向B打探他的情况，问他最近在干什么，是否谈过“5·6”爆炸案和“5·8”枪击案，对内江发生的这些案子有什么看法。B为了避嫌，说已经很长时间没跟他接触了。显而易见，魏问这些是有意图的。

刘诗万沉吟了一会，问B能否在魏常平身上下点功夫，把他拉过来。

B摇摇头说不大可能，魏常平这个人有许多方面跟熊小华相似，把警察这个职业看得很重。也不知图这个干啥，一个月就那几百元钱，养家糊口都困难，还整天办案办案地忙得团团转，生命都得不到保障，说难听点，是老婆要改嫁、孩子要改姓的职业，我都早就不想干了，他们还把什么“奉献”挂在嘴上。你再奉献有屁用，人家有钱有权过得舒舒服服，你还不是照样受苦受累受穷，人活在世上不就是为了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图个享乐吗？我是看透了，但也不知他们是咋想的！

刘诗万听罢B发的一番感慨，笑了起来，说B老兄你说得太对了，他们来到这个世上真是白活了一回。你觉得用钱包括用权能不能尝试着诱惑一下魏常平，把他弄到咱们这条道上来！

B说也不妨试一试，现在金钱的力量是很大的，也许能起到作用，如果你真能把他争取过来，那你肯定是稳操胜券了。

刘诗万征询B，怎样进行才最稳妥。

B说这件事要悄悄进行，首先要设法接近他，最好能先通过某个负责人请他吃饭，试探试探他。如果他不推辞，有了

兴趣，就再往深一步走。接着你可以通过你手下犯了点小错的人找他说情，送笔钱给他，如果他认为既收了钱又没违反法律把事办了，把钱也收了，这样也就有希望了。即使日后他想摆脱你，但你手里攥着他的把柄，他也就会老老实实地为你办事了。这样做最为稳妥，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对你也没什么损害。

刘诗万对B谋划的策略大为赞赏，果真没有在刑警队里白混，事情考虑得既周密严谨又切实可行。

为了酬谢B对他的帮助，他又撕下一张支票，塞进了B的口袋。

他觉得，应该在熊小华没回来之前，在魏常平身上好好动动脑筋……

……难道罗阳插翅飞了不成？……接着听到江三妹呻吟着不停地喊“汪老五、汪老五”……周英神秘地失踪了……熊小华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第十二章

6月16日，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王庆昌赶到内江。在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四楼会议室举行案情汇报分析会。

市公安局、市中区公安分局负责人以及刑侦部门的案侦人员参加了会议。通过“5·6”“5·8”案以来掌握的情况看，确定罗阳、王建宾等人在成都。成都警方通过侦查，也证实内江的枪击案是成都的杀手毛毛等人干的。毛毛即罗阳在成都的化名。他到了成都后，在郑海的手下充当杀手，为郑海干了几件很漂亮的活，因此在成都黑道上名声很响。王庆昌传达了省公安厅李树村副厅长的指示：在成都成立缉捕罗阳、王建宾的专案组，由省厅、成都市公安局、内江市公安局及市中区分局联合组成。

6月17日，熊小华等迁至成都安扎下来。

6月18日晚上，在省公安厅举行了由李树村副厅长主持的会议，进行专案分析和布署。参加会议的有省厅刑侦处、技

侦处，成都市公安局刑侦处、技侦处，内江市中区公安分局刑警队的主要案侦人员。会上，熊小华通报了“5·6”“5·8”案的侦破情况及掌握的重大嫌疑人。与会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和见解，共同认为：罗阳自“1·26”枪击案之后便到了成都，成为成都方面的杀手，内江的“5·8”枪击案是他回去干的这一点确凿无疑。成都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与内江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互相渗透、勾结紧密看来由来已久。最后，李树村副厅长作出决定：由省厅刑侦处、技侦处，成都市局刑侦处、技侦处全力以赴协助破案，并抽出专门人员参与专案组。由此，加上内江方面的侦破人员，专案组已增至20多人。李副厅长要求专案组加大案侦的力度和进度，无论白天黑夜都要坚守岗位，一有令下，全体出动。

会议结束后，专案组即投入了紧张的侦查工作，开始实施具体措施：

收集皇都夜总会及其老板郑海的情况；

在罗阳可能出现的地方布控；

通报成都附近周围区、县，进行严密的清查和摸排。

省公安厅动用所有相应关系为专案服务。

“5·8”案已成为全省挂牌的头号案件，公安部、省委、省政府都非常关注，有关领导作出指示：此案非破不可！专案组要有信心，不破不收兵！

从密上北海到移师成都，熊小华这位作风硬朗、智勇兼备、说话做事有一股舍我其谁的冲劲、敢打敢拚敢死的汉子变得沉默了。他并没有在沉默中消沉，而是在沉默中思索着。当他意识到面临的对手不仅仅只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

伙时，他的心情变得沉重而复杂。对刘诗万这样的对手他并不感到可怕，最多也就是鱼死网破。但来自内部的、让你无法捉摸的暗流，却随时都有可能吞没你。在这种前后受敌的境况下，他不得不强迫自己收敛起锋芒，每时每刻都保持着头脑的冷静、审时度势，悄无声息地寻找战机，以求一举取胜。

刚到成都时，他就秘密地约见了周英，让他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尽快摸清罗阳、王建宾的下落。

这天，周英拨通了熊小华的手机，向他提供了一个讯息：王建宾有可能在温江一带，但确切住处不详。

熊小华亲自带人去了温江，经过两天的查访，并无王建宾的踪影。

回来之后，成都市公安局的专案组成员就面色凝重地告诉熊小华："你大概还在去温江的路上，我们就接到了通报，说那里的人已经知道你要去那里了！"

这个情况让熊小华感到吃惊，他顿时有了一种心神疲惫的厌倦感。

还在内江时，为了保密，他精减侦破组成员，开会从不预先宣布行动方案，抓人全是突然拉人出去，但无论怎么防备，仍然走漏消息。

如今身在成都，又是出师不利，不仅有人盯住了他的一举一动，而且毫无顾忌地几乎是恶作剧地向他宣告：你的行动我们全晓得！在专案组工作中，由于案情复杂，参加的人多，发现很多线索专案组掌握之后，已被控制对方知道了，包括专案组核心人物的一举一动。专案组的每一次行动，甚至

侦查方案都被对方当作笑谈一样摆出来，泄密的人无从查起，泄密的渠道更无法堵塞。这使熊小华感到沮丧，由此可见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能量和无所不在的势力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

连日来，皇都夜总会这个神鬼混杂的地方也突然安静了，不再有形迹可疑的人进出，侦控多日，毫无所获。

就在案侦工作陷入重重困难之时，周英又摸到了一个重要情况：汪卫东已来到成都，和罗阳、王建宾、龙辉在一起。据说在熊小华去温江之后，他们已转到邛崃、大邑一带藏匿活动，而且有邛崃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帮助他们。

熊小华这次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悄悄带领内江的两名刑警，直奔邛崃和大邑。他按照周英提供的线索，根据罗阳等人的长相特征，进行了秘密侦查。在邛崃、大邑公安机关的支持下，还真的查到了汪卫东的踪迹。当熊小华和他的队员在当地公安民警的带领下，赶到一个山区小镇时，房东却告诉他们，汪卫东前一天才退房走了。熊小华懊悔不迭，接着询问房东，是否还知道其他情况。房东告诉他：姓汪的在这里住了大约只有十来天，常和他来往的几个小伙子，一个姓罗，他听他们都喊他罗四；一个姓王，都喊他王六；还有一个姓余，叫他小余；另外几个就是邛崃县城里来的人了。这房子就是他们给租下的。

熊小华听了这些，心中顿感振奋。毫无疑问，这几个人是罗阳、王建宾和外号小余的龙辉！他又问房东是否知道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房东说他在他们打麻将时听他们讲先到大邑住一段再回成都。其他情况就不知道了。

熊小华火速带领刑警队员赶到大邑县。大邑县公安局立即动用全部警力对大邑县境内的村村寨寨进行了彻底的清查。几天过去了，但未寻到罗阳等人的踪迹。大邑县公安局从大邑黑道上探知一个消息：罗阳等人确实来过大邑，但还未住下，就被成都方面急电召回去了。

熊小华心中暗惊，揣测极有可能成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又得知了他的动向，否则罗阳等人不会匆匆逃走。

如此严谨的保密措施仍无济于事，这使熊小华恼火透顶。

熊小华返回成都后，向主持专案组工作的成都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健、省厅刑侦处副处长王庆昌作了汇报。李健副局长拍案大怒，命令成都市市区的 8 个分局，如锦江、青羊、成华、金牛等各抽调两名侧重熟悉成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侦查干部摸排郑海等黑道名人的情况，弄清罗阳等人的落脚处或逃向，密查内部泄密人员。

案侦工作终于有了起色，各种线索纷至沓来。

6 月 27 日上午，专案组获取一个重要线索：罗阳在广州至成都的火车上，可能要在内江下车。此情报相当可靠，是省公安厅刑侦处直接掌握的线索。

距火车到内江站的时间不多了，情势紧急，专案组立刻采取行动。

熊小华飞车赶回内江，会同魏常平进行布署，将火车站监控起来。

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立即集合 40 多名刑警，配备微型冲锋枪，由魏常平、熊小华带领直奔火车站。

铁路方面也派出几十人，包括保卫人员和工人等，里里外外将内江站所有进出口全部堵死。

市中区刑警队认识罗阳的民警站在车站月台的最里层，睁大了双眼。

终于，火车来了，轰鸣着驶进站内。列车停稳后，乘务员打开车门，放下踏板，走下车厢，站在车门一侧。侦查员们迅速靠了上去，密切审视着每一个下车的乘客，像过筛子一般地一个个过滤着。

然而下车的人中却没有罗阳。

熊小华与魏常平对这一结果感到意外，难道罗阳发现了可疑之处或是认出了站台上的民警没有下车?他们不敢迟疑，立即打电话向省公安厅和专案组领导进行报告。

李树村副厅长当机立断，亲自给成都铁路公安局打电话，要求他们调集精兵强将，协助配合专案组行动。

省公安厅刑侦处大案科科长刘长朴具体组织了这次行动，他和刑侦处侦查员王东峰、成都市公安局刑侦处一大队大队长宋杰迅速赶到成都火车站，成都铁路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民警、防暴大队的民警100多人全体出动，荷枪实弹，把成都站包围得水泄不通，控制了各个通道和制高点，只等罗阳下车了。

结果，火车到站，乘客散尽，仍不见罗阳踪影。

又是虚惊一场!

难道罗阳插翅飞了不成? 公安厅刑侦处再次核实情报的准确性，并无丝毫差错，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头目亲口所讲。

按讲，这样的情报应该是确切无疑的，事情又变得复杂了。

7月17日，成都市公安局又获取一个情报，罗阳已潜回内江。这回没说消息确切，也是情报人员从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内部探听到的。

熊小华不愿放过每一个机会，立刻通知了魏常平。魏常平马上组织警力，搜寻、布控、守候，最终又是空忙了一场。

在此之前，魏常平根据摸查到的线索，派人到广州循踪觅迹，追捕陈树明，但不久前还在广州火车站倒卖火车客票的陈，却突然销声匿迹了。结果追捕人员失望而归。

据可靠消息，在“5・6”爆炸案中扔炸弹、在“5・8”枪击案后威胁孙涛的朋友刘成不要乱讲的张树云逃到了汕头，继而又逃到了云南。魏常平派出刑警频频出击，在酷热的天气里，日夜奔波，结果也被他得知风声而逃脱。

一连串的挫折使熊小华意识到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较量已呈胶着状态。他们依靠内线掌握我们的动向，我们也依靠内线查寻到罪犯的踪迹。最近的迹象似乎在表明：他们采取了制造假象，把水搅浑的手段，试图控制主动权。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北海之行他已领教过了。现在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去甄别分辨线索的可靠程度和情报的真实与否。你弹你的曲，我唱我的歌。当务之急是尽快查到罗阳等人的藏匿处，只要能抓住他们当中的一个，尤其是罗阳，就能掌握住主动权，寻求到战胜对手的突破口。

8月15日，魏常平突然从内江给熊小华打来电话，说在

内江发现了汪卫东的踪迹，问他能否回去一趟。熊小华向王庆昌作了汇报，王庆昌同意他回去，说不定会有收获。

熊小华回到内江后，魏常平向他简要介绍了发现汪卫东的经过：汪卫东的老婆江三妹在汪卫东逃走后，便住到了娘家，由于精神空虚，染上了毒瘾。前天晚上，向她提供白粉的小混混按照约定去给她送货，在她住的窗户下听到里边传出男女打情骂俏交欢做爱的声音。他感到好奇，就没有走开，接着听到江三妹呻吟着不停地喊“汪老五、汪老五”，他一听那男的是魔头汪卫东回来了，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撒腿就跑了。魏常平接着说道：“我们是今天上午才得知这个情况的，已经到江三妹家去查过了，她不在家，家里人说她出去了，晚上回来。我想即使抓不住汪卫东，也许能从他老婆那里摸到些情况，对你在成都的工作有帮助，所以就给你打了电话。”

熊小华说：“估计汪卫东不会在那里呆时间长，这家伙比较鲁莽，风声这么紧还敢回内江，他的主子肯定会训斥他，让他赶快躲走。但愿能从江三妹那里摸到一些关于他的线索。”

晚上9点，熊小华和魏常平一道赶到江三妹家。江三妹穿着半裸的无领衫，一副慵懒的样子。由于吸毒，嘴唇泛青，面容灰白。对魏常平、熊小华的到来显出很诧异的样子，但一看就知是装的。

熊小华很随意地问道：“江三妹，汪老五呢，怎么才聚了一个晚上就走了！”

江三妹眨了眨无神的大眼睛，紧张地嘴唇发抖，颤着声音说：“汪卫东跑了几个月了，从来也没回来过，不信你们可以搜！”

“是吗？”魏常平接上了话：“那前天晚上跟你在一块缠绵的男人是谁？”

江三妹更紧张了，头低着，眼睛看着地下，有气无力地说：“他真没回来，我前天晚上跟朋友在一块打麻将牌，根本没和哪个男人在一块。”

熊小华把脸板了起来，语气也重了许多：“江三妹，你少在我们面前绕圈子，我们已把汪卫东回来的情况全部了解掌握了，如果你袒护他，知情不讲，就犯了包庇罪，我们说抓你马上就能抓你！”熊小华很清楚，对付她这样的人，无须旁敲侧击搞什么迂回战术，只要狠敲她两下子，她就会乖乖地讲出实话。

果然，江三妹吓坏了，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喉咙里打着咕噜说道：“他回来了不错，但只跟我在一块睡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

“他有没有说他到什么地方去？”熊小华紧紧追问。

“他说他藏在成都附近的一个什么江边，以前是躲在邛崃。”

“是不是温江？”

“那我就不知道了，没听清楚。”

“他有没有说跟谁在一块？”

“罗四，王六，还有一个姓龙的。”

熊小华和魏常平交换了一下会意的眼神。熊小华接着问道：“那他应该告诉你怎么找他。”

江三妹抹了一把泪，吞吞吐吐说道：“他说不用去找他，只要有机会他会回来看我，还说生活上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

的困难，就去找找……”说到这里，她猛地打住了。

“找谁？”熊小华声音里含着严厉。

“去找万哥……”江三妹压低了声音，就像蚊子哼。

询问江三妹，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说明汪卫东不仅回到过内江，而且很有可能曾面见刘诗万。这条狡猾的狐狸尾巴又露出来了。另外也证实了他始终跟罗阳他们在一起，并极有可能仍躲在温江一带。

熊小华和魏常平这天晚上又是通宵未眠。他们研究分析了目前所掌握的情况，认为应该在追捕罗阳等人的同时，对刘诗万采取措施，设法截取他同成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头目和罗阳等人联系的情况，对抓住罗阳等人起到巨大作用。但刘诗万在内江社会影响力很大，同市里尤其是市中区某些要人关系非同一般，又挂着政协委员的牌子，所以必须慎之又慎，要请示市公安局和省公安厅同意之后才能进行。此外还有就是能否尽量地掌握他的犯罪证据，只要有了证据，就无须请示任何部门和领导机关，直接对他进行监控。

两人商讨后决定：魏常平集中力量，搜集刘诗万的犯罪证据，密切监视他的行动，熊小华在依靠成都市公安局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周英的作用，尽快查清罗阳等人的藏匿处，将其捉拿归案。在这里需要交待的是，周英的身份只有熊小华、魏常平、程崇贵局长三人知道。

8月18日上午9点半，刚刚赶到成都的熊小华，腰间的传呼机骤然鸣响，他一看留言，连忙打开手机，但不凑巧的是手机没电了。他立刻跳下车奔到街上，找了一处公用电话。

周英正等着与他通话。

“熊队长，我已经找到罗阳了，他答应今天就和我约会！”周英说话时激动地直打嗑。

熊小华的心几乎要蹦出胸膛，他竭力地压抑住，沉着地说道：“别慌，你慢慢讲，讲清楚！”

“我后来打听到罗阳仍是和龙辉在一块，”周英仍是激动得声音发抖，“罗阳从邛崃回成都之后，几个人一直住在一起，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偷偷回了一趟内江，在一个建筑工地找到罗阳俊的老婆，诈她说，罗阳俊要出来了，公安盯上他了，你快告诉我龙辉的传呼号码，我好找龙辉帮他。没想到这个婆娘果然有龙辉的传呼号，而且就给了我。我马上回成都找龙辉，竟也找到了，龙辉好不容易才让我和罗阳取得了联系。找到罗阳后，我给你打了几次传呼，你也没回，我估计你可能不在成都。我找过罗阳几次了，今天他才答应与我见面。”

熊小华说：“快说你们约会的地点。”

“中午12点整，人民公园大门口。”周英说完挂断了电话。

熊小华轻轻放下话筒，察觉自己的衬衣已被汗湿透。

接完电话后，他压住了冲动，那就是马上布置警力把人民公园里里外外控制起来，像包围内江和成都火车站一样，这次行动非常重要，必须在行动前把准备工作做得无懈可击，滴水不漏，尽量周密，尽量稳妥，尽量不出现任何差池。他经过一番思考后，决定不惊动任何人，把握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亲自和罗阳这个所谓的“内江第一杀手”面对面地较量一番，力争把他生擒活捉。

11点整，他检查妥了随身携带的两支手枪，然后带上两

个刑警队员，对他们说道："走，上街耍，今天中午我请你们改善伙食！"

他们从西御街慢慢逛过去，差一刻12点时，已远远望见人民公园的大门了。熊小华在商店的橱窗前站住了，浏览运动衫、皮凉鞋等商品。

8月的成都，热浪滚滚，白花花的阳光将青灰色的水泥路面烤晒得烫人，行人像逃跑一样匆匆而行，因而人民公园门口空空荡荡。熊小华觉得视觉极好，虽然看样子他是在浏览商品，其实他鹰隼一般锐利的目光一时一刻也没离开人民公园大门。

12点差5分，熊小华开始向公园大门靠近。他停在一棵树荫下给自己和队友买汽水喝，但是一瓶汽水喝完了，视野里还是没有出现他要见的人。

他站的地方不可能被人发现，熊小华开始觉得有些烦躁，罗阳不出现，他并不感到奇怪，也许这家伙临时又改变了主意或是有了其他变故，但周英不应该直到现在还不露影子。

12点一刻，熊小华开始失望，心里比这8月的阳光还要发烧发烫。他祈盼着周英能够出现，他为他的安全担心，即使抓不住罗阳，也不能让这个年轻聪明的小伙子出现意外。

熊小华望眼欲穿地紧盯着人民公园的大门，渴望着他能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然而他失望了。

12点半，一股热乎乎的东西直冲他的鼻梁和眼眶。他平时可不是一个爱动感情的人。他知道今天再也见不到他要见的人了，他感到太阳穴在"突突"急跳，明晃晃的阳光在他眼前变幻成无数条金色的小蛇，扭曲着，蠕动着，继而上窜

下跳，朝他扑来，拚命地要钻进他的每一个汗毛孔里，顿时，他感到天旋地转，摇摇欲倒。

"熊队长，你怎么了，是不是中暑了？"两个刑警队员扶住他问。

熊小华定了定神，推开两位手下的搀扶，指着一家门对公园的小饭店说："走，咱们去吃饭吧。今天慢慢吃，我得好好休息一下。"

他们在小饭店里呆了整整一下午，既没见到周英的踪影，也没接到他的传呼。

熊小华回到住地以后，发疯般地打周英的传呼，并加上代号，但仍然是音讯杳无。

周英神秘地失踪了，而且就在短短的两个半小时以内。

熊小华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们对对方都感到失望，最后相互望了一眼，目光如电击火花般一闪……此人也是刘诗万的手下，因心毒手辣，加之戴着副眼镜，有个外号叫“眼镜蛇”……

第十三章

熊小华移师成都，早在刘诗万的意料之中，他暗自庆幸自己及时作了安排，有郑海的关照，他大可不必担忧。现在，正是接近魏常平的绝好时机。

8月17日，魏常平与程崇贵局长商定，对市中区进行一次治安大清查，摸排一下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成员的踪迹和动向。

B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通知了刘诗万。刘诗万让B在行动时，尽可能地争取拖着魏常平到郁香茶楼来检查，他要会会他。

晚上10点，魏常平带着两名刑警队员，果然就到了郁香茶楼。茶楼里的气氛显得祥和轻松，总共有20来个人，有的在喝茶，有的在打牌，有的边嗑瓜子吃点心边聊天。魏常平在这里看到了刘诗万，还有金泰王歌舞城的老板唐世忠。他们二人正坐在一株油松盆景前的凉椅上喝茶。

刘诗万大驾在此，魏常平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已得知他在茶楼的讯息，也是特地来会会他的。

刘诗万一见魏常平来了，连忙站了起来，面露惊诧："哎哟魏政委，今天如何得闲光临敝店？请坐请坐，泡茶来！"

唐世忠马上站起来让座。

"刘总经理，别客气，我到这来是随便走走。你们坐，你们坐！"魏常平面带微笑说道。

"魏政委能到我的茶楼来，在下深感荣幸，真是求之不得，要不，到我的经理室坐一会吧？"刘诗万显得异常热情。

"也好，既然在这里碰见刘总了，就随便聊聊。"魏常平回身对两名刑警队员吩咐说："你们先喝茶。"

唐世忠也显出殷勤的样子："我来陪两位老弟。"

魏常平随着刘诗万走出茶室，穿过走廊，向经理室走去。他发现经理室旁有一个宽敞的台球室，中央空荡荡的台球桌上泛着绿光，格外刺眼。于是提议道："刘总，没想到你这里还有如此漂亮的台球室，咱们打两局如何？你的经理室我改日再去观赏。"

刘诗万愣了愣神，旋即连声道："好！好！没想到魏政委如此繁忙之人，还有这等雅兴。我今天晚上要好好向魏政委请教请教！"

二人走进了台球室。

魏常平是客，拿起光滑的球杆，先行开局。随着"砰"的一声响，五颜六色的台球四散开来，有两个球滚进了台球桌边的网套内。

刘诗万击掌赞道："魏政委果然好球艺！"

魏常平将球杆横在胸前:“我只是偶尔打打台球,根本谈不上什么球艺,今天是瞎猫逮住死老鼠,碰巧了。”说着,他话音一转,做出很随意的样子问:“刘总,最近是否知道罗阳的消息?”

刘诗万感到有些突然,正准备伸出的球杆停在了半空,神态很不自然地说道:“罗阳?听说他逃出了内江,有的讲他在沿海,有的讲他在北海,还有的讲他已经偷渡出国了。因为我跟他不是太熟,所以不关心这件事。”说罢,将球击出,一个球应声落进网内。

“好球!刘总真是出手不凡。”魏常平伸出球杆,一伸一缩地抽动着瞄准了一个蓝色的球。“听说罗阳在成都,在一个叫郑海的老板手下做事,不知刘总知道不?”

刘诗万的额上有了些汗珠,用拇指抹了抹嘴唇:“是吗?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刘总不认识郑海?”魏常平猛地将球击出,一声脆响,蓝球进入网洞内。

刘诗万握住的球杆已有些抖动,他定了定神,犹豫着是否将球击出:“郑海这个人我倒认识,但只是在生意上有过往来,其他没有打过什么交道。”球终于击了出去,由于用力太小,球滚到网洞边停住了。

魏常平显出很不安的样子:“刘总,承让了,送个这么好的球,真不好意思!”说着又是猛地一杆,球“砰”的一声砸进网洞。

此后,刘诗万尽管竭力镇定自己,但击出的球不是用力过猛就是用力太轻,很难将球击进网洞内。愈是这样,他愈

是急躁，结果一个球也未能击进去。他显得有些狼狈。

魏常平好像猜透了他的心思，一边将球稳稳地送入洞内，一边缓缓说道："刘总，做人很有点像咱们打台球，击球要正，目标要准，不能击得太急，也不能心神分散，要掌握个度。我们把罗刚和郑涛放一边暂且不谈，我总觉得，咱们来到这个世上走一遭是很不容易的，不能牵猪子过桥，走一节算一节，最终自己也成了瞎子，让人家牵着走，应该看看脚下的路。刘总，我说这话是有诚意的，来日方长，前边的路已经走过去了，后边的路还很长，我非常希望咱们能在以后的路上走稳走准，目标偏了，脚步也就歪了。人活在世上，大概没有不企望得个善始善终的，你说呢？"

刘诗万听着魏常平带刺的话语，心冷得发颤，B的话没有错，这个人和熊小华没有什么两样，在他身上下功夫看来只能是枉费心机。顿时，接近他的企望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于是，他面露高深莫测的笑容说道："魏政委，承蒙你看得起我，不仅向我传授了球技，而且还向我讲授了做人的道理。我心里感激得很，有一点可以请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

魏常平定定地看了他一会，然后回杆将最后一个球击进网洞内，起身告辞。

刘诗万将他送到茶室门口，说道："我就不送你下楼了，楼梯太陡，你走好！"

他们对对方都感到失望，最后相互望了一眼，目光如电击火花般一闪。

次日，也就是8月18日上午10点，刘诗万忽然接到郑

海亲自打来的电话，说有一个叫周英的要见罗阳，问他是否知道这个人，能否让罗阳跟他见面。刘诗万对周英已到成都颇感惊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周英竟未先跟自己联系，而是径自去找罗阳。于是他回复郑海说：暂且不要让他们见面。郑海问：周英这个人怎么办？刘诗万委托郑先把他收留起来，待他弄清情况后再作处置。

在魏常平身上做文章的打算已经没有指望，周英目前又到了成都，这样，“5·8”枪击案的5名参与者，除陈树明外，都聚到了成都，而熊小华此时带着精锐的侦破力量也在成都，这给刘诗万造成的心理压力很大。尽管郑海对他作出了绝对保证他们安全的承诺，但他仍有些放心不下。考虑来考虑去，把熊小华从成都调回内江是最稳妥的办法，而比较有效的手段是制造一个大案，最好还是枪击案。

中午时分，他的一个手下问他如何处置那个叫李刚的，刘诗万心中一动，毫不迟疑地伸出拇指和食指，做了一个扣动的姿势，低声说道：“只要不出人命就行了！”

晚上，刑警队值班室接到一个惊人的报告：市中区飞天娱乐厅又发生枪击案。

魏常平带着队员飞一般赶到现场。经了解，肇事的是一伙，持枪凶手是一人，已全部逃散。受害者已被人送进医院。

魏常平留人勘查现场，然后赶去群众提供的医院，找到了那个受伤者。他叫李刚，也是一个在建筑工地上混日子的青年。

他肩部受伤，伤势不是太严重。

他向魏常平详细讲述了被枪击的经过：

今天早晨，他去郁香茶楼喝茶，实际上是去那里的赌场看打牌。他去的时候，看见十几个人正赌得热闹。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坐在正中的是刘诗万。只见这位大老板衬衣袖子卷起领带斜斜地吊在脖子上，双眼微眯，当庄发牌。李刚悄悄往旁边一站，没敢参赌。大约几十分钟后，一个叫王建的到兑换处退筹码换钱，但柜台上要他等一下。王建回来对身边的李刚发牢骚说道："两千元都退不到，这是啥子社会哟！"李刚此时就脱口多说了一句话："这么着，未必然是搞来耍的？"大家听后，就起哄发笑。这时他就发现刘诗万脸上变了颜色，翻眼瞄了瞄他，站在刘诗万旁边的马仔俯身向他耳语了几句。他当即就后悔了。刘诗万是何等人物，在内江一跺脚，城四角都要颤三颤呢。李刚越想越怕，不由得腿发软，冷汗直冒。刘诗万在这之后，手气也越来越臭，开牌非常不顺，输多赢少。又来了两局，刘诗万全赔，于是脸罩寒霜，双手将牌猛地推出，说道："起场，今天就来到这里，改日再玩！"

李刚接着说道："他们还没有站起，我就先溜了。我自知在赌场失言，怕遭仇恨，内心很不安。今天傍晚，我听说刘诗万在一家饭店吃饭，便跑去找他。我请他给个面子让我和他说几句话。他开始面有愠色，不想跟我说话，后来可能碍于同桌朋友的面子，便随我离开饭桌。我低三下四地向他道歉，说早上说了不该说的话，恳求他原谅。刘诗万听后，显得很大度的样子对我说：不存在问题，不要放在心上，以后讲话注意点就行了。我当时对他千恩万谢，保证以后不再胡言乱语。"

李刚摸了摸受伤的肩膀，痛得龇牙咧嘴，吸溜了一口凉

气继续说道："随后我便去飞天娱乐厅打翻脸机，当时在场的还有我熟悉的小峰和王建。我心里面惦记着失言的事，因此就把我担心的事说了。小峰当时就说：刘诗万很讲脸面，你又没参与赌博，说这些干啥子。我说我已经找刘诗万道歉了，不知他能否原谅，不再追究这件事。小峰说：刘诗万在内江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他不会直接找你的麻烦，但他手下的人能不能放过你，就难讲了。听小峰这么一说，我就有些害怕了。"

李刚说到这里，脸上又露出了很痛苦的神情："此话说完没多久，忽然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走过来围住了我。我还没明白转来，拳头脚尖就向我打来。混乱中只听一个人说：你们让开，我来杀了这小子！于是围攻我的人闪开了，那个人瞄准我就放了一枪。我当时就吓晕了，醒来时已躺在医院了，也不知是谁送的。我估计是小峰和王建，他们怕受连累，可能把我送到医院就走了。后来才听看热闹的人说，杀我的人是联盟乡的，那个地方净出杀手，罗阳就是那儿的。我不认识这个人，与他也没有矛盾。"

魏常平听他讲完，问："你认为是刘诗万找人来收拾你的吗？"

"是不是他派人整我，我也说不清。"李刚哭了起来，"魏政委，你们得保护我，我怕得要死，怕他们还要整我！"

"我们可以保证你的安全，"魏常平说："但你要协助我们抓住凶手。"他望着直点头的李刚，突然转开话题，"李刚，这几个月来内江发生的事你肯定晓得，我们通缉的要犯你也清楚，只有把他们抓住了，把流氓犯罪团伙彻底铲除了，你才

能有永久的安全。你在社会上混，消息灵通，是否知道这些案犯的踪迹？你要是知道他们的情况不讲，最终遭殃的还是你自己！”

李刚用手背擦去脸上的泪痕：“我不晓得罗阳、王建宾他们的消息，但我晓得罗阳的哥哥罗阳俊在哪里。我有个亲戚是成都铁路局木材加工厂的，前不久他才告诉我，罗阳俊现在住在他亲戚家里，他的亲戚正好和我的亲戚住隔壁。听我的亲戚说，罗阳俊有个弟弟常常去看他，我估计那个弟弟很有可能就是罗阳。”

“你说的是实话？”魏常平登时睁大了眼睛，紧紧追问了一句。

李刚肯定地点点头。

这个情报得之太意外，魏常平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把这个讯息马上通报给熊小华。他接着详细询问李刚亲戚家的住址，迅速用笔记了下来。

周英跟熊小华通完电话，忐忑不安的心才略略有些平定。他盘算着见到罗阳后应该说些什么，怎样协助熊小华抓住他。

11点半时，他就早早来到了人民公园，在大门口转悠着等待罗阳。

12点40分，有两个留着小平头、穿短袖T恤衫的小伙子走到他面前，问他叫不叫周英，是不是在等罗阳。周英惊愕之中点了点头。其中的一个人说，罗阳有急事，脱不开身，让他们来带他去他的住处。周英愣了愣，一时想不出别的办法，于是一咬牙说好吧。

这两个人带着他七拐八转，出租车足足开了将近一个小时。周英此时惊惧不安，搞不清楚罗阳是什么意图。难道他对自己有了怀疑或是要试探试探他？他想象得出，熊小华在人民公园没有见到他和罗阳，会失望成什么样子。当然，周英并不知道，他11点40分离开公园大门，熊小华11点45分赶到，只差了5分钟！

出租车终于在一栋奶油色的小楼前停住了。那两人带着周英进了楼，来到一个光线幽暗的房间里。一个长得粗壮结实、面色黝黑、唇上蓄着胡子、年约25岁左右的人起身迎了上来。"这位兄弟就是周英吧？我姓龙，罗四弟有事，委托我在这儿等你。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会转告罗阳。"

周英定了定神，马上露出惊喜的样子："你是龙辉兄，久仰久仰，我刚从云南回来，那里的生活不习惯，没法呆，现在对内江的情况也不了解，不能回去，所以想找罗阳问一下。"

龙辉说："我已经把你到成都的事跟万哥讲了，他让你先在这儿住几天，什么时候回内江，他会通知我。你从今天开始就在这儿不要出去了，公安查得很紧，在外面不安全，由带你来的两位老弟照顾你。"

周英心中暗暗叫苦，看样子是被软禁起来了，找到罗阳的可能性已没有了。他希望刘诗万能早点让他出去，跟熊小华取得联系。从龙辉的态度看，他们并未发现他有什么破绽，这使他一直悬着的心略略有些平定。

周英在奶油色的小楼里度日如年般地过了整整四天。8月22日深夜，龙辉突然又来了，告诉他万哥已发话，让他在23日中午前赶到威远县建筑公司招待所201房间，那里会有

人接应他并为他作出安排。

次日清晨，两个“照顾”他的人把他送到成都郊区的一个汽车站，给他买了到威远的汽车票。待到那两人离开之后，他就急急忙忙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用代号给熊小华打了传呼。只几秒钟时间，电话铃便响了，话筒里传出熊小华急切的声音：“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快告诉我！”

周英握话筒的手直抖：“我现在郊区的一个汽车站里，已买好了到威远县的车票。那天我没能见到罗阳，被龙辉扣住了。刘诗万已知道我在成都，让我到威远去，说那里有人安排我，你看怎么办？”

话筒里静了一会，熊小华显然是在考虑对策。

“好吧，你先到威远，住下来之后，马上告诉我住处，尽量争取见到刘诗万，看他怎么讲。如有意外，可直接找魏常平副政委，你把笔拿出来，我告诉你他的传呼机号码和手机号码。”熊小华的声音很沉稳。

周英向电话亭的主人借了个圆珠笔，飞快地记下了魏常平的传呼号和手机号。

上午 11 时 25 分，周英赶到了威远县建筑公司招待所 201 室，接应他的人是威远县建筑公司施工队技术员刘川江。此人也是刘诗万的手下，因心毒手辣，加之戴着副眼镜，有个外号叫“眼镜蛇”。

刘川江告知周英，因目前风声太紧，老板暂时不能与他见面。他已为他的去向安排妥当，正好他在县郊盖了一处房子，空在那里。先在那儿住一段时间，等情形有所好转，再回内江。

周英提出，能否在去郊区前给刘老板打个电话，刘川江说不必了。周英讲那就给龙辉说一下吧，报个平安。刘很勉强地答应了。

周英连给龙辉打了几个传呼，龙辉均未回复。无奈之下，他就给跟他住在一块的龙辉的手下打了传呼，他们很快就回了话，告诉他说，龙辉不在成都。周英问他们可知道龙到哪儿去了，他们吞吞吐吐了好大一会，最后终于露出一句话：龙辉回到温江附近的住处去了。

周英猜测罗阳、王建宾和汪卫东很有可能也在温江一带，跟龙辉在一起，于是觉得有必要把这一情况告知熊小华。

但刘川江寸步不离他的左右，使他很难寻找到机会。直到快离开招待所时，刘突然接到一个传呼，对周英说他要去办点事，让他在房间等着，马上就回来。

周英抓住这短暂的空隙，给熊小华打了个紧急传呼。熊小华立刻给他回了话。他把龙辉已回温江住处的消息告诉了他，并推测罗阳也可能在那里。接着又告诉熊小华，他已被安排住到威远城郊，具体地点待到了住处之后再跟他联系。熊小华再次叮嘱他，要谨慎小心，注意安全。

回到住处，熊小华没有吃晚饭。他百爪挠心，坐立不安。周英的安危如铅块般沉重地压在他的胸口。他有些懊悔，不该让周英担此重任，毕竟他还是个未满 20 岁的孩子，面对凶残狡诈的对手，他能有能力应付吗？稍有不慎，哪怕出现一点点差错，他就会落入陷阱，丢掉性命。假如有个万一，他真不知该如何向他的姐姐交代，向他已经退休在家的父母交代。周英虽然误入歧途，但日后如能加以正确的引导，靠她

的聪明才智是能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的。如果就此葬送了，那他熊小华会终生背上心灵的十字架。这天晚上，他一夜都没合眼，隔半个小时打一遍周英的传呼，然而他等来的依然是失望。

天亮了，熊小华精疲力尽，几颗硕大的泪珠从他布满血丝的眼眶里滚落下来……

……刘长朴已轻舒长臂，亲热地搂住了罗阳俊的肩膀：“走，我带你去见一个朋友。”……他们绝没料到，强硬的对手正掀动汹涌的暗流，悄无声息地向他们漫来……

第十四章

根据李刚提供的线索，专案组派人到成都铁路职工宿舍查访罗阳俊，罗阳俊果然是住在他的亲戚家里，而且他老婆黄燕也跟他在一块。

罗阳俊负有命案，更重要的一点他是罗阳的哥哥，对罗阳的踪迹不会不知道，因此，专案组决定，抓捕他的任务由省厅刑侦处大案科科长刘长朴亲自组织实施。

刘长朴虽然很年轻，却是刑侦战线的一员老将了，全省各地经他之手所办的大要案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他深知这次缉捕任务的重要，对行动作出了缜密细致的安排。紧接着，他便率省厅刑侦处侦查员王东峰、成都市公安局刑侦一大队队长朱杰以及成都市金牛、成华公安分局刑侦人员和内江市中区刑警邓亚平、罗光明等 20 人，投入缉捕罗阳俊的行动。

不久便踩准了罗阳俊的藏身之所。

其妻黄燕在成都市某医院内科住院治病。

这天，刘长朴亲自登上了那幢外面是通走廊的宿舍楼。刚上二楼，他就瞧见那个有点虚胖的家伙正光着膀子，在走廊上往炉灶里加煤球。罗阳俊的照片刘长朴已不知反复看了多少遍，早已印在心上，所以他一眼便认出他来。

但刘长朴没有马上动手，他是久经沙场的老干探了，丰富的案侦经验使他意识到，罗阳俊已成瓮中之鳖，插翅也难逃了。他决定先观察几天，看能否钓上大鱼，罗阳说不定会在这儿出现。

刘长朴在这幢宿舍楼的对面租了一间楼房，进行全天候守侯，大院的出入口也全部控制。

同时，对黄燕所住医院进行布控。

但两天过去了，罗阳没有出现，罗阳俊也没有下楼。

不能再等下去了，刘长朴决定抓人，但不惊动任何人，防止走漏风声，被罗阳察觉。这个地方还是很有“钓鱼”价值的。

刘长朴决定用计密捕。

他在成都铁路局木材加工厂找到了罗阳俊的亲戚，然后对他亮明身份，说明来意，接着严肃地向他指出窝藏罪犯的严重性，最后告知对方，只要能协助公安部门抓获罗犯，并不向任何人泄露，可以将功赎罪。

罗的亲戚吓得面如土色，一再声称并不知道罗阳俊负案在逃，只听他说是来检查病的，碍于亲戚的情面，又不好拒之门外。愿意竭尽全力协助公安人员抓住罗阳俊。

刘长朴要他设法支派罗阳俊下楼就行了。罗的亲戚连连答应。

8月25日，下午5点，罗阳俊终于提着个菜篮子下了楼。他走到菜市场，买好菜，然后从宿舍楼背后绕回来。刘长朴从他身后走上去，拍拍罗的肩膀，“罗阳俊吗？”罗则答应了一声“嗯”！刘长朴已轻舒长臂，亲热地搂住了罗阳俊的肩膀：“走，我带你去见一个朋友。”说着，便搂住他转了身。“哪个朋友！”罗阳俊有些愕然，却发现身旁又多了两个人，而且一辆汽车已停在他身旁。罗阳俊稀里糊涂还没反应过来，被刘长朴一推，便连同菜篮子一起抛进了车里。

同一天，黄燕也被拘留，两口子分别被关押审讯。罗阳俊开始拒不交待罗阳的踪迹，矢口否认曾见过弟弟，刘长朴会同熊小华，加大审讯力度，明白地告诉他说，公安部门掌握有罗阳常来看他的事实，如果知情不供，将罪加一等，何去何从由他自己选择。罗阳俊看抵赖不过去，只得交待出罗阳的去向。

罗阳一直在郑海为手下做事，有一段时间和龙辉、王建宾住在市郊，最后一次来看他时告诉他说，因为公安查得太紧，他要和龙辉、王建宾搬到郊县去住，后来又打了个电话，说已选定住的地方，在温江附近，如果有急事可以打龙辉的传呼。黄燕到成都来看病，没钱付医药费，他只得又给龙辉打传呼，龙辉要他到温江跑马场去会他，他在那里见到了龙辉。龙辉问明情况后，又问他老婆住哪个医院，他告知是住川医内科23号病床。龙辉就打发他走，说放心住院，医疗费他会解决。他得不到更多的关于罗阳的消息，只得垂头丧气地走了。第二天，龙辉的司机找到医院，交给他和黄燕1000元钱，说是罗阳叫转交给他们的。前不久，罗阳又托人送来

些钱，并带口信说他已从邛崃又回到了在温江的住地，因风声太紧，不能来看他和嫂子，要他自己多留神。

罗阳俊的供述证实了周英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罗阳他们就住在温江一带。

如果再次采取大规模的搜捕，势必会打草惊蛇。专案组鉴于前几次这种行动方式效果并不理想的教训，研究决定：熊小华等内江方面的侦查人员不参加搜捕罗阳等人的行动，暂时撤回内江，以麻痹罗阳等人，内紧外松，以警方不再追捕他们的假象迷惑他们，诱其出洞，然后一举擒之，具体行动方案由成都市公安局制定，具体操作由郫县公安局实施，加大秘密搜查的强度，务必尽快抓住这几个持枪凶犯。

事实证明，专案组采取"诱蛇出洞"的策略是正确的。

罗阳，这个憋闷了许多时日的混世魔王，一见缉捕他的法网有所松缓，便忍不住从窝藏的洞穴里露头了。

半个月之后的11月20日。

夜11时20分，成都市郫县郫筒镇派出所接到一个举报电话，说有人在郫筒镇东街岷阳巷郭某处聚众赌博，赌资巨大。值班民警任先成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早就列入侦查视线、可疑人员经常集聚的重要窝点，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他迅速向所领导电话汇报这一情况，然后带领民警裴正宇和联防队员周晓兵、高克洪、刁安志跳上警车，飞速赶往现场。岷阳巷是一条曲里拐弯、交错复杂的幽深巷子，不熟悉地形的人来这里会像走入了迷宫。车到岷阳巷口，任先成等跳下警车，借着微弱的灯光，几经曲折地来到小巷深处郭

某家的墙外。他们经过初步观察，证实的确有人在聚赌，而且嘈杂声响很大，估计里面的赌徒有20余名。

任先成稍作思考便迅速作出安排："小裴，你和小刁从右门先进去，我和小高、小周在左门接应，动作要快，不能让一个赌徒跑掉！"

裴正宇和刁安志悄悄摸到围墙右门，裴正宇轻轻敲了三下门，里面有人问道："哪个？"裴正宇捏着嗓子低声答道："是我。"

门突然开了一道缝，有人从里面探出头来，没等他反应过来，裴正宇和刁安志已纵身冲了进去。只见院内乌烟瘴气，一片狼藉，他们迅速关上房门并高声喊到："我们是派出所的，都不许动！"

刹那间，围在院内三张牌桌上的10多名赌徒都惊呆了，他们还没回过神来，刁安志已机智地迅速绕过去打开了左门。任先成留下周晓兵把守左门，和高克洪一道也冲了进来。

当他们正在盘查和讯问赌徒时，里面房间又传来麻将声。这些赌红了眼的赌徒，竟然对院内发生的事全然不知。高克洪推门而入，看见还有五名赌徒正全神贯注地狂赌，他大声喝道："都不要动！"随即上前按住正欲起身的一名赌徒，并命令其余赌徒把赌金放回桌子上。这时，其中一名赌徒瞪了高克洪一眼，慢慢站起身来朝门外走，高克洪高声命令："站住！"那人并不理睬，突然从腰间拔出枪来，"哗"地一声上了膛，企图夺门而逃。正在院里的刁安志见有人想溜，便迎上前去阻拦。那人用枪对准刁安志，示意把路让开，但刁安志并没有让道，而是怒目以待，与持枪赌徒僵持着。

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正朝屋里走来的任先成看见险情后大吼一声："有枪！"把赌徒的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

那赌徒被吓了一跳，立即调转枪口对准了任先成。

面对乌黑的枪口，任先成没有胆怯，没有退缩，没有丝毫的迟疑，迎着枪口，一个箭步猛扑上去，奋不顾身地抓住赌徒持枪的手，展开了一场殊死的夺枪搏斗。

突然，只听"砰"的一声，赌徒开枪了，枪口几乎是贴着任先成的胸部。任先成中枪后，身体猛地摇晃了一下，但他并没倒下，而是稳住脚跟，忍着剧烈的伤痛，更加拼命地扑了上去。他像只受了伤的凶猛的豹子，死死抓住赌徒持枪的手，用尽全身力气将枪口压向地面，避免有第二颗子弹伤及战友。

沉闷的枪声震惊了所有在场的人，许多赌徒听到枪响后，急忙逃窜。循着枪声，裴正宇猛冲上去，一把将赌徒拦腰抱住摔倒在地。刁安志、高克洪、周晓兵也一齐猛扑上来。刁安志紧紧抓住赌徒的手枪，高克洪死死扼住赌徒持枪的手腕，周晓兵按住赌徒极力挣扎的另一只手臂。他们没有一个人在枪口前退缩，把生命全部溶进了身上的橄榄色里，与持枪赌徒进行着血战。被按在地上的赌徒也拼出全身力气挣扎着，不停地扣动扳机，连连开枪，又一颗子弹击伤了周晓兵的右腿，周晓兵咬紧牙关，丝毫没松赌徒的手臂，反而用身体压了上去，腾出一只手来，从腰间拿出手铐，铐住赌徒的左手。裴正宇一边用身体压住赌徒，一边拔出手枪，用枪柄猛击赌徒尾椎骨，边击边吼："把枪丢了，否则我打死你！"赌徒仍不缴枪就擒，裴正宇将子弹上膛后，朝地上开了两枪，但警告

无效，赌徒仍拚命挣扎，于是裴正宇用枪顶住赌徒的臀部开了一枪，只听赌徒“哎哟”一声惨叫，拿枪的手松开了。刁安志趁机夺下手枪，周晓兵、高克洪连忙用手铐铐住赌徒丢枪的手。

赌徒被彻底制服了，他们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把猎刀，从地上捡起了一个压满子弹的弹匣，从缴获的手枪中发现还剩三发子弹。

制服赌徒后，裴正宇转脸看到任先成已经倒在地上，只见他用手捂住胸口，鲜血不停地往外涌，染红了胸前的警号标志。裴正宇和刁安志抱起他就往外跑，奔向警车，高克洪和周晓兵把持枪赌徒也押到车上，拉响急促的警笛，以最快的车速直奔郫县人民医院。

路上，任先成艰难地睁开眼睛，呼吸急促地说道：“我……我的……胸口……好……好痛”。

裴正宇哽咽着说：“老任，你胸部中弹了，你一定要忍住啊，我们正送你到医院去抢救！”

11点40分，警车赶到了郫县人民医院。裴正宇和刁安志抱起几乎是个血人的任先成跑向急诊部，边跑边喊：“医生！医生！快抢救！”

值班医生见状叫他们赶快抬往三楼手术室，他们又急忙往三楼上抬。他们跑得够快了，但总觉得还像原地踏步一样，一楼、二楼、三楼，36级台阶，好像比攀登珠穆朗玛峰还要艰难。终于到了。当任先成被抬上病床的时候，他吃力地问裴正宇：“何……何所长……来……来没有……？”裴正宇哭着说：“我们已经电话通知了，他马上就到，你一定要挺住啊！

要配合医生治疗!”他睁着一双渐渐失去光泽的眼睛说:“我会……会配合的……等何所长来……我有几句话要说……”

一位普通民警受伤的消息迅速在医院传开了，短短的几分钟，三楼过道上挤满了医生、护士和来医院探望病人的群众，他们纷纷卷起了袖子，请求献血，以挽救这位生命垂危不知姓名的警察。裴正宇哭了，刁安志哭了，高克洪哭了，周晓兵哭了……裴正宇高高地托起正中镶着警徽的大沿帽，举过头顶，带着刁安志、高克洪和周晓兵向着他们视若父母的人民群众不停地深深鞠躬……

12 点零 5 分，任先成终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抢救无效牺牲了。当医生将一颗沾满鲜血的弹头交给裴正宇时，他紧紧捏在手中，心如刀割。任先成的妻子没有工作，16 岁的儿子还在上学，70 多岁的老母亲常年卧病在床，他不知该怎样向老任的亲人们交待，他为自己没能代替老任迎向罪恶的枪口而深深内疚……

罗阳终于落网了。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内江第一杀手”不得不低下罪恶的头颅。在去医院的路上，面对血人一般的任先成，他发出了最后的哀鸣:“我已多次持枪杀人，是被你们通缉在逃的特大案犯，我都已经够亡命的啦，没想到你们警察比我还亡命……”

为了弘扬正气，打击犯罪活动，保障社会安宁，成都市设立了由社会各界人士资助的因公牺牲伤残优抚基金会。11 月 23 日下午，成都市公安局该基金管委会召开会议，宣布决定给予任先成遗属 15 万元人民币的高额优抚金。

这是社会的认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

任先成牺牲后，中新社四川分社以《成都用15万高额优抚金褒扬因公殉职警官任先成》为题，播发了这一新闻，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海外版》、《新民晚报》、香港《明报》、《星岛日报》、《大天日报》、《华侨日报》、《香港商报》等报纸，纷纷宣扬任先成英勇殉职、获得高额优抚金的消息。

消息传到内江市中区公安分局，刑警队沉浸在悲哀之中！

熊小华泪流满面，心如火灼般一阵阵痉挛。又一个战友倒在了凶残的歹徒的枪口前，悲伤和哀痛浸泡着这位钢铁汉子的每一根坚强的神经。自从和黑社会犯罪团伙较量以来，他第一次泪雨滂沱，颤栗着身子哽咽出声。老任为了正义和法律的尊严，舍弃了含辛茹苦的妻子，舍弃了年幼的儿子，舍弃了70多岁高龄的老母；他用自己鲜红的热血洗亮了共和国的天空。熊小华在心里默默念叨："任先成，你走好，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

罗阳落网。魏常平、熊小华立即赶赴成都。

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王纪伦、副处长王夫昌、大案科科长刘长朴、成都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健、刑侦处一大队大队长朱杰等也赶去郫县。

李树村副厅长出差刚回到成都，闻讯也亲自赶到那里。

罗阳对整个案件的侦破以及彻底铲除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罗阳的审讯，从他被抓获的第二天开始到11月底，时间长达数日；从郫县公安局收审所，到四川省看守所，辗转

了几个地方：参与审讯的有郫县公安局领导，四川省公安厅有关领导，成都市公安局刑侦处负责人和专案组的有关人员；魏常平和熊小华每次审讯都亲自到场，尽可能掌握全面的情况。

罗阳开头躲躲闪闪，企图遮掩事实，但最终还是无法抵赖过去，不得不如实供述，现将内江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支队长温明政、中区公安分局副政委魏常平、刑警队长熊小华对罗阳的审讯笔录摘录于后：

问：通过近段时间的帮助教育，你对自己的罪行认识如何？

答：想把自己的罪行交待清楚，再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事实，争取主动，争取从宽处理（垂头、叹息）。我心里清楚，这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专门请管教干部买了一个笔记本，想把自己的犯罪过程写出来，但文化太低，写起来很吃力。

问：开始时为什么不敢把自己的犯罪事实讲出来，更不愿意检举他人，是什么原因？

答：其实我清楚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杀了那么多人，铁板钉钉的事，主要是怕牵扯别的同伙，尤其是老板，我们黑道上有个规矩，抓住了必须守口如瓶，不能咬任何人，如果判了刑哪怕是枪毙了，家里人自有人会照顾好，如果讲了实话，就会被灭全家。我最疼我的小侄子，他爸妈又被抓起来了，我怕他有个三长两短。所以为了小侄子，我不敢把知道的情况都讲出来，觉得自己早晚都是个死，不想给家里人招祸灾。

问：你的老板是谁？

答：刘诗万。我是在杀了人之后才投靠他的，找个保护伞。

问：我们今天再详细地问一遍你的犯罪过程，怎么样？

答：我一定配合好，认真回忆，把有些细节都交待清楚。

问：你在内江持军用枪作案几次？

答：一共四次。

问：一次一次地交待。

答：第一次是在内江工商街开枪打伤了朱四（朱春林）。时间我记不起了，去年下半年的一天中午，我候到孙涛和他的好友朱四在工商街一个茶馆喝茶，我从南街下去拐弯进了工商街，在茶馆未发现孙涛。当时孙回传呼去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见朱四坐对着街面，即拔枪向朱的屁股开了一枪，就见他坐下去了，我又向他脚部开了一枪，第二枪不知打正没有。然后茶馆里就炸了锅，我趁乱转身从工商街下面菜市穿过又上高梯坝，上到文英街乘一辆出租车，回老家联盟乡去了。

问：你这次作案是一人还是有其他人？

答：当时作案是我一个人，但还有另一个人知道，就是樊剑。我先在东兴区川剧场附近的一个茶馆找到樊剑，他告诉我孙涛在工商街，我说我要用枪去打他，樊剑说他去叫个出租车在工商街茶馆门口等我。我开枪后，跑到文英街，又从文英街打蜂窝煤的那个巷子穿过，从新菜市场到交通路，见樊二（樊剑）租了个夏利车在那里等我，他站在茶馆门口等，见我跑拢去，他就问找到孙涛没有，我说没有，只有朱四在

那里，我开枪把朱四打伤了。然后，我们就一同乘车回家了。

问：此事你同樊剑有过商量没有？

答：具体没怎么商量。案发前几天，我给樊说，孙涛等人是我的对头，要整治我，我一定要把他们镇住。

问：怎么个镇住法？

答：没具体说，樊知道我要去开枪打孙。樊知道我有枪，樊也支持我去打孙，因为我与樊是家乡人，平时关系好，孙欺负我，樊肯定要帮我的忙。

问：想不想把孙打死？

答：不想，只想把他镇住，把他打伤。

问：为什么要打朱四？

答：朱是孙的左右手，当时孙不在，我想打伤朱也同样能镇住孙。

问：你跟孙有何矛盾？

答：有何矛盾我也不明白，反正孙不欢迎我们这些农村娃儿进城来耍。

问：何以见得呢？

答：我是同孙涛前年认识的，相互并不往来。去年夏天，我同几个朋友从广州到北海，又碰到六巴巴（陈树明）、张老五（张树云）、王六（王建宾）等人。这次认识了一个隆昌的女子，叫黄莉，她去夜总会上班，我和她耍朋友，在北海前后住了两三个月，后来我又碰到孙涛，孙涛好像当时在北海帮叶贯武开车。一天我到邮电局去交信，见孙涛和他的女朋友在一块。他问我在北海干啥子，我说耍，他说耍鸭儿，随即就给我两耳光，我当时很委屈，也未还手。回到内江后，我

身上就有枪了。一天晚上，我同黄友利等人到星月歌舞厅去跳舞，坐了一会，孙涛等人就来了。他当时喝醉了，一人坐到我面前，打了我之后提出要和我单挑，我当时莫名其妙地挨了打，心里窝了一肚子火，就问他什么时间和地点。他说就今天晚上，地点在滨江路。过后我確实坐了个两轮摩托车去了滨江路，见孙涛邀约了 20 来人在那里等我，我未敢下车，直接就坐摩托车走了。从此以后我便一直东躲西藏，他一直放风出来要整治我。我内心一直不服，你孙涛从此就把我赶出了内江？我便开始寻机报复，想给他点颜色看看，先是在深夜潜到他住的地方，未等到他，便把他的女朋友戏弄了一番。工商街出事那天，我把孙瞧准了，没想到赶去时，孙又回传呼去了，我便打了朱四，也算杀鸡给猴看。

问：你想镇住孙涛的目的达到没有？

答：此目的达到了。事隔不久，他托王六给我带了信，要见见我，我答应了。一天下午，我如约跟他在临江茶馆见了面，我对他说，我们没得必要你杀过来我杀过去，我们之间又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同意我的看法，表示愿意和解，还说朱四一万多块的医疗费由他负责，完了还叫我有什么困难去找他。

问：你后来找过他没有？

答：我在交通乡杀死王国超后，准备外逃，他还给了我 1000 元钱。

问：孙给你钱有谁在场？

答：没有人在场，也不是孙亲手交给我的，是樊二在工商街茶馆碰到孙，孙问罗四是不是在交通乡杀死了人？樊问

答说是的！孙就给了樊1000元钱，叫他转交我。樊在内江火车站碰到我和六巴巴、张老五等人，就把钱交给了我。自从我开枪打了朱四以后，孙涛的确没有再找过我的麻烦了。

问：接着讲第二次持枪作案的经过？

答：第二次是我开枪打王勇军。自从我在工商街开枪打伤朱四后，我在内江开始有点名气了，第一是我罗四有真枪，第二是我罗四胆子大，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开枪打人。我如果没有工商街的事情，也就没有以后的事情，也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去年底，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工商街案后一个月左右，联盟乡共和村的九娃，具体名字不详，好像姓张，做肉类生意等。此人身高一米六多，长脸、短发、中等体态、嘴扁。他多次找到我，说他与内江城里的王勇军发生矛盾，主要是王勇军敲诈他，而且将他左手砍残，还用防暴手枪（火药枪）打了两枪，击中头部，钢珠至今未取出来，致使一只耳朵残废，说得很惨。前几次九娃给我说，要我出面帮他收点医药费，我都未答应。一天下午，九娃和小小（具体名字不详，友好乡黄荆坝人）、内祥（具体名字不详，友好乡黄荆坝人），还有一人我记不起了。他们四个人找到我，说王勇军在沿江路机床厂打牌，求我帮忙治治他。我同意后与他们一同去了，王勇军一看到我去了，就吓得朝城内方向跑。

问：王勇军认识你否？

答：我与他并未交往过，只知道他是王飞飞的弟弟，是孙涛的手下，他可能认识我。我和他当时相隔20米远左右，我抽出"六四式"手枪朝他脚杆打了一枪，只见枪一响，王

勇军就蹲了下去，接着他又站起来跑，儿娃等人追了一会没追到。

问：你开了几枪，打中没有？

答：开了两枪，当时不知打中没有，后来听说王的脚被打伤了，打中几枪，打在什么部位，我都不知道。

问：你们当时准备要王勇军出多少钱？

答：几千元。

问：后来收到没有？

答：王受伤后，托六巴巴、汪老五（汪卫东）来给我下话，双方都不要找了，对方愿出医药费。当时答应的是出2000元，后来王勇军通过他人给了我1000元，这个钱我也扯来用了。

问：儿娃要这个钱没有？

答：一直没碰到他，若碰到了我会给他几百元钱。

问：第三次呢？

答：第三次是在交通乡协力村枪杀王国超。这次主要是为了报答刘诗方的知遇之恩，起因是为了一个工程项目。今年初，也就是春节前一点，那天我们一共去了6个人，租了两个夏利车，从公园街上车，然后直接开到交通乡火葬场里面的一个茶馆前，在茶馆里找到了那人（死者）。当时大家坐下来谈，没谈到两句对方那人就站起来了，做得很凶的样子，我就出去把我们一路去的人劝住。突然，站起来那人就用茶碗盖子砸向我，把左面部打伤出血，接着又见他去抓砖头向我扑来，我抽出手枪就朝他面前的地上开了一枪，他还继续向我扑来，我又向他腿部开了一枪，然后转身就跑，紧接着

茶馆里就追出了10多人，这些人有手里拿棒的，有拿板凳的，眼看离我只有几步远了，我又转身放了两枪，把这些人镇住了，我才转身上车逃离现场。

问：与你同去的其他人呢？

答：他们先跑，我一个人跑在最后，他们都比我先上车。隔了两天，刘老板派人去问，我才知道打死了人。

问：伤到其他人没有？

答：不知道，好像听说还有一个人腿伤了，是死者的弟弟。后来刘老板就写了手机号码和传呼机号码给我，手机号是9000439，传呼号我记不清了，反正都是龙辉的，我到了成都后就找到了龙辉和三六（王建宾）。

问：再谈第四次。

答：第四次就是与王六、汪老五一起枪杀孙涛。我上成都后，按刘诗万给我的电话号码找到了龙辉、王六，龙辉带着我见了老板郑海，他同意收留了我。我们三人一起住在西门车站附近租的民房里，后来又搬到了地震局附近。5月7日晚7点多钟，我和王六、龙辉三人在家，王六收到内江的一个传呼。

问：王六的传呼号是多少？

答：126——141029，这个机子后来被郫筒镇派出所收了。王六收到传呼当时就用龙辉的手机回了这个传呼。先是汪老五通话，说孙涛在内江很猖狂，欺负到万哥头上了，我们开始不相信，后来六巴巴又接着与王六谈，印证了他们在内江确实出事了。六巴巴希望我跟王六回内江一趟，说万哥也是这个意思。王六当时就同意了，说坐出租车回去，四个半小

时后到内江。通完电话后，我们就跟龙辉说要回去一下，龙辉同意了。

问：你们不给龙辉讲行不行？

答：不讲龙肯定不高兴。我们租了一辆夏利车，谈好价450元到内江。我当时带“六四式”手枪一支，一个弹夹，7发子弹；王六带“五四式”手枪一支，一个弹夹，8—9发子弹。我和王六就直接到了内江火车站。六巴巴、汪老五、周英在那里等着我们，然后到玉溪路见了万哥，接着回到六巴巴家。到了六巴巴家后，六巴巴和汪老五就说：孙小四（孙涛）在内江太猖狂了，欺负到我们头上了，还打伤（炸伤）我们几个人，要杀一下这小子的威风。汪老五随后就到刘诗万那里取了一支“五九式”手枪，然后就睡觉了。天亮后，汪老五就去打听孙涛的下落。中午在周英的朋友家吃了饭，耍了会，汪老五回来说，孙涛在市一医院住院部，我就和王六、汪老五、周英赶到了市一医院，直接上了外科住院部二楼。要上楼梯前，汪老五先上去看了下，下楼说在，我这时在一楼解了个小便，这样我们三人就上去。王六冲在最前头，举枪向孙涛射击，汪也接着开枪，我见孙涛倒下了，我也开了几枪，每人都打了3—4枪，开枪后我们就跑下楼，从市一医院后门出来，周英租了车在等我们，然后就回了成都。

问：你的枪支是从哪里得来的？

答：去年夏天，我去北海，住在女朋友黄莉租的房子里，具体地点记不起了。她有几个朋友住在华联大厦，我同黄莉去耍，就认识了内江火车站的两个男青年，具体名字想不起了，他们都比我高点，约20多近30岁，我们就一起耍。有

一天他两个就说买了三支枪，我们耍熟了后，就把一支“六四式”手枪给我带上去耍，一天晚上我们几人出去吃东西，因同几个女娃儿发生口角，北海的十几个男娃儿来帮女娃儿的忙，发生打架，我就跑回黄莉租的房内，带上“六四式”枪于第二天乘火车回了内江。我的“六四式”手枪的来源就是这样的。

问：那两个男青年说买了三支枪是什么枪？

答：两支防暴枪，一支“六四式”枪。他两个是带的防暴枪，“六四式”就给了我。

问：你的枪究竟是怎样得来的？

答：今天交待的来源是正确的，原说是1200元买的不是事实。

问：王六、汪老五的枪是从哪里来的？

答：王六的“五四式”可能是买的，他没给我说过枪的来源。汪老五的“五九式”枪是我们“5·8”枪杀孙涛时从刘诗万那里拿的。

问：王建宾、汪卫东和龙辉的去向你是否知道？

答：我哥哥和嫂子被抓住以后，我就向龙辉提出回去看看小侄子，他不同意，后来听说你们撤回了内江，追查我们松了许多，我就离开了龙辉，想赌博弄点钱送回家，结果被抓住了。龙辉现在还住在温江（要笔，画龙辉藏匿地点的草图）。汪卫东和王建宾到邛崃大邑一带去了。

问：陈树明和张树云的下落你是否知道？

答：5·6爆炸案后，张树云被刘诗万介绍到云南一个珠宝商手下做事去了，但最近听说他又回来了，周英也回来了，

他约我见面，龙辉不同意，听他说被安排到威远去了。陈树明在哪里我不知道，好像听说在广州一带。张树云你们要注意，虽然他没有枪，但他会自制易拉罐炸弹，随身带着，这些炸弹威力都很大。

问：龙辉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你仔细谈谈。

答：龙辉是郑海的手下，他看来不像成都市人，年龄二十五六岁，身高马大，长得很壮实。双眼皮、留胡须、眼睛有些近视。穿着讲究，打扮齐整，爱穿白色运动鞋。以前偷摸扒窃，后来被人介绍认识了郑海，成了黑道上的人。郑海叫龙辉小胖，龙辉又叫小余，名字很多。但另外接触哪些人我不知道，他出去活动从来不带我。龙辉是有枪的，总共5支枪，两支“五九式”，一支“五四式”，一支左轮，一支滑膛枪，子弹很多。龙辉平时总带枪在身，插在腋下枪套里。龙辉这个人看外表粗壮，其实非常奸诈，从不轻信人，让人无法知道他本人的情况和家庭情况，所以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哪儿人。他爱锻炼，会拳击，身体素质特别好，平时读的书都是《特工王》、《美国黑社会》等。他凶狠、残暴、会驾驶汽车、摩托，并且射击准确，20米开外打10公分直径的树叶不会放空枪。他不喜欢女人，从不近女色。汪卫东和王建宾的具体落脚点他肯定知道，连这点他都不告诉我。

问：你是否了解刘诗万在内江的详细情况？你5·8枪击案后是否和他有联系？他是否到成都来看过你们？你们和他的接触情况如何？

答：我跟刘诗万晚，时间不长就到成都来了，对他的情况和你们知道的差不多。5·8之后我曾给他通过电话，他让

我安心在成都呆着，家里他会帮我关照好。不久前，也就是你们进驻成都前，他曾同郑海一道来看过我们，说了很多安慰我们的话，让我们沉住气，说有他跟海哥罩着，我们不会有什么意外。

…………

审讯罗阳，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许多黑幕被揭开了。熊小华和魏常平感到了异常的振奋，他们摩拳擦掌，准备向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发起总攻。他们绝没料到，强硬的对手正掀动汹涌的暗流，悄无声息地向他们漫来，等待他们的是更为艰苦的搏斗……

……熊小华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熊小华的回答斩钉截铁：咱们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罗阳讲述了他在号房里遭暗算的经过，请求把他转移到比较安全的监所去……

第十五章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警方对抓获罗阳进行了严格的保密，但这个讯息还是被刘诗万探听到了。当B告知他时，他当时脸色就变了，刘诗万十分清楚，罗阳落网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必须采取紧急对策，否则，掌握他很多情况的罗阳一旦顶不住熊小华的攻势供出实情，那他的处境就会十分困难，后果不堪设想。

他试图通过郑海探听一下警方究竟从罗阳那里掌握了多少事情，然后再作打算，但B阻止了他，B向他透露：熊小华已对他实施了侦查措施，在这种状况下，最好不要跟外界有任何联系，活动也尽量隐秘，因为从现在开始，他的一切行动都已纳入警方的视线之内。

B的话如当头一棒，砸得他晕头转向，登时就懵了。如果断了跟外界的联系，那就等于彻底完蛋，死路一条。

这让刘诗万异常惊骇，他切切实实意识到危险正一步步

逼近。

刘诗万方寸大乱。他把自己关在居室里，绞尽脑汁思索对策。事情到了这一步，他清楚已被逼到了绝路上，唯一可以解救自己的只有上层关系了，他不得不打出这最后一张王牌。

刘诗万进行了一系列频繁的活动。

他钱弹的命中率是极高的，加上他以前早就培植的关系，所以效果非常明显。

8月底，市中区负责人向市委负责人汇报，提出调整中区公安分局领导班子的意见，市委负责人表态：动你们公安分局的班子无须跟我打招呼，我个人建议，现在动班子不适宜，案子正在办，会有影响。

9月初，熊小华等内江方面的刑侦人员接上级指示，撤回内江，成都专案组实际上已不存在。

熊小华等回内江后，公安分局领导班子调整，程崇贵局长被免去职务，退居二线，而新的局长人选未定，留下了悬念。

顿时，中区公安分局人心浮动，无人再关心案件的侦破。抓住罗阳带来的彻底铲除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契机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丧失了。

这之后，又发生了更令熊小华感到震惊的事情：分局其他领导人相继住进了医院，甚至刑警队负责人包括B也住进了医院。

魏常平急血攻心，肾结石剧烈发作，不得不住院治疗。他在医院里发现，刘诗万到医院活动频繁。

熊小华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刘诗万见自己的活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一步一步地占了熊小华的上风，不由得大喜过望。他认为应该紧紧抓住这难得的时机，向熊小华展开猛烈攻势，一举取胜。

9月中旬，他托人给熊小华带去口信：你的刑警队长位子在我手里握着，叫你干到什么时候就干到什么时候，如果咱们能成为朋友，说不定还能让你高升一步……

郫县。看守所。

罗阳盘腿坐在铺上，一双失神的眼珠凝止不动，痴呆呆地盯着厚重的铁门。他似乎能谛听到生命一点点消失的声音。从被抓住的那一天起，他就知道已无生还的可能。难以逃脱的结局摆在每一个罪犯面前。他曾预言：如果内江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势力和警方发生冲突，他将在警匪之战中成为第一个牺牲者。此话应验了。被抓住的那天，他开枪打死了一位民警，同时，一颗子弹也穿透了他的臀部从生殖器里射出。公安机关竭尽全力挽救了他的生命，但他很清楚，自己的生命之所以还很值钱，是因为他了解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内幕，尤其是掌握着刘诗万、郑海等龙头老大的情况。当他意识到生命对他来说已毫无意义时，他供出了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愈是生命走到尽头的人愈留恋生命，罗阳亦是如此。这个把生命当作儿戏的魔头在生命即将离去时，痛恨一切人，包括自己。但他最恨的是那些昔日黑道的对手甚至朋友，尤其是把他当枪使的刘诗万。如果不是他，他不会身负命案，走

上绝路。

一切都无法挽回，他只有认命，最令他不能放心的是他平日最疼爱的小侄子。他非常清楚黑道上的规矩，倘若刘诗万得知他向警方招了供，那他的家包括小侄子的处境就危险了。想到这些，他有些后悔，不该向熊小华他们讲那么多。反正自己是要死的人了，何必再连累家里的人。想着想着，罗阳心里便有些不安起来。

突然，"咣噹"一声巨响，惊得罗阳坐直了身子。随着铁门被打开，一个汉子被推了进来。此人约30岁的样子，赤红脸膛，络腮胡子，长得粗壮结实。从他被关进囚房的那一刻起，他的目光就几乎没有离开罗阳。曾是"杀手"的罗阳能看懂那目光，凶狠，含着杀气。难道是冲着自己来的？罗阳登时紧张起来。

这一夜，罗阳没有合眼。次日，他从同室的人嘴里得知，新关进来的人姓范，是郫县黑道上的人。一年前因群殴时把对方的人打成重伤潜逃在外，刚刚才投案自首。听到这些，罗阳就更紧张了，不由得警觉起来。他尽量不单独和姓范的呆在一块，以防不测。

三天过去了，姓范的并没有对他怎么样，罗阳想也许是自己紧张过度。刘诗万、郑海的手再长也不可能伸到看守所里来，于是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下来。

几天来的精神高度紧张和夜不敢眠的折磨已使罗阳疲惫不堪。解除了戒备的罗阳这天晚上睡得特别沉，下半夜时，一条黑影悄悄摸到他身旁，两只手如铁钳般卡住了他的喉咙。一阵剧烈的疼痛和沉重的窒息使罗阳从睡梦中醒来。只见姓范

的喘着粗气，两眼暴睁，粗大的手指又加了儿分劲。罗阳大骇，拚命挣扎，姓范的那人将壮实如牛的身躯猛地压到他身上。罗阳顿时像被一座山压住般动弹不得了。他想呼救，但嘴张着却发不出声音。他用尽全身力气脚蹬手推，但身材瘦小的他根本敌不住对手的蛮力。渐渐地，他被窒息得浑身绵软，手无力地垂下，身体如漂浮在水中一般轻飘起来。他能清晰地听到体内如爆裂一样的脆响。他无奈地闭上眼睛，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也许真有人在临死前有回光返照的说法，当罗阳放弃挣扎平心静气之后，机会反而来了。他感到姓范的双手不像刚才那样用力了，竟然吸进了一丝微弱的气。这一丝气使罗阳又有了些许的力气，他把这点最后的力气全积聚到双手上，紧紧攥成拳头，然后照准姓范的双眼，死命地猛击。姓范的原以为罗阳气息奄奄，已无还手的可能，没料到会遭到这猛烈的反击。他"嗷"的一声怪叫，双手捂眼，从铺上仰面摔了下去。

姓范的叫声惊醒了号房里的人，电灯"啪"地亮了。当那些凶神恶煞弄清了是怎么回事后，岂能放过姓范的，因为他们毕竟和罗阳是老室友。于是一齐动手，把姓范的狠揍了一顿。

罗阳虽然大难不死，但他预感到自己的处境已变得不妙。姓范的咬死口说是看着他不顺眼才想整死他，显然是没说实话，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自己的被捕已对一些人构成威胁，尤其是刘诗万和郑海等，他们杀他灭口是很有可能的。

没想到他们真能将手伸进看守所，有着"第一杀手"的

自己竟险些命丧黄泉。罗阳想着这些，不由得脊梁骨上冷汗直淌。看来郫县看守所是不能再呆下去了，得设法让公安部门上层的人知道这件事，把自己转移押解到能保证安全的监所去。

刘诗万对熊小华的威胁和诱惑并没有起到他所期望的效果，熊小华的回答斩钉截铁：咱们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熊小华还让带信的人告诉他：我这个刑警队长本来就不算什么官，如果你刘诗万在内江可以一手遮天的话，我随时准备把这个位子让出来。但你要清楚，内江是人民的内江不是哪个人的内江，你和你的保护人可以为所欲为于一时，但不可能为所欲为于一世。邪不压正。古今皆然。只要我熊小华还是刑警队长，你就休想太平。即使我不干刑警队长，但谁也不能剥夺我刑警的职责和义务，触犯法律者谁也别妄想逃脱法律的惩治，你还是认真考虑考虑你自己的下场吧！

刘诗万听罢捎信人转述的这些话，脸色由黄变红，又由红变白。他冷笑两声说道："算你姓熊的是个硬汉子，你这个死对头我算是树定了，咱们走着瞧吧！"

撤掉熊小华的刑警队长成为刘诗万最迫切的愿望，只有把这最后一块顽石搬掉，才能高枕无忧。于是，他进行了频繁的活动，但结果并不理想。他的关系人——那些身居高位执掌权柄的要人回答说：这件事很难办。因为刑警队长的确太小太小了，如果插手这事，太不符合干部任免程序，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等公安分局的班子定过以后再说吧，刘诗万无可奈何，只好作罢。反正他熊小华现在已是孤掌难鸣。

熊小华扳不倒，他的心病就去不了。刘诗万很清楚，熊小华绝不会知难而退，对他善罢甘休，正如他说的那样，只要他还是刑警，就要和他刘诗万斗下去，结局究竟会怎样，他还真没有必胜的把握。尽管他利用关系，暂时压住了熊小华的气势，但他可以想象得到，此时的熊小华并不会被吓住。反而有可能对他盯得更紧。他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加倍小心地对付这个软硬不吃的刑警队长。

这天深夜，刘诗万悄悄来到医院看望B，他对B说道："熊小华的刑警队长马上拿掉有些困难，但时间不会太久，这个位子非你莫属。罗阳被抓住后究竟说了些什么，是否招供，有没有把我牵扯进去，我一概不知。所以我想让你出院，掌握一下熊小华的动向，我也好采取对策。"

B答应了刘诗万的要求，但他提醒刘，熊小华有可能从他的住院对他产生怀疑，接着忧心忡忡地说道："我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你了，如果事情万一败露，那就惨了，你要为我想好退路。"

刘诗万拍着胸脯说："你这些担心是多余的。我刘诗万在内江的分量你还不清楚？退一万步讲就是熊小华得了手，他也抓不住咱们任何违法的证据。咱哥俩现在没有把柄给他抓住，以后也不会有把柄留给他。在江湖上闯荡这么多年，这点经验还是有的，你不必多虑！"

听了刘诗万的一番话，B沉吟着没有说话。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跟他已绑到了一块，这趟浑水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已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同时他不得不从心里佩服刘的精明和老道，他身为内江黑道的老大，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的确

抓不住他任何犯罪的直接证据，自己干了十几年的刑警，对这些心里很有数，所以他相信刘的话不是吹牛。

想到这里，B来了精神，说道："好吧，我明天就出院！"

罗阳向郫县看守所提出请求，要面见负责他案子的领导，有紧要的事情报告。

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王庆昌，成都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健迅速赶到郫县。

这次罗阳不再有丝毫的隐瞒，把刘诗万和郑海的情况作了详尽的供述，最后还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内江市中区公安分局刑警队有个人跟刘诗万关系密切，刘经常给他钱物。

这一情况引起王庆昌的关注："你说详细些，他们有哪些不正常的交往，是如何接触的？"

"他们见面一般都在晚上，我曾碰到过好几次。"

"刘诗万送给他钱和东西你是否亲眼所见到？"

"有一次是亲眼见到的，刘诗万给了他三万元的支票。"

"这个人你认识么？"

"不认识。他一见到我在，很快就抽身离开了。"

"这个人长的是什么样子，比如身高、胖瘦，有什么特征？"

"中等个，大约四十岁左右，稍微有点胖，常穿不佩警衔标志的警服。"

王庆昌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些对案件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情况。他一直对在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泄密现象很恼火，对内部人员尤其是内江市中区公安分局的内部人员有怀疑，罗阳提供的线索非常及时，他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把

这些公安机关内部的败类清除出去。

他接着又问了一些情况，最后问罗阳还有什么话要说。

罗阳讲述了他在号房里遭暗算的经过，请求把他转移到比较安全的监所去。他说道："这个看守所肯定有刘诗万和郑海的人，我早晚会被他们整死，虽然我知道自己最终也活不了，但我宁愿死在你们的枪口前，也不能死在他们的手里。"

王庆昌没料到罗阳在看守所里竟遇到这样的事情，不由皱起了眉头，看样子问题还真不少，刘诗万和郑海的黑手果真就这么长，能伸到郫县看守所里来？

"你有什么根据说看守所里也有他们安插的人？"王庆昌问。

罗阳说："那个姓范的为什么要投案自首，又这么巧就关在我的号房里，这说明是特意安排的。"

王庆昌和李健副局长交换了一下意见，同意了罗阳的请求。

9 月 23 日，罗阳被秘密转移关押到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

……熊小华感到了内江这片土地的颤栗，痛苦的颤栗……一时间激烈密集的枪声震动四野！……看看这个自以为依靠金钱和权力就能万事大吉的“龙头老大”还有什么招数！……

第十六章

熊小华在毫无心理防备的情况下，被一连串发生的变故冲击得目瞪口呆。案件的侦破刚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费尽艰辛抓获罗阳才寻求到的突破口被接踵而来的事件搅得乱作一团。当程崇贵局长被免职，几个副局长住进医院之后，熊小华才切切实实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刘诗万捎来的口信使他明白了之所以发生这些出人意料事件的根源。

熊小华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憾，从肉体到心灵的震憾。如果不是发生在眼前的事实，他绝不敢相信那些身居要职的党的干部，那些执掌法律身穿代表国家尊严的警服的高级警官们真的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刘诗万果真有如此的能耐，让权贵们无视党纪国法去袒护丑恶袒护犯罪？这中间有座桥梁，而且是刘诗万形成黑势力时早就修筑好的桥梁，这座桥是用金钱堆砌的，于是在他危难之时，这桥便起到了作用。

熊小华感到了内江这片土地的颤栗，痛苦的颤栗。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暴力犯罪在这片土地上之所以如此猖獗，答案不是非常明确了吗？他非常清楚刘诗万传来的话并非空穴来风，公安局长都可以被撤掉，他小小的刑警队长又算个啥，随时都可能被拿掉，借口自然会很容易找到，就像几年前被迫去当行政科长一样。

熊小华笼罩在一片巨大的悲哀之中，他被铺天盖地的压力和周围的明枪暗箭胁裹得几乎喘不过气来。魏常平肾结石发作住进医院更使他忧心如焚，难道案子就真的到此为止，以自己的失败告终？

痛苦和悲哀折磨着熊小华，他一遍又一遍告诫自己，愈是这种时候愈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困难和阻挠越大，说明自己的拚搏越有价值。决不能放任杂草荆棘在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上疯长，决不能容忍曾诞生陈毅元帅等革命前辈的英雄故乡蒙涂污垢。内江因盛产糖而被冠之以甜城的美名，饮誉海内外。她把甜蜜奉献给人们，决不能收获苦涩！地处四川盆地腹部的内江，千百年来挺着厚厚的胸脯，以她的刚强和坚毅承受了一切，忍受了一切，生长甜蜜，繁衍生命，创造文明。这是在承受和忍受的情况下，默默地创造与奉献，在痛苦与折磨中拚搏与奉献，这也许就是历史。

自己没有理由消沉，更没有理由退缩。

杂草丛生的荒芜不属于内江。

腥风血雨的暴力犯罪必须让它在内江绝迹。

熊小华如是想。

内江连续几天一直是阴雨天气，天幕低垂，阴云翻滚，天空似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熊小华轻轻推开局长室的门，他来看望已经卸任的程崇贵局长。在侦破案件中，程局长一直全力支持他和魏常平，在他们最困难时，鼓励他们把案子查办到底。

程局长正在整理准备移交的文件材料，见熊小华来了，示意他坐下。

熊小华默默地坐着，带着颇为感伤的神情看着程局长忙乎。

程崇贵终于忙清了手头的事情，他拍了拍手说道："小华，你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些啥。别没精打采的，这点挫折就把你压垮了？挺起腰杆来。我这个局长干不干没什么了不起，你可千万不能倒下。"

熊小华眼眶有些发热，说话的声音微微发颤："程局长，情况你可能都已经知道了，你的局长被无缘无故免去本来就没有道理，现在几位副局长也都住进了医院，这不足以说明是冲着案件来的嘛。不瞒你说，我现在真感到办这个案子实在太难了。"

"我明白你现在的处境相当艰难，但越是这样你越要坚强。"程崇贵点上一根香烟，猛吸一口，"他们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你垮下来，你必须顶住！我干了二十年刑警，当了十年公安局长，还从来没遇到这样异乎寻常的较量。我现在离任了，无法跟你一道同他们斗，你要代表我，代表咱们警察这个群体打胜这场仗。常平也住院了，你现在肩上的担子很重，但只要还有一兵一卒，就不能放弃阵地，只要有你在，我们

就有希望！况且你身后站着全局的公安民警，站着全内江市的人民群众，你要坚信，正义必定能战胜邪恶！”

程崇贵的话像一记记重锤，敲击着熊小华沉重的心扉。那热辣辣的话语，热辣辣的目光搅动着他心中如岩浆一般喷涌的思绪，那是他的马自达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越是高速行进，越要承受更大的摩擦力，这也许是力学原理，但这种原理无疑也适用于社会，适用于法律，适用于执法者，更适用于刑警。社会监督机制的模糊和法制的不健全导致权大于法，法律的苍白致使犯罪得不到有效的遏制，以致形成金钱、权力和犯罪三位一体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邪恶势力。而刑警的职责就是依靠法律惩治犯罪，于是在这种夹缝中左冲右突，结果越努力受到的阻挠也就越大，甚至作出肉体和精神的牺牲。身为刑警队长的他在前进中感到了这种摩擦力，深深感知了它的强大和无所不在。在侦办案件中，他随时都有一种被擦伤被烧毁的担忧。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某些东西或许并不光明正大，但它的存在就意味着某种力量，某种限制，某种漩涡与深渊。刑警的存在就是与犯罪较量的存在，他没有退路可走，只有前进，并足马力前进，他的词典里只有四个字——战胜、失败。但正是在这种较量中，法律之剑才寒光四射地高悬空中，没有被强大的摩擦力烧毁，也没在强大的金钱和权力等引力的作用下坠落，而是突破了重力与坚厚的屏障斩向违法犯罪者的头顶。也正是在这种较量中，人们认识了自己，认识了社会，同时也改善了社会。这是刑警的自豪和骄傲，他们是执法者的先锋，率先撞碎了人类中的邪恶自私与贪欲意识所筑成的障碍，引导人们走向幸福安宁的美

好境界。然而，在今天，在内江，身为刑警的他在赢得这场较量，成为战胜者之前，谁能说他和他的战友们不是同样面临与承受焚毁与坠毁的威胁呢？

省公安厅刑侦处及成都方面的案侦人员对内江的情况是清楚的，他们深为熊小华的处境担忧，但他们无法也无力改变这种现状，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全力以赴做好成都的案侦和缉捕工作，这也是对熊小华和内江方面提供的最有效的支持和帮助。

岁末。12 月 23 日。根据罗阳提供的线索，王庆昌、李健率侦查员终于探得了龙辉的下落。这是振奋人心的消息，因为龙辉这个人太重要了，对整个案子的侦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庆昌、李健、刘长朴亲自赶到温江，缉捕龙辉。

在温江公园外有一座水库，在水库的水闸下流一百米处有一个小小的三合院，院子两侧是偏房，正中是一幢两层小楼，龙辉便租住在这幢小楼上，在小楼上可以对院外的路一览无余，院子离一道水渠不远，水渠上有一道小桥，小桥是进院子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偏僻，树木掩映，水渠纵横，行人稀少，的确是藏匿的好去处。

弄开楼房的门，一股潮气扑面而来，空空的房内有几样简单的家具。床、书桌和椅子凌乱地摆放着。在书桌上和床头堆着不少书，有侦探小说、犯罪案例、拳击教材，还有迷彩服、手铐、腋下枪套和一双拳击手套。同时还在这里搜到了一张汪卫东和王建宾的合影照片。

当夜，成都市公安局刑侦处一大队副大队长张涛带领10名刑警，温江县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荣孟泽带领4名队员，共同执行抓捕龙辉的任务。

他们兵分三路控制了那幢民房。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过去了，龙辉没有出现。

埋伏守候的刑警们周身潮湿，忍受着寒风的侵袭，又饥又渴，始终没有发现龙辉的踪影。他们有些急躁起来。龙辉是个非常奸诈的魔头，难道他嗅到了什么风声？莫非又有人泄密？但情报是准确可靠的，行动也是异常隐秘的，龙辉不可能有察觉。

李健副局长指示：坚持守候，不准有丝毫的懈怠。

12月27日，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这是个晴朗的日子，阳光融化了寒霜，驱尽了晨雾，使天地豁然开阔起来，水渠的流水发出哗哗的响声，渠边的一丛丛冬青树在阳光的映照下翠绿欲滴。中午12点刚过，远远地传来摩托车引擎的轰鸣，不大一会，一辆两轮摩托车驶进了侦查员们的视野内。上面坐着两个人。摩托车驶过水渠上的小桥，停在三合院门口，坐在后面的那个人下了车。

早就反复看过龙辉的照片，将他熟记在心的侦查员们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人——正是龙辉。

龙辉快步走进了院子，开摩托车的那人等候在门外。蜷伏在冬青树下的侦查员想跃起来扑过去，被张涛阻止了，他低声说："再等等，看还有没有其他人。"侦查员们没有动。

仅几分钟后，龙辉便匆匆出来了。他神色慌张，边跨上摩托车后座边急促地说道："快走，好像有人来过！"

摩托引擎起动，一个转身，驶过小桥。张涛大吼一声：“行动!”侦查员们纵身跃出，喝令停车。摩托车的轰鸣更响了。发疯般地向外冲。张涛扣动扳机，对天鸣枪警告。摩托车开得更快了，朝水库方向疾驰，同时，龙辉手中的枪也响了，他不停地侧身向后射击。

20米，10米、5米，到了！把守水库沿线的荣孟泽看准时机，从藏身之处扑了出去，一掌推向摩托车龙头。

摩托车如醉汉一样摇摇晃晃，但并未停下。这时龙辉手中的枪响得更急了，侦查员们的枪也响了，顿时，枪声大作，歪歪扭扭的摩托因把持不稳，腾空飞了起来，冲出道路，连人带车栽进水库。

侦查员们扑了过去，龙辉在水里扑腾着，与同伙一起举枪乱射。侦查员们再也忍不住了。歹徒的凶狠冥顽，不久前战友的牺牲，使他们怒从心头起，一齐举起枪来，向水中挣扎顽抗的龙辉和同伙倾射子弹，一时间激烈密集的枪声震动四野！

龙辉和那个驾驶摩托车的同伙王振刚被当场击毙。

龙辉死了！这使王庆昌、李健和刘长朴感到很遗憾。虽然他是罪有应得，但死得显然太早了．这并不是最好的结局。

龙辉对警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他在黑社会性质团伙中是个“中介”人物，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下面有听他调遣的喽罗，上面与头面人物有直接的联系，而且他还最清楚王建宾、汪卫东等人的去向。他是侦破全案的关键人物。他的死无疑掐断了很多极有价值的线索，直接影响到案件的侦破。但一切都为时已晚，龙辉已被打得周身是枪眼，再也不

可能开口说话了，这对案侦来说是个无法挽回的损失。

王庆昌、李健、刘长朴在龙辉被击毙，许多线索再度中断的情况下，坐下来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确定了新的方案：从汪卫东、王建宾和罗阳曾经藏匿的邛崃、大邑入手，争取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在专案组移师成都办案时，就曾获得汪卫东、王建宾等曾在邛崃、大邑藏匿活动的情报，而且有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人帮助他们。熊小华曾率侦查员前往两处缉捕，后因种种原因被他们逃脱。现成都警方又掌握了新的情况：资助、藏匿他们的，是邛崃黑道头子许良。罗阳被捕后，他自感处境不妙，闻风外逃。成都警方经过缜密侦查，探得许良已逃到了海南，在海口市中国城 A 宾馆活动，原来指望从龙辉身上探出汪卫东、王建宾的逃向，现在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许良身上了。

王庆昌、李健决定派人前往海南。

12 月底，省公安厅刑侦处大案科副科长刘建强、成都市公安局刑侦处一大队副大队长田荣、率侦查员蔡劲、吴强等人直奔海口。

海口，是海南特区的首府。这座新兴的旅游城市涌动着南来北往的人流，高楼林立，街路如织，热闹繁华同时也鱼龙混杂。尽管刘建强他们已有思想准备，但当他们风尘仆仆来到海口市，才知道要在一个花花世界里找一个叫许良的人，真有点艰难。

中国城是一个集娱乐餐饮于一体颇具规模的场所。刘建

强和侦查员们在国内还从未见过这么庞杂、奢侈、极尽豪华的地方。国内外众多的商家老板集聚在这里各显神通，每天流动的人口无法数计：明星歌星数不尽的星或媚眼频眨或赤膊上阵，竟也观众云集，既混又乱；夜总会、咖啡厅、美容院、桑拿按摩俱乐部、保龄球场、高尔夫球场、泥沙俱下，聚散不定。几位来自内地的刑警在这种光怪陆离的场合，被绕得眼花缭乱。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不停地奔波查找，犹如大海捞针，一无所获。

尽管公安机关经费十分困难，他们还是咬咬牙住进了 A 宾馆，因为据情报提供，许良常在这儿活动。这是一个三星级的涉外宾馆，地处海口市市中心，是最繁华的商业区。凡来海口经商做生意的，因公出差的，甚至冒险者探险者以及非法之徒都爱落脚 A 宾馆。住在这里的客人姓名真真假假，异常复杂，有一个时期据说住此宾馆的人连身份证都不必出示，可见生意做得活了。刘建强他们到此住下之后，除了面对一间间亮着“请勿打扰”警示灯房门紧闭的房间之外，几乎无法可想，找不到任何帮助他们的人。

时间在流逝，精神极度疲惫，巨大的耗资更让他们内心不安。他们向海南省公安厅伸出了求援之手。

海南省公安厅给了他们有力的支持。在当地公安部门的协助下，对宾馆和中国城采取了控制措施。效果十分明显，第二天他们就查出许良一伙曾经在中国城和 A 宾馆活动住宿过，但现在已去了海口与旅游风景区三亚之间的万宁县。海南省公安厅刑侦处马上派员与刘建强等人启程去万宁，奔波了 100 多公里之后，于午后时分赶到万宁。

万宁县公安局刑警队责无旁贷，派出10名刑警，同时万宁县边防局也抽调了10名武警协助工作。鉴于情报中说许良一伙身上均带有手枪和手榴弹，而且当地人员也复杂，为非作恶之徒不少，因此30多名搜捕队员全部配备了冲锋枪。

万宁县公安局事先已做出估计，许良一伙可能住在兴隆温泉万宁康乐园大酒店，这是一家四星级带有温泉设施的宾馆。

这天凌晨四点，搜捕队开始了行动，迅速控制了这家宾馆。

他们先与值勤的保安取得联系，查了登记簿，但没有叫许良的住客。后通过查电话总机的电脑记录，发现14号房有打回四川邛崃许良家的电话号码。此人现正在房间。

事不宜迟。但宾馆由于是四星级的，有它严格的规章制度，不便有冲门冲窗甚至一切惊扰住客的举动，以致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决定耐心等候。

刘建强等却心急如焚。他们千里迢迢跑到海南来，费尽千辛万苦，总算有了眉目，成败在此一举，唯恐有什么意外出现闪失。在此情形下，搜捕队采取了一个较为稳妥的措施，将10名武警化妆成服务员，把宾馆的服务员换下，控制了这一层楼段，其余民警全部荷枪实弹，秘密控制了所有楼道和出入口。

许良一行还有个叫高强的，此人也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知名人物，他是成都一个款姐莉丽的情人，他们共同生活了6年，生了一个孩子。成都警方根据罗阳的供词，后来又查到，莉丽与郑海也有过情人关系，甚至与汪卫东也

有甚为密切的关系。另外，这一伙人中还有个叫王长清的，此人涉嫌一起杀人案。还有一个叫苏卫的，是滨江建筑公司职工，在黑道上亦是赫赫有名。这伙人个个都是亡命徒，搜捕队的民警们不得不加倍小心，力求不同他们正面接触，用短兵相接的方式，出其不意，快速将他们制服，以防止伤害其他住客。

时间缓缓地过去，显得特别滞重，搜捕队一直没有寻求到行动的机会。天渐渐亮了，麻烦也出来了，旅客们进进出出，使行动更难进行。一夜未合眼的民警们不得不格外警惕，把眼睛睁得更大了。

终于，高强开门出来了，正好与不知在门口走过了多少遍的一个"服务员"迎头碰上，这个"服务员"出其不意地问高强："许良呢？"高强未加思索就指了指房内。

民警们早已等不及，好像就等他这个手势似的，猛扑过来，将高强擒住。其他民警冲进房内，许良正在洗脸，冲锋枪已顶住了他的背部，隔壁房间的三人还在床上没有起来，也被生擒活捉。

刘建强等人的海南之行，取得了圆满结果。

但令人失望的是，许良等人仅仅只是提供了汪卫东、王建宾的一些情况，在他们到海南来之前，汪、王二人就已离开了邛崃和大邑，目前对他们的踪迹全然不知……

在海南缉捕许良的同时，成都市区又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它看起来与案件无关，但实际上却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天，金牛区公安分局两名联防队员查获了一名贩毒嫌疑人，此人叫周纲。两名联防队员将此人押送分局。万万没

有料到，已经快到分局大门口时，周纲突然返身逃跑，同时摸出一枚手榴弹扔向两名联防队员。手榴弹爆炸了，两名联防队员不幸被炸倒，一死一伤。正在街上走动的市民惊慌失措，一片混乱。

警车鸣响急促的警笛，追出分局。闻报赶来的市公安局刑侦处大队长朱杰，亲自驾车拦截罪犯。周纲逃到郑海的公司门口正要钻进去，朱杰已经赶到，一个猛扑将其擒住。他愤怒至极，差点拧断了罪犯的脖子。余怒之下他当时就想冲进去抓郑海，但他最终没有仓促行事，及时冷静下来。从全案的大局着想，现在还不是抓郑海的时候。

审讯周纲，周死不承认贩毒与郑海有关，他本人也不认识郑海。

朱杰无可奈何。显而易见，这又是一个甘愿代过的替死鬼。

这件事引起了省公安厅和成都市公安局领导的重视，对全案的侦破作出明确指示：决不能再让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继续下去，要加大力度，尽快结案。

王庆昌和李健副局长交换意见后决定：擒贼先擒王，全面展开对郑海的侦查。

成都方面对案件侦破的推动极大地鼓舞了熊小华，他决心冲破重重阻力，把侦破工作纳入正轨。没有领导还有刑警队员，天不会塌下来！这天，他召开了刑警队全体民警会议。

会议开得庄严而又悲壮。熊小华言词铿锵地说道："现在案件的侦办已到了关键时刻，局里最近发生的情况大家也都

很清楚，这对我们每一个刑警都是严峻的考验。刑警的本色就是钢铁的本色，是鼎青，是瓦蓝，晦暗的黄锈永远不属于我们刑警！阻力和障碍是对我们的淬火，只能使我们更硬更亮更坚强。刑警的代名词就是百折不弯，就是压不垮砸不烂！成都方面的案侦工作已经取得很大进展，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用我们刑警对法律的忠诚，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彻底铲除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邪恶势力。哪怕是用鲜血，用泪水，也要荡尽污泥浊水，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刑警的称号！"

年青的刑警们凝视着他们年青的队长，那掷地有声的话语像迸溅的火星，点燃了他们年青的热血，潘涛站起来了，余涛站起来了，李学军站起来了……

这是一群年青的太阳，正跃动腾升在内江的上空，跃动腾升在阴云雾幔之上。太阳不再是青天大老爷的权力象征，而是这群充满青春活力的刑警群体的共名。他们以鼎青色的光辉瓦蓝色的华彩照耀着淫雨绵绵的城市。权力对法律的戏弄，金钱对正义的玷污，都只能成为他们升临的底座和血婷的产床。他们将面临上升中的明净蓝天和俯瞰之下的晦暗与阴沉。但这群年青的刑警将像银河系的恒星群体一样，哗然凌驾绝无仅有的广阔，凌驾人们心灵喷射的第一束光辉。他们的名字——刑警，将因大潮的冲刷而光彩熠熠；他们的喷薄欲望——与邪恶生死拚搏，将因洞穿潮湿霉朽与坚厚而越发正气凛然。他们对人民的赤诚心声与对法律披肝沥胆的誓言将以光的形式倾注，他们无私无畏大智大勇的胸腔内将永远透射着呼啸之火，他们的亮度与光谱将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国徽之上……

会议结束之后，刑警队员们便投入到紧张的案侦工作中。3月9日，根据摸排到的线索，熊小华率领刑警队的侦查员们，对位于市中区桂湖街的桂西茶馆进行了一次突然行动。现场抓获聚赌、吸毒、非法携带枪支的男女违法犯罪嫌疑人员17名，收缴毒品、毒具、赌资、毒金和武器若干，其中正在吸毒的东兴区小河口镇共和村三组人樊剑，是与枪击孙涛有关的在逃案犯，他藏匿多时，终被抓获，他的供述证实了罗明交待的许多关于刘诗万的问题。

紧接着，熊小华根据樊剑供词中所提供的汪卫东和王建宾家人均清楚二人逃向何处的线索，传讯了江卫东的妻子和王建宾的父亲，在他们矢口否认之后，熊小华向他们严肃指出，如知情不报，查实后将以包庇罪论处。

熊小华和他的刑警队员们四处出击，使内江的侦破工作再露生机。他要制造一种强大的声势，让刘诗万看到案件的侦破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停顿下来，看看这个自以为依靠金钱和权力就能万事大吉的“龙头老大”还有什么招数。

……这是熊小华收到的第二封恐吓信，“文笔比上封信好！”……张经理呆了，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竟敢动武行凶……那样，熊小华就会彻底败在自己的手下。……

第十七章

当B将龙辉被成都警方击毙的消息告诉刘诗万时，正为遏制住熊小华欣喜不已的刘诗万不由得大为震惊。龙辉无论对他还是郑海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仅是他们这条道上的核心干将，掌握着他们的全部情况，而且对汪卫东、王建宾等人的下落也了如指掌，他的死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损失。

但反过来想，龙辉的死又是不幸中的万幸，倘若他被警方抓住，那就非常危险了，谁也不敢保证他在警方的高压之下不把他和郑海供出来，如果他招了供，那他刘诗万和郑海的犯罪证据就会被警方掌握，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由此看来，龙辉的死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死无对证，想到这些，刘诗万也就释然了。

正如他预料的一样，种种迹象表明，他通过上层关系使公安分局的领导层处于瘫痪状态并没有镇住熊小华，这个置身家生命个人前途于不顾的刑警队长，抱定了与他较量到底

的决心，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

他从B的口里还探知熊小华对他的侦查一刻也没有放松，熊小华对他的所有活动都了如指掌，包括他和哪些负责人一块吃饭，深夜造访了哪位领导，某天某时到医院活动他全都清清楚楚。这些情况令他胆战心惊，心里不禁一阵阵发毛。

如此大的压力都不能使熊小华就范，反而更加咄咄逼人，这使刘诗万真的无可奈何了，尤其是刚刚发生的桂湖街桂西茶馆大清查，他的4名手下落水，略知枪击孙涛内幕的樊剑也被抓住，更让他感到心惊肉跳。熊小华不除，就无法摆脱法律的威胁和身陷囹圄甚至走上断头台的危险。必要的时候，看样子只有采取极端手段了，刘诗万在心里暗暗地下了决心。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刘诗万还不打算走这最后一步。他也很清楚，熊小华干了十几年刑警，不仅脑袋瓜特别好使，而且身手非凡，枪法极准，公安机关举行的射击比赛，每次都是他摘取金牌，三、五个人想近他的身还真不那么容易。他决定先敲山震虎，给熊小华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知道厉害。

一年一度的春节即将来临。这天晚上，连日阴雨的内江气温骤降，半夜时分，天上飘下了纷纷扬扬的雪花。两条黑影悄悄摸进了公安分局宿舍楼。他们蹑手蹑脚在楼前走了几个来回，然后踅进中间的门洞，顺着楼道上了四楼，在熊小华家的门前停住了脚步。他们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会，见无动静，便急急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贴到门上。

因节日将近，熊小华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他必须提防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利用节日制造混乱，所以连日来几

乎是住在刑警队。

黎明时分，他才赶回家里，在门上发现了那张纸，只见上面写着：恰到好处就收手，否则叫你卤拌里插竹竿，变成清水光棍一个。

这是熊小华收到的第二封恐吓信，"文笔比上封信好！"他嘴里咕哝着，把纸片装进了口袋里。他暗自庆幸，多亏自己今天来家早一点，如果这纸条被妻子发现，那这个春节就没法过安生了。他非常清楚这是谁做的手脚，真是卑鄙到了极点，竟然采取这种下三烂的手段。难道他们真要对他的家人下手？他的心不由紧紧收缩了一下。

又过了两天，已是阴历腊月二十八了。熊小华的妻子上街置办年货，回到家里，赫然发现菜篮子底部躺着一颗拧开盖的手榴弹。

小华的妻子吓得面如土色，把菜篮丢到门外，给熊小华打了个紧急传呼。当熊小华气喘吁吁闯进家门时，浑身仍在颤抖的妻子一把抓住他的双手，眼泪刷地流了出来，指着门口的菜篮子颤声说："小华，吓死人了，你看，有人……"熊小华紧盯着静静躺在竹篮里的手榴弹，好像那就是刘诗万狰狞可怖的面孔，顿时愤怒的狂飙从心头掠过。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他凝视着面色煞白的妻子。由于受到惊吓，她憔悴疲惫的脸孔在泪水的冲刷下，现出了一道道深深的纹沟。年轻的妻子为了他和他的刑警生涯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啊！在他最艰难的时日里，在他遇到挫折时，妻子总是坚定不移、义无返顾地站在他这一边，给他以支持和关心，用她那柔嫩的双肩承托起家庭的全部重担，哺育孩子，赡养年迈的老父老

母，还要为他的安全牵肠挂肚，妻子有时深有感触地说："可能活在世上最苦的女人就是刑警的妻子了，成天独守空房不说，还没日没夜地提心吊胆。"但她接着又补充说："可是有根线连着我们，那就是法律和正义，你们刑警的事业是神圣的，跟着你我无悔无怨！"每每听到这里，他就紧紧搂着妻子吻个不停，为了这份理解和她那颗纯净的心灵。

为了以防万一，熊小华不得不在年关把爱人和孩子送到外地亲戚家。

送走老婆孩子，熊小华在第二封恐吓信的背面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孩子长大了还要让他干刑警！然后在下面缀上四个字：我的遗嘱。

熊小华做好了一切准备，他把这张纸连同第一封恐吓信锁进了办公桌抽屉里。

刘诗万的敲山震虎没有起到任何效果，春节期间，熊小华加大了案侦的力度，对汪卫东、王建宾、陈树明等在逃案犯的家进行了严密的控制。刘诗万寝食不安，唯恐他的这些亡命在外的手下在过年时突然闯回家里。

被动就要挨打。刘诗万似乎也非常懂得这个道理，他想应该借着上层关系对他暗中关照的有利条件，再进一步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社会以及那些已经畏缩不前（比如住院的公安分局负责人）的民警宣告他在内江的权势和能量，以孤立熊小华和他的那帮年青刑警。

没过几天，他便抓住了一个机会。

春节过后，雪霁天晴，清冷的阳光在寒风的吹动下，抖

抖索索地在雪地上闪烁跳动。

内江市西门大桥街心花园驶出一辆豪华皇冠轿车。轿车驶出花园挤上了桥头，前面是一辆比皇冠还要豪华的蓝鸟王。不知是出于嫉妒心理还是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坐在后边的显然是老板的人发出指令："超过去！"司机一踩油门，皇冠车"哧溜"冲了上去。蓝鸟王也许是出于人多道窄的原因也许是根本就不愿避让，仍稳稳地行驶在道路中间。皇冠车恼羞成怒，强行超越，如脱缰的野马般直撞过去，路边的行人发出一声惊呼，蓝鸟王的司机急打方向盘，皇冠车几乎是擦着蓝鸟王的车身，"刷"的一声疾驰而过。

超越过去的皇冠车并不善罢甘休，将车横停在桥上，挡住了蓝鸟王，于是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原来，这皇冠车正是刘诗万的"座骑"，发出超车指令的正是刘诗万本人。然而那辆蓝鸟王，来头也不小，说不定比刘诗万这个大老板要大得多。这辆车是正大集团公司的。打个比方说，如果说正大集团公司是正规的野战部队，那刘诗万顶多算一个偷偷摸摸打点游击的杂牌队伍。蓝鸟王车上坐着的正是正大集团公司内江分公司总经理张先生。

正大集团公司是个信誉卓著，海内外扬名的大公司，其子公司不仅遍布全国，而且已经形成跨国公司，其资本、实力全国著称。该公司要在哪儿做生意的话，由于它的信誉和强大的资本，哪个地方都沾光，政府都欢迎。它的来头够大了吧，相比之下，刘诗万算老几？

然而双方吵架被人劝开之后，下午两点多钟，这辆豪华皇冠轿车就敢闯进正大集团在内江的分公司。

车上跳下来五个人，其中两个是光头，气势汹汹要找中午在桥头与他们发生争执的张经理。张经理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况且他们不顾桥上路窄人多，强行超车，险些酿成车祸，本身就是无事生非，蛮横无理，他还能不敢出来？张经理走上前来，满脸正气地斥责他们太不讲道理，竟闹上门来寻衅，简直是无法无天！不料他刚走近这伙人，一个满嘴酒气的汉子纵身跃近他，吼道："老子就是内江的法内江的天！"边吼边劈胸一刀砍来。张经理一个躲闪，刀已落到他的肩上，顿时茄克衫开了花，肩上冒出了鲜血。张经理还没回过神来，另一个人又扑了上来，"啪啪"甩了他两耳光，骂道："狗日的瞎眼了，竟敢不给我们让道！"

张经理呆了，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竟敢动武行凶，于是不顾伤痛，死活扭住对方的人不放。吵闹声惊动了公司，保卫科长飞步下楼进行干涉。他见这伙强人不听招呼，砍伤了人还不住手，便拔出"五四式"手枪准备警告，不料两名光头，其中留胡子的便是刘诗万，分别掏出枪来，一支是"五四式"，一支是"六四式"，左右顶住了保卫科长。一时间剑拔弩张，情形一触即发，保卫科长怕伤及公司职工，产生不良后果，只好息事宁人，收回手枪。张经理伤口淌着血，被压抑惊骇得喘不过气来，呆呆地站在一旁，沉默不语了。刘诗万见收拾住了对方，方才罢休，带着手下骂骂咧咧地扬长而去。

正大集团内江分公司地处郊区，该公司马上向公安部门报了案。中区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熊小华立即带领10余名刑警队员赶去调查，查出是刘诗万一伙，而其中一个光头就

是刘诗万本人。

正大集团公司在向当地公安部门报案的同时，也向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领导机关反映了这起恶性事件，省里有关负责同志作了严肃查处的批示。

省公安厅对此事非常重视，委派刑侦处副处长王庆昌、大案科科长刘长朴、副科长刘建强赶赴内江，会同市公安局、中区公安分局研究侦办此案的具体方案。熊小华在会议上提出：这一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说明内江黑社会性质的邪恶势力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们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是在向公安机关发出挑战，应该以此为契机，采取断然措施，以促进全案的侦破。与会人员也一致认为，是该找这位内江的"龙头老大"了，通过此案来揭穿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内幕，跟刘诗万算总账。

可是在传讯刘诗万时，他仍是目中无人，一脸的倨傲。他承认发生的一切，但把责任全都推到了正大集团公司的张经理身上，并且不承认自己和手下有军用手枪，当时使用的是火药枪和"505"防暴枪，还对传讯他提出抗议，声称公安部门要对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

正大集团公司内江分公司保卫科长是部队转业地方的，熟悉枪支，况且他哥哥是民警，用的就是"六四式"手枪，而他本人则用的是"五四式"手枪，他怎么可能把这两种枪认错？保卫科长严正指出：刘诗万用的决不是火药枪和防暴枪。

为了确认刘诗万使用的是军用手枪，让这个不可一世的"龙头老大"在事实面前低头，王庆昌、刘长朴、刘建强和熊小华以及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东兴区刑警队的负责人一起赶

到正大集团内江分公司，找到保卫科长，用“六四”“五四”式手枪进行了一次模拟实验，保卫科长仍一口确定刘诗万和另一个光头用的是这两种手枪。

与此同时，正大集团公司致函内江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强烈要求打击行凶肇事者，否则他们的公司将撤离内江，因为在此地他们没有安全保障。

事情越闹越大，看来，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不下决心是不行了。

刘诗万所希望的就是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制造一起大的事端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是要通过制造事端之后公安机关无奈他何自己安然无恙的结果向社会表明他刘诗万在内江的能量和地位。

他披挂上阵，和王庆昌、刘长朴、熊小华等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

熊小华提出，应立即对刘诗万采取强制搜查措施，防止他把枪支藏匿起来。王庆昌、刘长朴均表示赞同，多次督促市公安局采取行动，但均如石沉大海，了无声息。

紧接着，正大集团内江分公司也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急风骤雨后转眼之间变成了和风细雨，公司代理人出人意料地改变了态度，张经理等人不闹了。保卫科长也改了证词，说当时他可能的确是看错了，他们手中拿的，也许是火药枪。

刘诗万立即交出了一支火药枪、一支“505”防暴枪，并将公安民警揶揄了一番。

跃跃欲试的刑警们傻了眼，领导机关对搜查之事不置可

否，保持沉默，而正大集团公司内江分公司把此事当成了儿戏，像上演了一出小品。他们现在该怎么办？看起来，真的是“四两拨千斤”，正大集团公司——这个海内外知名的大公司，也低头认输了，妥协了，不愿提供证词了，这其中的奥妙谁又能说得清楚？

王庆昌和刘长朴扼腕嗟叹，他们又一次亲身感受到了内江社会层面的复杂，了解到了内江邪恶势力之所以强大的根本原因。

熊小华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感到意外，好像早已有了思想准备，因为他很清楚，自己面对的对手并不仅仅只是刘诗万一人。

刘诗万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和能耐，他密切注视着熊小华，看这位刑警队长会作出何种反应。同时，他与B频频联系，竭尽全力寻求同郑海通话的方法，以弄清王建宾、汪卫东和陈树明等人的下落。他对他们实在放心不下。另外，他周旋于官场之中，向他的关系人施加影响，争取能让自己信得过的人担任中区公安分局局长，那样，熊小华就会彻底败在他的手下。

……王建宾悄然拔枪在手，忽然直指黄文彬，连开三枪……三名年青的人民警察用他们的血肉之躯铸成了永恒的雕像……魏常平出院了……

第十八章

正大集团内江分公司事件的不了了之，使王庆昌副处长感到问题的严重，为案侦工作和熊小华的处境深深担忧。在离开内江之前，他找到市委书记罗开忠、市长胡先春、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付元洪，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案件侦破情况和目前存在的困难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几位负责同志非常重视案侦工作，当即决定召集市公安局负责人和中区公安分局负责人以及有关案侦人员，开会研究案侦工作和解决存在的问题。

次日上午，市委、市政府在常委会议室召开了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熊小华向与会人员通报了案件侦破情况，然后罗开忠书记作了六点指示：

一、市、区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的各级领导都要高度重视案件的侦破，对在逃的案犯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他们缉捕归案。这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犯罪团伙已对内江市的政治

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安宁构成威胁，省委领导已经几次批评内江成了暴力城市，在座的诸位都是内江市的父母官和保护神，应该感到脸红，任何借口和理由都无法推卸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中区公安分局刑警队在案侦工作中花费了巨大心血、排除干扰，敢于同邪恶势力拚搏，已经在侦破案件缉拿逃犯中取得显著成绩，我代表市委感谢你们！

二、要坚定不移地把案侦工作继续搞下去，困难越多，阻力越大，越说明侦破案件的意义重大。这是一场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较量，案侦人员要有足够的信心，党、政府和内江市的人民群众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我、胡市长或是副书记，我们将全力以赴支持你们。

三、财政部门要保证办案经费，实报实销。因为在侦破案件尤其是追捕在逃的重点嫌疑人过程中，开支很大，不能因为经费问题，让民警们窝手窝脚。他们连生命都置之度外了，我们做领导的还有什么理由让他们食不裹腹，行不畅通呢？他们在第一线冲锋陷阵，同犯罪分子生死相搏，我们的各级领导都要当好后勤官，不仅为他们做好供应工作，而且要关心他们的家属，使他们无后顾之忧，这是我们的责任。

四、要增强办案力量。市、区公安部门要把侦破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案件做为大事来抓，抽调精兵强将，充实到专案组去，在案件没有办结之前，不允许以任何借口调动、挪用办案骨干人员，这要作为一条纪律贯彻到案件侦破工作的始终，中区公安分局的领导班子要尽快定人定位，要选用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优秀干部。

五、内部整顿问题要认真搞。公安机关内部尤其是参与

侦办案件的民警一定要纯洁，要忠实于法律，能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能立场坚定，刚正不阿，不为金钱和权力所动，敢于同邪恶势力斗争。对那些拿法律做交易，同恶势力沆瀣一气的公安队伍中的败类要认真清查，一经查实要严肃处理。该调离的调离，该法办的法办，对这样的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姑息养奸。

六、在侦办案件中，尽量摸清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哪些党政干部有牵连，尤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干部。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势力之所以形成，必然有这方面的因素，他们要在党内、政府内寻求保护伞以使违法犯罪活动畅通无阻，拉大旗做虎皮，形成一张关系网。在目前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一些党性原则不强、丧失气节的干部出卖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出卖人格，并不奇怪。那些不法之徒经过长期的“感情投资”同他们手中的权力拉上了关系，用金钱等“利器”割裂了他们的理智。一些党员干部，作为人民的公仆，行为举止却近江湖上的“龙头老大”，交往畸滥，秉承“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黑道准则，手中的权力成为暴敛的工具，玷污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由此可以看出，权力失控，权力不受约束是产生腐败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势力之所以能形成气候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新时期如何放权，如何掌权，如何管权是一个摆在我们各级领导和各级组织面前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在案件侦办过程中，一定要把这方面的问题查清、查准、查实，不论他是谁，不论他是哪一级的干部，都要严肃处理，决不含糊。

罗开忠书记最后再一次特别强调：中区公安分局刑警队

在案件侦破中表现出的正义感、责任感和无私无畏的精神，难能可贵，希望能继续发扬和坚持下去。他有些激动地说道："我们市委、市政府将密切关注着案件的侦破，希望能划上圆满的句号，人们会记住发生在内江的这场较量。历史告诉人们：在正义与邪恶、法律与贪欲的较量中，正义必胜！"

会议结束时，熊小华紧紧握住罗开志书记的手，他是含着热泪离开会场的。

时令已进入1995年5月，如冬蛰一般没有露头的王建宾等终于熬不住不见天日的折磨，出现了。

这天是5月22日，自贡市大安区。

自贡是内江的近邻，他们按照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组织了集中搜捕清查重点犯罪嫌疑人的行动。紧挨着内江的大安区公安分局和平乡派出所对这次行动极为重视，民警分段分管区责任到人，进行细致的清查。

派出所年青的民警黄文彬、李志君、张军三人被分到一个组执行任务。凌晨2点时，他们发现了问题：和平乡胜利村二组一出租房内有形迹可疑的人。

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所房子里住着的正是负案在逃的王建宾、张树云和一个叫黄灵的人。这黄灵也是内江黑道上的烂仔，他带着王建宾、张树云先是在自贡市亲戚家住了几日，后为了安全起见，在自贡黑道朋友的帮助下，转移到这个偏僻幽静的山村来。他们21日才住进这个房子，没想到22日便被高度警觉的和平乡派出所民警发现了。

屋里灯亮着，房门紧关，黄文彬开始敲门，张军和李志

君紧随其后。这时，他们还不知道，面临的将是何等凶残的歹徒。

门开了，屋里的三个人神色尴尬，面露惊惶。黄文彬扫了一眼他们，表明自己是派出所民警，要求他们到派出所接受审查。

张树云站在门口，侧身让黄文彬过去。黄文彬没有识透张的险恶用心，进屋检查。张树云向两个同伙递了个眼色，然后堵住门和李志君、张军搭讪，不让他们进屋。

这时，屋内情形突变，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王建宾悄然拔枪在手，忽然直指黄文彬，连开三枪，黄文彬头部、腹部中弹，身子往后一仰，倒地前使尽最后的力气大声喊道："歹徒有枪！"枪声撕破黑夜，在山间回荡。李志君见歹徒持枪打倒战友，不顾一切，猛力撞开张树云，扑进屋里。张树云这时也已拔枪在手，向李志君连连射击，李志君腿部中二弹，也扑倒在地。紧随李志君冲进屋的张军，见两位战友相继中弹，自己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他没有丝毫的退缩，仍奋不顾身地猛扑上去抱住了王建宾。张树云从腰间掏出手榴弹，在背后猛击张军的头部，张军顿感天旋地转，无法把持自己，也栽倒在地上。此时，黄灵满脸杀气地高声喊道："快拉手榴弹，炸死他们！"

满脸鲜血、昏迷在地的张军被喊声惊醒，他忍着剧烈的疼痛在地上翻滚过来，举枪连连射击。扔下手榴弹，正要脱逃的张树云身中三弹，摇摇晃晃蜷伏在地上，被当场击毙。

张军见击倒了张树云，又憋足了最后的力量，纵身擒住正朝门外跑的黄灵，与之展开了殊死搏斗。张军身负重伤，力

气已渐渐不支。黄灵死死卡住张军的脖子，发疯般喊道："快放手，不然我掐死你！"张军此时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双手如铁钳紧紧咬住黄灵不放，二人翻来滚去，直斗到门外二三十米处，黄灵最终也未能挣脱张军的双手。

这时，李志君苏醒了过来，他拖着断腿往外爬，地上留下了两道殷红的血迹。到了门外之后，他便大声呼喊救援："快来人啊，快来抓歹徒！"喊声在山谷里回应，向远方传去。接着，他又寻找到掉在地上的对讲机，向派出所发出紧急求援的呼叫。

群众终于闻声赶来了，黄灵束手就擒。他在后来的供词中说道："那个叫张军的民警真是太勇敢了，我死死卡住他的喉咙，气都喘不出来，眼珠凸得吓人，还是死死抓住我不放。我觉得我们够亡命了，他比我们还不怕死。"

张军在群众赶来之后，看到黄灵被抓住，这才手一松，头一歪，昏了过去。他那涂满鲜血的头颅枕在山坡的草丛上，染红了随风摇曳的杜鹃花，像一轮火红的朝阳，升起在这黎明前的山野，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现场上，鲜血遍地，受重伤的李志君仍不忘自己的职责，艰难地挪动身体，指挥群众保护现场，抢救战友。

遗憾的是王建宾借着苍茫的夜色掩护逃脱了。

增援的民警赶来了，他们在房子里搜获了海洛因毒品及吸毒工具和那枚拧开了保险盖但没有爆炸的手榴弹。

群众在搀扶三位身受重伤奄奄一息的年青民警时，泣不成声，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苍天保佑这三个孩子吧，他们还这么年青，不该这么早就离开我们，好人命大，好人命大

……"

手无寸铁、率先进屋的黄文彬，肠子被打了6个洞，有一颗子弹从左眼眼角打进去，从右耳上面穿出，造成左右额骨粉碎性骨折，两个枪口均流出了脑浆；张军头部几处受伤，因咽喉被卡，致使说话失音；李志君双腿被打断，因失血过多，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夜幕低垂，山风呜咽。三名年青的人民警察用他们的血肉之躯铸成了永恒的雕像，矗立在巴蜀山川之上，铭刻在天府之国人们的心中。他们用气壮山河的英雄之举，把人民警察的称号化作了隆隆滚动的惊雷，裂云破雾，轰然震响在腐朽与罪恶之中。他们不是轰动星球的领袖人物，不是导引人类发展进程的哲人，不是贴上名优产品标签的企业家，甚至比不上一首歌一个镜头就可以大红大紫家喻户晓的歌星影星。他们只是山村的警察，默默无闻如山间的小草，普通朴实一如他们身上的沾着泥巴的橄榄色警服。但是他们面对罪恶，迎着冒烟的枪口，是那样镇定而又决绝地冲了上去。生命的价值，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这一刹那间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迸发出耀眼的光彩。

自贡血战的消息传到内江市中区公安分局刑警队，熊小华和他的队员们个个泪流满面，悲愤难抑。王建宾等凶犯的丧心病狂使熊小华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被紧紧追捕的逃犯已完全失去了人性，他们随时都可能犯下新的罪行，制造更加惊人的血案。

在市委、市政府召开的案侦会议上，罗开忠书记的讲话

如春风一般融化了案侦工作表层的坚冰，使熊小华和他的刑警队员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坚定了他们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斗争到底的决心，也增强了他们必然取得全胜的信心。

但自内江“5·6”爆炸案和“5·8”枪击案侦破工作开展以来，时间已过去了一年多，案情虽然有进展，一些重点嫌疑人也纷纷落网，但主犯除了罗阳，其他的都还脱逃在外，未能抓获，而且作为“龙头老大”的刘诗万依然是逍遥法外，呼风唤雨，获取他的违法犯罪证据也非常艰难。那些袒护他的人虽然在罗开忠书记讲话之后，不敢再明目张胆，但暗中并不可能袖手旁观。“吃了人家的嘴短，用了人家的手软”，既然有把柄握在别人的手里，就无法摆脱人家的控制。

侦破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证明了这一点。

泄密仍然严重，即使开一个无关紧要的会议，内容也很快被外人知道。省公安厅，成都警方有人要来内江，外面得到的消息，常常比刑警队还快。刚刚捕捉到一点信息，还未动手处置，信息又突然中断。汪卫东、王建宾曾几次悄悄潜回内江，刑警队摸准情况前去抓人，次次都是扑空。

熊小华对刑警队内部的人进行了反复的琢磨，也确定了怀疑对象，但他抓不住证据，没有证据就无法采取措施。对分局明显与刘诗万关系密切的个别人，他更是无可奈何。

对刘诗万的监控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看来早已有人将此透露给他，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刘诗万深居简出，基本断绝了同社会上的来往。看情形，有人（显然是负责干部）可能把罗书记的讲话内容也透露给了他。

就在熊小华心事重重、烦躁不安、苦苦思索对策时，魏常平出院了。

魏常平在医院一时也没有安稳过，案件侦破的进展牵动着他的心，在他动手术取出肾中的结石仅10天之后，他就要求出院。

当他脸色蜡黄地来到刑警队时，熊小华紧紧握住老战友的手，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熊小华向魏常平详细汇报了他住院之后案侦的情况，并讲述了目前存在的困难。

二人进行分析研究，决定还应把主要精力放在侦查汪卫东、王建宾、陈树明等人的踪迹上，只有把这些人缉捕归案，才能使案件的内幕昭然若揭，牵出刘诗万等幕后操纵的人，也才能挖出深藏内部的蛀虫和关系网上的蜘蛛，取得最终的胜利。

……只要给钱，小A什么都敢去干……罗阳被枪决的消息迅速传到了郑海、刘诗万等人的耳朵里，他们欣喜万分，如释重负……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他已别无选择……

第十九章

刘诗万获悉市委、市政府召开了案件侦办会议，罗开忠书记针对他以及与案件有关的人讲了非常强硬有力的话，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收敛，活动也隐秘多了。

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要同郑海取得联系，探知汪卫东、王建宾等现在何处。

因B已几次提醒他，熊小华对他的控制一刻也没放松，所以他不得不加倍谨慎小心，以防被熊小华抓住把柄。手机和电话他不敢使用，派人到成都去，他又怕出现意外，几天来他如热锅上的蚂蚁般急得团团乱转。

就在这时，他获知了王建宾、张树云等在自贡出现，并与警方遭遇，张树云被击毙，王建宾逃走的消息。

必须马上和王建宾、汪卫东等人取得联系。刘诗万再也没有等待的耐心了。

思来想去，只有派小A到成都最合适。他不仅见过郑海，

较为熟悉，而且他的特殊身份也是很好的掩护，没有哪个警察敢去跟踪他。

只要给钱，小A什么都敢去干。当刘诗万提出要他跑成都一趟时，小A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

小A的成都之行非常顺利，圆满地完成了刘诗万交给的任务。他不仅见到了汪卫东和王建宾，还带回了一封郑海写给刘诗万的亲笔信。信上写道：

万弟：

见字如面。对你在内江的处境，我十分清楚，所以一直未与你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保持镇静。大风大浪咱们经得多了，不要被他们唬住。我在成都也并不安稳，他们也是时时刻刻都盯着我，到处搜集我的材料，但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照样是逍遥自在，用咱们伟大领袖的话讲，就是"胜似闲庭信步"。越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越要冷静，切忌毛躁。在适当的时候，我打算让老五和小六（即汪卫东和王建宾）去一趟内江，做点事出来，以减轻你的压力。咱们以后尽量不要直接联系，以防万一，有紧急情况可通过唐老二通气，他是金泰王歌舞厅老板，有掩护的条件，你在最近一个时期尽量不要出头露面。总之一句话，要沉住气。

海哥亲笔

刘诗万看罢郑海的信，放心多了，对劳苦功高的小A，自然是大大地褒奖了一番。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罗阳故意杀人一案已审理结束，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罗阳接到判决书后，没有上诉。

尽管罗阳对判处死刑是在意料之中，早已作好了思想准备，但回到号房之后仍是脸色灰白，面对墙壁呆呆地坐了一整天。在等待押赴刑场的最后几天里，他用歪歪扭扭的字写了两页纸的最后遗言，现摘录于下：

……我快要死了，这是我罪有应得。我杀了那么多人，再有两条命也抵偿不了。都说我是内江第一杀手，现在想想真是一点也不值得，除孙涛之外，我杀的人没有一个跟我有怨有仇，回头看看，我这图的啥子嘛，结果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了。

我真不想死，自己才 23 岁，生活的滋味还没真正尝到，如果不是杀人，就是判个 20 年，我才 40 多岁，还有希望，但我是死定了，杀的人活转不来，自己的罪也抹不掉。想想都是刘诗万狗日的坑的，不是他，我咋会犯下命案，成了短命鬼，可他现在还吃香的喝辣的逍遥快活，想想真不划算。

也不知道我的小侄子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刘诗万知道我供出了他，会不会报复我，对小侄儿下手。他心黑手辣，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我现在快要死了，什么都无所谓了，什么都不在乎了，就担心我的小侄子，他真可怜，爸妈都抓了，我也要永远离开他了，这么小个娃娃，怎么活下去？真恨自己，想当什么黑社会的英雄，放着正道不走，非往绝路上跑，结果死得连条狗都不如，还得连累家里的人。

如果我能再活一回，一定要像熊小华队长那样做个堂堂

正正的男子汉，让人竖大拇指，看得起，歪门邪道在什么时候都走不通。刘诗万的下场肯定不能比我好多少，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

罗阳另外还给熊小华写了封信，说他已被判了死刑，这是罪有应得，熊小华是他最敬重的人，临死向熊队长提个请求，在他死后关照一下他苦命的小侄子，别让刘诗万暗算了，他来生再报答熊队长的大恩大德……

10天后，罗阳验明正身，被押赴郫县刑场，执行枪决，一声枪响，告慰了因抓他而牺牲的烈士的英灵。

罗阳被枪决的消息迅速传到了郑海、刘诗万等人的耳朵里，他们欣喜万分，如释重负。现在是死无对证，光靠那些按着罗阳手印的供词，并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郑海当即决定，派王建宾、汪卫东回内江闹腾一番，以转移熊小华的注意力，把刘诗万解脱出来，同时显示一下他们的力量，扭转被动的局面。

8月24日，深夜12点整。

内江市贾家乡32岁的个体屠宰户杨超，从安岳县购买19头生猪回内江。当杨超押车来到内江胜利收费处时，有5个人趁着车速放慢的时机，爬到了车上。两个手持短枪的青年分左右站在两侧车门的踏板上，喝令停车，坐在司机旁边的杨超在枪口的逼迫下，只好让司机把车停在了路边。

站在踏板上的持枪青年挤进了驾驶室，杀气腾腾地说道："想活命就按老子的吩咐做，否则别怪我们手下无情！"

杨超吓得抖成一团，问道："你们想干什么？"

"这还用问！"其中持枪的一个略瘦的人用枪管击打着方向盘，"往左拐，给我开到新民十队杀猪场去。"

司机和杨超都明白是遇到劫道的了，看看他们手里的枪，不敢再说什么，就把车开到了他们指定的地点。

车到新民十队杀猪场后，只一会功夫，车上的猪就一个不剩全被赶了下来。杨超哀求他们说："几位老哥给我留几头吧，我做的是小本生意，没有这些猪，我就全完了。"

还是那个瘦瘦的人走到了杨超面前，他用枪点着杨的脑门说："快滚！老子给你留条命已经不错了，再停一分钟不走，我叫你俩这辈子都爬不起来！"

司机吓得魂飞魄散，拉着杨超钻到车上，手忙脚乱地发动着汽车，逃走了。

杨超回到家后，把被抢劫的经过告诉了哥哥杨刚，杨刚大怒，新民十队杀猪场的老板他很熟悉，竟然明火执仗对同行抢劫，这还得了，于是次日清晨他和杨超约了本乡的亲友近 20 人到新民十队杀猪场去跟他们算账。

新民十队杀猪场的老板苦着脸告诉杨刚兄弟，那 5 个人他也不太熟悉，把猪送来后说是卖给他的，钱已拿走了一半，说下午再来取另一半，他正忙着给他们筹款子，根本不知道猪是杨刚兄弟的。

杨刚说：我们不管那么多，反正猪是我们的，我们就得讨回去，不告你抢劫罪就已经便宜你了，至于你和那 5 个人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说罢，便把 19 头猪拉走了。

把猪拉回贾家乡后，杨刚有些放心不下，同杨超商议是

不是报个案，防止那几个劫匪再来找麻烦。杨超说，反正猪已经要回来了，就别再惹是非了，如果他们来找麻烦，再报案也不迟。但后来杨刚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吃过中午饭后，便匆匆忙忙到派出所去报案。

杨刚前脚刚走，那5个人竟真的后脚赶来了，还开着一辆白色吉普车。他们到了杨家杀猪场后，凶神恶煞般捣毁猪场，把猪全都放跑了。他们仍不罢休，要纵火烧屋。杨超一看事情闹大了，不得不壮着胆子出来论理，想阻止他们，可是他只说了几句话，那个瘦瘦的青年已不声不响地走到了他面前，拔出枪来对准他，枪声立刻就响了。杨超身中两弹，栽倒在地上，挣扎了两下就断了气。

杨刚带着派出所的民警来晚了一步，他见弟弟被打死，顿时大放悲声。派出所民警一边保护现场，一边用对讲机向中区公安分局值班室报了案。

熊小华接到报案后，立即以最快的速度率领队员赶到现场。凶手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侦查员们在现场搜检到“六四式”手枪弹壳3枚，弹头两枚。

经调查新民十队杀猪场老板等知情人，仅一天时间就把案情基本查清了。经过对照照片和技术鉴定，这5个人的身份也很快得到确定。

开枪杀人的正是王建宾。这也正是他惯用的凶残手段，不声不响，拔枪就打，杀人不眨眼。他果然又在内江露面了。自他在自贡市和平乡开枪行凶伤害民警以来，时间才过去3个月，他又制造了一起血案。

另4名随王建宾一道作案的也是内江黑道上有名的烂

仔。

这次行凶作案，汪卫东没有出面。

在对这起枪击案的侦查中，熊小华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王建宾等人作案时开的白色吉普车是金泰王歌舞厅老板唐世忠的。

看来，这背后必定大有文章。王建宾回到内江并制造血案，并非偶然。他之所以敢顶风行凶，一定有人指使，顺着这条线索摸下去，说不定大鱼会露出水面。

熊小华同时也从这赤裸裸的挑战强烈地感到，对手已向他发出信号：已到了面对面较量的时候了。

几天来，刘诗万一直处在情绪激动的亢奋状态中。汪卫东、王建宾已潜回内江，把熊小华的气势打下去已迫在眉睫。如果逼不得已，就让汪、王二人联手把他除掉。

刘诗万心中也很清楚，熊小华是很难对付的，仅靠汪卫东和王建宾并不够。这时他想到了足智多谋的陈树明和聪明机灵的周英，如果有他俩协助，事情就有成功的希望了。汪、王二人有胆，是见血就眼红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徒，而陈树明和周英机智过人，策划接应很有经验。他们四个人合在一起对付熊小华，应该没有问题。

刘诗万打定了主意，立即进行了安排。

他派小A到威远县去找周英，让周火速返回内江。

陈树明在广州，是他委托广州火车站的哥们照顾的。为了万无一失，他让老婆亲赴广州，接陈树明先到重庆落脚，然后等他安排好内江的行动方式之后，再回到内江来。

同时，刘诗万让B密切注视熊小华的动向，寻找出他的活动规律，尤其是晚上活动的特点，一般情况下什么时候离开刑警队，什么时候回家要尽量掌握住。

刘诗万做好了同熊小华决一死战的准备。他很清楚，成败在此一举。摆在他面前的只有这一条路了，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熊小华不可能放过他，只有孤掷一注，也许才能寻求到生路。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他已别无选择。

……熊小华给潘涛等四位青年的刑警全都配备了双枪……熊小华等待着决战时刻的到来……

第二十章

8月25日上午，熊小华接到周英从威远县打来的电话，说刘诗万要他马上赶回内江。熊小华颇感意外，问周英刘诗万是否讲叫他回来干什么。周英说刘没讲明，只是要他回去，问熊小华怎么办？熊小华思忖了一会，毅然回答说：就按刘诗万说的做，你回来吧。

对刘诗万让周英回内江，熊小华大惑不解。据可靠情报，汪卫东、王建宾现均在内江活动，刘诗万又急着让周英也回来，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难道这背后有什么阴谋不成？熊小华心想，不管他那么多了，周英回内江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一来可以监视刘诗万的活动，二来可以帮助查出汪卫东、王建宾的踪迹，提供案侦的线索，现在正是需要周英的时候，所以熊小华有一种正中下怀的感觉。

周英回到内江后，刘诗万没让他在市里住，安排他落脚在东兴镇一个亲戚家，暂时也不让他干任何事情。

8月28日晚上，周英便加上自己的代号给熊小华打了个紧急传呼。熊小华立刻回了电话。周英说已查到汪卫东、王建宾的下落，他们就住在东兴镇，但具体住址不详。熊小华很兴奋，他要周英在不引起别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查询汪、王二人的详细情况。

又过了两天，周英向熊小华报告：汪、王二人经常晚上进城。汪卫东曾找过他，但没告诉他住在哪里。汪卫东已开始吸毒。

熊小华没有急于行动，他知道现在还不到时候，弄不好就会打草惊蛇，引起刘诗万的警觉。

他把周英提供的情报向魏常平作了汇报，二人研究后，决定成立一支特别行动小组。为防止泄密，特别行动小组要隐秘行动，一旦摸准汪卫东和王建宾的确切行踪，即采取快速行动，将他们秘密捕获。

熊小华亲自精心物色了四名政治素质好，业务熟练、会擒拿格斗的刑警队员。他们是：潘涛，30岁；余涛，25岁；李学军，24岁；陈鑫，24岁。

特别行动小组成立之后，熊小华召集四名组员开了个简短的小会，熊小华宣布：1. 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工作停止，白天休息，晚上行动；2. 具体任务，抓汪卫东、王建宾等；3. 直接受我一人指挥，不向任何人汇报或请示；4. 抓获罪犯后，论功行赏；如果牺牲了，优厚抚恤；5. 行动地点，从即日晚上起，11点开始行动，开地方牌照车，进人东兴镇和市内的交通要道巡查守候。汪卫东已染上毒瘾，经常要到市内购买毒品；6. 一旦发现他们，尽量抓活的，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开

枪；7. 执行任务的内容和所有的行动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包括公安分局的民警和刑警队的内部人员。

熊小华给潘涛等四位年青的刑警全都配备了双枪。他们将面临的是负隅顽抗、丧失人性、凶残至极的魔头，因此人人都要有敢打敢拼敢死的精神。前面已经有战友作出了榜样，敢于眼睛不眨地扑向歹徒的枪口。熊小华掷地有声地对几位年青的战友说道："怕死就不是刑警，现在就看我们的了！"

潘涛等都熟知他们的队长是位豪迈勇武、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平时就信任他，敬佩他，现在能受到他如此的器重，将特殊的使命交给他们，都感到是一种殊荣。他们作好了一切思想准备，即使倒在枪口前，也不能辱没刑警的称号。他们四人相约，都去逐一见了彼此的亲人：父母、兄弟、姐妹。然后私自约定，如果其中有人执行任务时身遭不测，其余的人将义不容辞，将他的亲人当作大家共同的亲人，父母们也知道这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要去执行特殊的任务，但没有一个拉后腿的，对他们全都只有鼓励。场面是感人的，小伙子们嘻嘻哈哈，不露声色，可他们的亲人都知道他们是在佯装。

熊小华心里踏实多了，他相信自己的部下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对法律对内江人民群众都怀揣着一颗滚烫的赤诚之心，把任务交给他们完全可以放心。

当天夜里，特别行动小组便开始了行动。

根据汪卫东、王建宾夜间常在东兴镇一带活动的情报，行动小组身着便服，在汪、王二人有可能活动的重点区域通夜巡查，蹲点守候，连续数日，从未间断，但一直未发现他们的踪迹。

10月11日夜12时许，在东兴镇沱江边巡查的潘涛发现江家花园附近有一高一矮两个人来回溜达，很可疑，于是招呼战友慢慢靠了过去．凑着昏黄的路灯，潘涛一眼就认出那个高个的正是汪卫东。顿时，几名年青的刑警激动起来。但他们没有立即动手，只是牢牢地盯住他．看他们想干什么，争取再多钓几条大鱼。

过了约5分钟之后，汪卫东看样子有些烦躁，拉着那个矮个青年绕过江家花园，顺着沱江边走了约400米，然后拐进一个巷子，来到东光镇茶叶批发市场，在一幢楼前蹲了下来、那个矮个子青年上了楼。

潘涛他们看清了矮个青年所进的楼层和单元之后，觉得是时候了，就迅速开始了行动。

他们一边两个人从黑暗处扑向汪卫东。汪卫东大惊失色，还没能站起来．就被潘涛死死地按住了。汪卫东认识潘涛，喊了一声："潘哥！"话音未落，"砰"的一声枪响从背后传来，一颗子弹从潘涛的肩头擦过。潘涛纵身将汪卫东压在身下，这时枪声又响了，子弹从他们的头顶飞过。潘涛和余涛擒住汪卫东，李学军、陈鑫二人抽出微型冲锋枪，转身去追背后开枪的人，但那人已趁着夜色逃走了。

此时的汪卫东脸色苍白，周身瘫软，几乎直立不起来，从他的身上没有搜到枪支。

擒住汪卫东之后，他们又飞步上楼，抓住了那个矮个青年。原来他是汪卫东手下的喽罗，在江家花园没等到送毒品的人，于是便直接来到这个窝点取毒品。因为汪卫东毒瘾发作，便没有上楼。

为防止节外生枝，潘涛等当天夜里没有对这个贩毒窝点采取行动，将汪卫东押回了刑警队。熊小华当即对汪卫东进行审讯，汪交待开枪的人是不是王建宾他不知道。他还交待，王建宾身上有两支枪，一支是曾杀孙涛的“五四式”，另一支则是他汪卫东的“五九式”。他交待说，因自己染上毒瘾，体质大不如从前，两个月前他自动去重庆戒毒所戒毒。为保险起见，把枪交给王建宾保管，此枪后来一直在王建宾身上。汪卫东最后交待说，他是同王建宾一道回内江的，但没在到一块。他曾向王要枪，约好明天中午在椑木镇书店门口的电话亭打传呼，然后见面，王建宾就住在椑木镇清江桥头的一处民宅里。

熊小华抬腕看表，已是凌晨5点。他决定采取行动。如果开枪的人是王建宾，说明他已知道汪卫东被抓，就不会再露面。如果开枪的人不是他，那就有希望将他生擒活捉。

熊小华迅速作了安排，于上午10点亲率20余名刑警队员奔赴椑木镇。

椑木镇位于内江市东部，距内江市约50公里，这是个交通闭塞的乡村小镇，熊小华他们赶到那里时，已是11点半了。

潘涛和余涛紧紧跟着汪卫东走到书店门口的电话亭里，向王建宾打了传呼。

为了保证行动的顺利，熊小华向电话亭的主人出示了证件，给了他50元钱，把电话亭临时租了下来。熊小华亲自坐在电话亭里，等待着王建宾的出现。

半个小时过去了，王建宾既没回传呼也没露头；一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动静。

一直等到下午 3 点多钟，王建宾依然是无影无踪。熊小华预感到这次行动不会有什么收获了，昨天晚上开枪的人极有可能就是王建宾。

又等了两个小时，太阳已经偏西，熊小华断然决定：不能再盲目地等待下去，必须马上搜查王建宾的住处。毫无疑问，这个家伙已经逃走。

果然不出所料，王建宾所租住的民房内空空荡荡，只有一床被子皱巴巴地摊在床上，窗台上晾晒着一双洗刷过的旅游鞋。询问房主，说他已出去两天了，没有回来过。显而易见，王建宾已经逃之夭夭。

熊小华率领刑警队员火速返回内江市，对王建宾有可能藏身的地点进行大搜查，但一无所获。当天晚上，对汪卫东购买毒品的那幢楼进行了清查，这里果然是个贩毒的黑窝，当场将长期吸毒、贩毒的重大嫌疑人余显才擒获，摧毁了以余显才为首的 5 人贩毒团伙，缴获了一批吸毒工具和毒品、毒资等。

虽然王建宾漏网，但战果还是不小的，接下来便是对汪卫东的审讯工作了。

熊小华和魏常平都非常清楚审讯汪卫东的重要性，因为他掌握着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内幕，而且是刘诗万最得力的干将。如果攻下了他，那刘诗万的罪行便昭然于世。即便他有三头六臂，也休想逃脱法网。为了保证审讯工作的顺利，魏常平指定富有经验的预审科长蒋明旺披挂上阵，力争一举获得全胜。

在审讯的前期，收获还是比较大的。汪卫东坦白交待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汪卫东，1967年生，汉族，内江市中区人，捕前住沱江坝7幢楼。他15岁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1986至1990年因伤害罪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一直跟随刘诗万混迹社会，为非作歹。

此人身体强壮，性格冥顽，是一个黑道上称为有“义气”的人。他凶狠霸道，野蛮粗暴，被刘诗万称赞为自己的“拚命五郎”、有豪侠之气的贴身保镖。只要刘诗万有需要出头摆平的事，大都是他一马当先，不计后果。

被捕后，刑警队员从他身上搜出一个身份证，照片是他的，名字却叫黄忠林。此证是W县公安局签发的。汪卫东在审讯中交待，身份证是他在W县认识的一个叫刘强的朋友经办的。刘强说此事好办，只要给2000元钱就行了。汪卫东给了钱后没几天就领到了货真价实的身份证。由于此证是W县公安机关颁发的，熊小华专程去了W县一趟，找到刑警队副队长和分管局长，告知此情，让他们帮助调查，结果既没查到刘强，也没查出身份证是谁办的。内江市公安局制证所验明身份证不是冒牌货，签发日期是1992年12月31日，有效期10年。在侦办案件中，后来抓住的几名案犯也都是此县公安局颁发给他们的身份证，名字当然都是假的，难怪缉捕工作会如此艰难，化了名的身份证成了凶犯的通行证和护身符。据说这个县的公安机关出卖身份证还挺有些名气，于是成了违法犯罪人员的庇护所和通行站，奇怪的是直到现在W县也没有对此事调查处理，看样子他们是不想断了这条财路。

就在审讯汪卫东步步深入时，被称为肠子都不拐弯的“拚命五郎”却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态度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变化，惊恐变为镇静，怯惧化为倨傲甚至蛮横。他不仅推翻了原来的供词，而且对凡是涉及刘诗万的问题，他都竭力回避甚至为他开脱，后来干脆就说不知道。他根本不承认他是“5·8”枪击案持枪杀人者之一，只说自己在医院出现过，但任务是看孙涛在不在医院，他说杀孙涛的是罗阳、王建宾和龙辉。罗阳和龙辉已死、王建宾在逃，无人与他对质，他可以咬定这些进行顽抗。

熊小华和蒋明旺开始对汪卫东态度的急剧变化颇感诧异，弄不清问题出在哪里，后来看守所发生的一系列不正常现象才使他们解开了谜底。

汪卫东在看守所成了一霸，有人甘愿为他洗衣擦鞋。他的穿着从头到脚全都换成了名牌。审讯他时，他抽的香烟比民警们高出几个档次。他恃仗谁的权势，钱从哪儿来？既然东西和钱有人送，而且能畅通无阻地送进来，那他同外边的联系就简直易如反掌了。由此可见，看守所也并非清静之地，但熊小华对此又无可奈何。

通过外围侦查，熊小华掌握了刘诗万在汪卫东被捕之后频繁活动的情况。他曾让人捎信给汪卫东，要他沉住气，坚持住，只要不招供，就有办法救他。他关照汪卫东的父母和妻子，让他们放心，今后他们的生活来源由他提供。也许正因为这些，汪卫东才誓死庇护刘诗万。

熊小华决定采取措施，截断汪卫东同外界的联系。据可靠情报，同汪卫东联系的人是他的妻子江三妹，于是决定对

她实施拘留。

江三妹显然听到了风声，躲得无影无踪。侦查员们在行动时搜出了她同汪卫东通的几封信，熊小华仔细地翻阅了一遍。

汪卫东给江三妹的第一封信：

三妹，你好！

今天给你写信，因为昨天我得到消息，知道你一切都好，我就放心了。我的事情你不要担心，你自己保重好身体就是了，请你一定、一定不要再吃白粉了，不说对得起别人，主要是要对得起自己和父、母亲，因为我现在又不能帮你了，请你一定不要再和原来一样脾气那么怪，我对你怎么样你是知道的，我也不要求你什么，只要你记得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

另外，你去办一点事，代我问表弟好，让他注意自己的身体，因为他是得不得病的人。还有你去告诉万哥一下，我在里面一切都好，因为那些事是我个人的事，和任何人无关，请他放心，不要相信外面乱说。其他也没有什么，这里再一次告诉你，千万不要再吃了，下次再谈。还有，去把我放在别人那里的衣服拿回去。

祝一切好

担心你的人：老五

95、10、3

江三妹写给汪卫东的回信：

老公：

你写的信我收到了，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说，我在外面一直跟表弟都没有联系上，而且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万哥那里我去了，你在里面一定要守口如瓶，千万千万什么都不要说，这样你还有希望，即使以后又出什么事，你都说当初是他们拿枪逼你去的，但是最好什么都不要说，这样对你才有好处，看完信后请立即烧掉，以免给警方捉住把柄。还有从下个月起，我保证每个月给你送一千块进来，谁给的钱你应当清楚，如果我没有来，就叫四姐带给你。

三妹

汪卫东给江三妹的第二封信：

三妹子：

你好！

关押又有一个多月了，你的消息却一无所获，外面的情况也不知道，万哥还好吧？心中很是想念你，不知你近况如何，还在吃粉没有，身体可好？你的一切都让我放心不下。

几十个日日夜夜，期待着你的来信，期待着你的问候，然而每天从早上开始盼望，到了晚上，等待的都是失望，难道真的如同他人所说，人走茶凉，我知道这句话对你是一种无以伦比的伤害，请你原谅，但你又知不知道一个在高墙铁窗的囚禁之中，收不到亲爱的人的来信和问候，又是怎样的无助，又是怎样的心酸！

现在我不知道我的事究竟如何处理，不过，你

也深知我的脾气，自己的事决不会拖累任何人。

在这里请你帮我办一些事，你无论如何一定想办法给我拿三千元钱来，我有急用，另外帮我买一些吃的东西和烟，办好以后，你知道找谁能带给我，这里就不说了，我要的衣服在你家拿到以后给我送来，我要些什么衣服给家里写的，信上已说了，这里就不说了。

另外，我最担心的人就是你，如今我没有在你身边，希望你能自己保重自己，注意自己的身体，尽量控制自己不去吃粉，至于我也不必过多担心，这话你一定转告万哥，我会好好对待自己，就此搁笔，下次再谈。

请尽快帮我办好一切事情。

夫：卫东

95、10、30

江三妹给汪卫东的回信：

老公：

你好

你的来信我已经收到了，我是昨天才看到了，因为我昨天才回来，看到你的来信我哭了。特别是那句人走茶凉来比喻我，对我确实是一种伤害。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好想你，几乎每晚都睡不着觉。我知道你在里面过得很苦，很需要我的安慰和问候，可是我又何尝不是同样的需要你。你应该绝对相信我对你的感情，虽然你在外面的时候，我经常和你吵

架和打架，但是你又知不知道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我是多么地深爱你，可以说到了不能分开的地步。特别是你和重庆那个小红好的时候，我心里是多么痛苦，但是从外表我从不表露出来。唉，现在说这些都是多余的，我只知道我离不开你，不管你的结局是什么，我都会等你，请你一定相信我说的这些话。其实我在外面也过得很苦，原来的很多朋友都避开我，深害怕会沾上什么似的。只有万哥关心照顾我们，你一定要知恩图报。你在信上说你需要三千块钱，我在外面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办好。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没有万哥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在邛崃待了一个多月，十哥他们明知道你已经逮了，也没有帮助过我。所以说现在一切都只有靠我自己，我在外面已经把粉戒掉了，也长胖了很多，如果你现在看到我，一定会很高兴。你在里面很想要一件皮衣，等一阵我会给你买来。老公，你在里面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自暴自弃，只要能挺住，就有办法，你不为自己考虑，至少要为我想想，我这么辛苦的在外面等你是为了什么，虽然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婆，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你应该也很清楚这点。自从你被逮了过后，刑警队这几天逮我也逮得很凶，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待在家里。即使我被逮了，他们也不要想从我口里得到什么消息，你又不是别人，你是我老公呀。老公，你在里面整

天不要胡思乱想的，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你放心！你知不知道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可以说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在夜里长期做梦，梦见你，梦见你和我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我不在乎什么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我毕竟还曾经完完全全地拥有过你。

其实我还有好多话想对你说，但是又说不出来，只希望你知道，外面有一个深爱着你的人在等你，等你出狱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过快乐的日子，我一定会补偿我原来的过失，原来的不对，完完全全的做一个你心目中希望的好老婆。还有就是你在信上说的衣服我已经拿回来了一些，还有一些我不知道在哪里。另外，还是没有表弟的消息，但万哥说他会很好的照顾他，你就不要担心了。

好了，信就写到这里，祝你一切平安，好好的待在里面，说话要注意，最好什么都别说，只要不开口，神仙也难下手。你如果需要什么，就写信出来给我说，可能过了这几天我又要走，但是我会给那个你也知道的人打电话的，知道你在里面的情况。

爱你的老婆：三妹

熊小华看完这些信，觉得收获不小。汪卫东信中所讲的表弟，很有可能就是王建宾，而刘诗万他们在信中几次提到，印证了他所侦查到的情况属实。从信中还可以看出，江三妹与刘诗万接触密切，抓住江三妹已很重要。如果能从她嘴里掏出实情，案件就能向纵深发展，取得决定性的突破。

他立刻召集特别行动小组成员，进行布置：在缉捕王建宾的同时，寻查江三妹，力争尽快将其捕获。

经过几天的追踪查询，江三妹的下落终于被侦查员们找到了。这天，守候她已久的潘涛等探知她回到了内江，并踩准了她当晚的落脚点。她住在一个叫金勇圻的吸毒者家里。

夜10点整，特别行动小组开始了行动。当侦查员们破门而入时，这个勇敢的女人和姓金的吸毒者已双双钻到床底下，以为这样就能逃脱灭顶之灾。

熊小华亲自对她进行审问：

问：公安人员到金勇圻家来，你为什么要躲到床底下？

答：害怕公安抓我。

问：公安为什么要抓你？

答：因为我老公汪卫东的事要抓我。

问：因为你老公汪卫东什么事？

答：因为我老公犯了法。

问：你老公犯了什么法？

答：不晓得。

问：既然不晓得，你为什么要害怕？

答：不晓得。

问：那汪卫东失踪一年多时间，连你都找不着他，是因为什么？

答：不晓得。

问：江三妹，你应该清楚你眼下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这种态度对你没有什么好处。我问你，汪卫东写给你的信和你

写给汪卫东的信是否事实？

答：是。(她显得有些紧张，泛着青灰色的脸上渗出了细碎的汗珠，她用手背抹了一下苍白干裂的嘴唇)

问：这些信是谁交给你的？

答：(沉默良久，又恢复了原来的神态，眼皮搭拉着，嘴角紧绷）不晓得。他们塞在我屋里。

问：你的信，汪卫东要的东西、钱等，你是托谁交给他的？

答：我自己送进去的，没有托谁。

问：你不认为你的谎话说得太离谱了吗？你应该清楚汪卫东犯了什么罪，也应该明白不讲实话的严重后果。难道你年纪轻轻就甘愿为罪犯殉情？现在让你主动讲出实情，是给你减轻罪责的机会。你现在采取这种对抗的方式，坚持与法律作对，以后是要后悔的。希望你能认识到这一点。我再问你一遍，帮你传递信件的人是谁？

答：(沉默。牙齿将下嘴唇咬出几个发青的痕点）你不用再问，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问：那你对信中的话如何解释？

答：瞎讲的，我是为了安慰他，给他壮胆子。

问：安慰他就是叫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和违法行为“守口如瓶”？

答：我不晓得他有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所以叫他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问：要不要我把你写的信再读一遍给你听听？你真的甘愿为了包庇罪犯把自己的青春葬送掉？

答：我不知道的事怎么能是包庇，汪卫东说他没有犯法，我相信我老公的话。

问：你在信中写的表弟是谁？

答：表弟就是汪卫东的表弟呗，还能有谁。

问：那你说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又是怎么回事？汪的表弟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

答：我忘了。

问：你送给汪卫东的钱是谁给的？给了你多少钱？

答：是我自已的钱，没有谁给我。

问：你在信中所说的万哥是不是刘诗万？

答：这还用问，当然是他了，在内江谁不知道万哥（说这话时，她好像吸足了白粉，浑身提起了精神）。

问：刘诗万为什么要帮助你们？他给了你们哪些帮助？

答：他和汪卫东是朋友，当然要帮他了。他的帮助就是关心我、照顾我。

问：怎么关心和照顾的？

答：（沉默，不语。眼睛睁开了，但目光躲躲闪闪，过了约 5 分钟）万哥是个仁义的人，他的关心和照顾是我们自己的事，我没必要讲出来。

问：你和他之间有哪些接触往来，他对你都说了些什么？

答：（有些警觉地眨了眨眼，双手捏在一起使劲按了按大腿和膝盖）没有什么接触往来，他也没对我说什么。

问：这和你刚才讲的话不是自相矛盾了吗？

答：随你怎么想，我什么都不知道。

问：看样子你真是想与法律对抗到底了。拒绝我们的劝

告，继续执迷不悟，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希望你能认真地考虑一下。能不能把你知道的事情讲出来，争取将功补过？

答：我什么都不知道，针过线不过，我要晓得的我才说。

……

审讯已形成僵局。这个搽脂抹粉的女人像被人踩了一脚的假花，形和神都走样了，她就给你来一个死泥鳅不翻肚。

熊小华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汪卫东和江三妹的信已经把刘诗万牢牢地钉在了耻辱柱上，想摆脱也摆脱不了。

熊小华暂时中断了对江三妹的审讯，将她秘密关押起来。但他很清楚，刘诗万嗅觉灵敏，又有甘愿为他效命的“警方哥们”，他不会不知道江三妹被抓。这样也好，让他猜不透摸不准江三妹被抓之后究竟供出了些什么，逼他出洞，然后让他充分暴露，钻进早就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

熊小华为了防止刘诗万采取防范措施，召集特别行动小组成员，要他们趁热打铁，尽快摸清王建宾的行踪，将他擒拿归案。并宣布，如果王建宾暴力拒捕，可以将他当场击毙。熊小华同时要求他的部下，要严格保守机密，不得将汪卫东、江三妹通信的内容泄露给任何人，尤其是牵涉到刘诗万的一些情况。

他在征得魏常平同意后，对看守所采取了有效的防范措施，任何闲杂人员不得接近汪卫东、江三妹，不准有任何东西送进看守所，对汪卫东夫妻进行全封闭关押。

熊小华等待着决战时刻的到来。

……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使他处在惶恐不安之中……他知道自己没有别的选择……除掉熊小华是唯一的途径……再见了，海儿……

第二十一章

一

汪卫东被捕，江三妹被抓，使刘诗万大为震惊。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使他处在惶恐不安之中，连日来，惊悸、忧愁和绝望笼罩着他，夜里常常被恶梦惊醒。他能够使用的手段全都用上了，不仅未能阻止熊小华的攻势，反而绞索越套越紧，把他逼到了没有任何退路的绝境里。

汪卫东一直伴随在他的左右，对他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一旦顶不住压力供出实情，他顷刻之间就会完蛋。他利用江三妹，在看守所哥们的帮助下，终于稳住了汪卫东，可江三妹现在也被熊小华抓住了，这更加重了他的危机感。

原指望汪卫东、王建宾和陈树明、周英能联手干掉熊小华，使他转危为安，还没动手就先被人家生擒活捉一个。他非常后悔没有管住汪卫东。他对汪染上毒瘾是清楚的，应该给他送些毒品过去，这样他也就不会出来搜购毒品，被熊小华发现了。

但不到最后的关头就决不能认输，束手就擒不属于他刘诗万的性格。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就得拚下去。他决定走最后一步：干掉熊小华。

汪卫东被擒的那天晚上，王建宾侥幸逃脱，他把他安顿到远离市区的成渝高速公路边的一个小养殖场里。这天夜里，他让小A把王建宾接回了内江市，躲藏在他的情妇刘倩处，让王建宾随时做好枪击熊小华的准备。

陈树明已从广州赶到重庆，他派人到重庆找陈，让他速回内江。

周英躲在东兴镇，他要他近日内不要出门，随时听他的传唤，有大事要他去做。

与此同时，刘诗万叮嘱B，要他三日内提供熊小华的活动情况，如有单独晚上活动的机会，马上告诉他。

在做好这些准备工作的同时，他又委托他在看守所的关系人，尽量摸清汪卫东和江二妹在审讯中是否如实招供，另外请多多给予关照。

刘诗万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知道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内江黑道的朋友已是人人自危，渐成土崩瓦解之势，没人能够帮他。郑海远在成都，鞭长莫及，况且警方也是紧紧追着他不放，处境也十分险恶，自顾尚且不暇。政界的朋友已经尽了心也尽了力，现在再让他们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出面干预，显然是无法行得通了。形势明摆在那里，只有靠自己救自己了。除掉熊小华是唯一的途径，一旦这个心头大患去掉，案子就可能不了了之，至少可以免遭灭顶之灾，缓解目前险峻的处境，自己还有绝处逢生的机会。王建宾等已经

是身负命案的亡命人，再杀一个熊小华也就还是那个罪。他可以把一切罪责都推到他们头上，只要他本人不亲自动手作案，没有证据让警方掌握，他们就奈何不了他。

想到这些，刘诗万的精神稍稍有了些振作，他把一切希望都押到了B和王建宾等人的身上。为了保证这次行动能一举成功，他反反复复思考推敲着行动的方式和步骤，如何应付动手时有可能出现的任何意外情况和变故，力求周密再周密一些，细致再细致一些。

身为刑警队长的熊小华，身经百战，不仅勇猛过人，而且机智超群。还有就是从来枪不离身，警惕性很高。要想放倒他，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必须趁着他单身一人的时候，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将他一枪击倒，而且要击到要害处，让他没有还手的时间和机会，否则就很难取胜。时间最好能是在深夜，这时候人迹稀少，便于隐蔽，开枪时目标相对集中，而且能使他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不易脱身，行动结束后自己的人便于逃遁。地点最好能在室外，在街的拐角处或是小巷里最理想，能为突然袭击带来便利，而且可以近距离射击，使他防不胜防，躲不胜躲，也能大大提高射击的准确性。使用的枪支最好是军用"五四式"，这种枪射程远，威力大，致命性能强，也便于携带，另外这种枪在社会上比较普及，会给事情结束后警方的侦破造成困难。这次行动人员的具体分工最合适的方案是：B负责提供熊小华单独行动的时间，地点和有关情况；王建宾担任枪手，任务最艰巨；周英负责望风和接应，行动结束后掩护王建宾逃走；具体策划和落实就非陈树明莫属了。枪杀孙涛的

那次行动，他就干得很漂亮，这次他也一定能安排得丝丝入扣、万无一失。完成这件事后，他们必须远走高飞，看情形几年内是无法回内江了。出逃后落脚的地点已经选好，就到广东南海去，那里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办了个养殖场，用的工人全是天南海北的民工，有绝对的安全保障，生活来源更没有问题，钱够他们花一辈子不说，朋友也会很好地关照他们。

……

刘诗万构思着，琢磨着，几乎方方面面全都想到了。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绞尽脑汁过。直到他认为天衣无缝不会再出现任何漏洞了方才放下心来。他好像已经看到熊小华仰面倒伏浑身鲜血的场景，好像看到刑警队员们惊慌失措垂头丧气的无奈神态。几丝笑纹终于爬上了他一直晦暗的脸上。

这天晚上，他总算睡了一个没有恶梦缠绕的安稳觉。

就在刘诗万紧锣密鼓，准备实施最后一步方案时，内江市接连发生的事件搅乱了他的阵脚，使他手足无措，惊慌异常。

周英向熊小华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王建宾有可能和龙华在一起。

龙华，男，20岁，市中区乐贤镇高坝村村民。他是1994年8月发生在内江市的重大凶杀案、强奸案负案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也是内江黑道上的“名人”。他最近潜回内江，藏匿在市民路一居民家中。

刑警队副队长郑建智立即带领5名刑警队员驱车前往市

民路，找到龙华的藏匿之处，踹门入室，将窝藏在此的龙华等五男一女一举擒获。当场缴获子弹上膛的小口径手枪一只，火药枪两把，匕首一把，吸毒工具一套，海洛因4克，火药、钢珠弹无数及大号改刀、钢撬棍等盗窃作案工具。

但这五男一女中没有王建宾。

犯罪嫌疑人龙华，1994年8月6日下午4时，伙同两名歹徒在甜城大厦二楼溜冰场调戏少女王某，龙华持火药枪当场将王的表哥黄春打死，并击伤一人，然后将王某挟持到高坝村一组其家中将王奸污。1994年11月中旬，龙华又伙同几名歹徒在东兴镇和平桥一家餐馆内为一点小事将顺河镇一名叫幺弟的青年打死，真是作恶多端，血债累累。

龙华被依法拘留，另5名不法之徒也被收审。

在审讯中，龙华承认不久前曾与王建宾有来往，但后来王建宾就逃走了，离开了内江市，好像现在住在成渝高速公路边的一个养殖场里，详细情况他就弄不清楚了。

熊小华立即组织人进行侦查，终于找到了那个养殖场，但据反映，王建宾已于几天前就离开了那里。

虽然没有抓住王建宾，但战果还是不小的，不仅捕获了重大犯罪嫌疑人龙华，而且终于摸到了王建宾的踪迹。这说明他还在内江附近活动，极有可能又回到了内江市区。

这之后发生的一件案子，证实熊小华的推测是正确的。

10月26日晚上11点45分，一个满身血污的青年，在内江制药厂保卫科的人陪伴下来刑警队报案：当晚11点时，他在制药厂附近的一家餐馆遭到三男一女抢劫，头部被一歹徒用军用手枪枪柄击伤，身上的中文传呼机和近千元现金被洗

劫。

根据受害人提供的情况和刑警队掌握的线索对照，持枪施暴的4人中，有一人很像在逃的王建宾。熊小华亲自带领特别行动小组出击，10分钟后，抵达内江制药厂的单身宿舍区。据保卫科的人提供的可靠情报，几名案犯藏身在这幢楼房里。

已是零点25分，特别行动小组开始行动，他们手握武器，撞开了涉案女嫌疑人刘倩在四楼的单身寝室。刘倩惊惶失措，但拒不讲出其他几名案犯藏匿地点，反而大声哭叫，企图通风报信。警觉的熊小华马上识破了她的用意，迅速命令潘涛等立即分头搜索，果然在二楼发现了几名案犯的窝点。

熊小华一马当先，飞起一脚踢掉门锁，侦查员们纵身而上，直扑室内。正在吸毒的两名男子见势不妙，来不及穿衣裤，跳起来扑向窗口，想从窗口逃走。熊小华跃上前去，喝令不许动。这时，也紧随侦查员们进屋的刘倩哭闹着拉扯住潘涛等人，想掩护那二人越窗。与此同时，躲在屋里的一名青年突然举起手枪，对准熊小华使劲扣动扳机，但枪却未响。那人急得龇牙咧嘴，双手抱枪再次用力扣扳机，结果枪还是没响，原来他在慌乱之中未打开手枪保险。好险！熊小华猛急转身，闪电般扑过去将那人压倒在地，夺下了他手中的枪支。那两个站在窗口的人乘机跳出窗外，在夜幕的掩护下逃脱了。

这次突击行动，共抓获一男一女两名犯罪嫌疑人，缴获"六四式"手枪一支，子弹6发和一批作案工具。持枪犯罪嫌疑人叫周亮，市中区人，所持枪支正是王建宾曾在贾家乡杨

家杀猪场用过的“六四式”军用手枪，他就是用这支枪射杀了个体屠宰户杨超。

审讯中，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刘倩和周亮不得不承认刚才跳窗逃走的二人中，有一个就是王建宾，但刘倩隐瞒了是刘诗万将王安排住在这里的事实。

熊小华感到非常遗憾，如果不是刘倩又哭又闹拖住潘涛等人，王建宾插翅也难逃脱。

紧接着，魏常平和熊小华组织刑警队、治安队50余人的搜捕队，对王建宾有可能藏身的所有地点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查。

刑警队的几次行动使刘诗万更加恐慌起来，他感到情形已严重到容不得再有半点耽搁的程度，可是陈树明不知什么原因迟迟不回来，心急如焚的他不得不再次让老婆冒着风险赴重庆找他。

刘诗万从熊小华行动神速、目标明确中觉得有蹊跷。难道他真能神机妙算，每次都能这么快就弄清要抓的人的踪迹？汪卫东是这样，王建宾也是这样。看情形极有可能有人向熊小华提供情报，而且这个人就在他的周围。

他把几个心腹之人仔细地推敲了一番，认为最值得怀疑的对象是周英。当他把一连串发生的变故与周英联系到一块时，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为了最后证实周英是否成为警方的内线，他决定探探他。

这天上午，周英突然接到王建宾的电话，约他晚上10点在沱江大坝见面。周英迅速将这一情况向熊小华作了报告。熊小华指示他：按约前往大坝，但务必要提高警惕，防止出现

意外，他会带人前去大坝接应。

当晚9点半，周英即赶到了王建宾约他见面的地点。10点整，果然有条黑影在大坝上出现，悄悄向周英接近。熊小华率特别行动小组的侦查员们猛扑上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此人擒获。但此人并非王建宾。

这个被抓住的青年供认，他是江边码头的搬运工人，方才有人出二百元钱，让他到大坝找一个姓周的拿一样东西，他见只拿一样东西就可以挣二百块钱，便很爽快地答应了，不知公安为啥要抓他。

熊小华马上意识到不对劲，刘诗万和王建宾极有可能已对周英产生了怀疑，应立刻对周英采取保护性措施。

次日凌晨，周英在东兴镇被警方拘捕、关押。

刘诗万很快得知了这一消息，他知道这是熊小华故意要的花招，但又无可奈何，只能颓丧地长吁短叹，自怨自艾。

就在这时，他老婆也从重庆回来了，带来的并不是找到陈树明的好消息，而是几乎让他晕倒的讯息：陈树明已被重庆的警方拘捕。

刘诗万顿时被重重地击倒了，他精心构想的最后一战彻底流产。他悲哀地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已是彻底完蛋的结局，仅靠王建宾一人根本无法把熊小华置于死地，弄不好等于主动把猎物送上门去。

他安排王建宾马上逃离内江，远走高飞，并写了一封信，让王建宾先到成都，把信交给郑海。他在信中写道：

海兄，你好！

我已面临绝境，无任何回旋的可能。在此向老

兄通报一声，千万不必再为愚弟操心费神。这是我最后一次向你告别，你一定要珍重再珍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老兄身上了！

海兄，你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人有三种活法：一是轰轰烈烈，流芳百世；二是平平淡淡，了此一生；三是轰轰烈烈，遗臭万年。第一种活法我们显然渴求不到，第二种活法我们不能甘心，只有选择第三种活法。人活在世上只要能轰轰烈烈，管它是哪种方式，只要活得有滋有味，身后的事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你的话跟我的想法是完全一样的，人生能享受的我都享受了，该品尝的也都品尝了，所以我对任何一种结局都无怨无悔！

另有一事相托，如为弟有什么不测，请老兄关顾一下你的弟媳和侄子。

再见了，海兄……

……在坍塌的刘诗万的居室里，他只看到了一具烧得焦黑的躯干……

第二十二章

山城重庆。

长江、嘉陵江环抱着楼群高耸的城区半岛。此时正是夕阳西下的黄昏时分，铜锣峡口吹拂来的阵阵江风挟裹着丝丝寒意。两江汇合处的两江大厦屋顶的旋转厅缓缓转动，让在厅内就餐、小酌、品茗的人们，在梦幻般旖旎迷人的环境中，欣赏山城的黄昏景色。

在靠近观景玻璃窗的餐台旁，对坐着两个衣着不俗的客人，他俩的年龄都在30岁左右。那个身材矮胖、略略有些秃顶的人是专吃铁路的大盗，名叫杜九；那个体形瘦削、脸色灰黯、露着络腮胡茬的便是逃出内江已有二年多的陈树明。

二人频频举杯对酌，忘乎所以地摆着龙门阵，根本没有在意重庆铁路公安处的几名便衣正悄悄地向他们逼近。等他们清醒过来时，两副手铐已牢牢扣住了他们的手腕。

在审讯中，杜九很快就供出了陈树明的身份，这让重庆

铁路警方大为震惊，没想到缉捕一个盗贼竟带出了名震巴蜀的内江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军师陈树明，他可是全省挂牌的重大案犯！重庆铁路公安处立刻给内江警方发出了传真电报。

1996年3月25日，熊小华亲自去山城，把陈树明押回内江。

对陈树明的审讯随即展开。

陈树明，1959年11月21日生，初中文化，住内江市东兴镇红旗路112号，在内江市东兴镇供销社工作，外号六巴巴。1977年因流氓斗殴被劳教三年，解教后便和刘诗万搅到了一块，因诡计多端，深得刘诗万的赏识，有军师之称。逃离内江后，化名万从学，也是花钱买了身份证，先逃到新疆，后逃至广州。

他在审讯中成了稀屎软蛋，供出了内江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全部情况，将刘诗万的所作所为全都揭了出来，最后声泪俱下地请求给予从宽处理。

陈树明的供述，为攻破汪卫东的防线提供了有利条件，在铁的事实和证据面前，汪卫东不得不低下头来，供认了在刘诗万的指使下所犯的桩桩罪行以及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种种内幕。

铁证如山，缉捕刘诗万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在熊小华、魏常平拟定抓捕方案时，传来郁香茶楼失火，刘诗万被活活烧死的消息。

熊小华闻讯立即驱车前往郁香茶楼，在坍塌的刘诗万的居室里，他只看到了一具烧得焦黑的躯干。

1996年6月3日，也就是在刘诗万被烧死的一个月之后，郑海在成都自杀。

6月18日，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1996）内中法刑一初字第64号刑事判决书，现摘录于后：

公诉机关：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陈树明，外号六巴巴，男，1959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初中毕业，原系内江市东兴区东兴镇供销社工人，捕前住内江市东兴区东兴镇红旗路112号附1号。1977年6月16日因结伙斗殴、侮辱妇女被原内江地区公安处决定劳动教养三年，1980年6月15日解教。1996年3月26日因故意杀人、流氓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3日被依法逮捕。现押于资中县看守所。

辩护人：邓启华，系内江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汪卫东，外号汪老五，男，1967年7月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初中毕业，无业，捕前住内江市市中区沱江坝7幢31号。1986年10月20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1990年10月19日刑满释放。1995年9月12日因故意杀人被刑事拘留，同月22日被依法逮捕。现押于内江市看守所。

辩护人：陆德明，系内江市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周英，男，197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初中毕业，无业，捕前住内江市市中区圣江路19号2幢6号。1996年3月2日因故意杀人被收审，同月27日被依法逮捕。

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检察院于1996年6月7日以被告人陈树明犯故意杀人罪、流氓罪和被告人汪卫东、周英犯故意杀人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内江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杨忠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树明及其辩护人邓启华、被告人汪卫东及其辩护人陆德明、被告人周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树明于1994年5月6日晚纠合他人在内江市市中区街心花园"金泰王"夜总会寻衅滋事，用刀刺伤他人，情节恶劣，其行为构成了流氓罪。陈树明还于1994年5月8日为主邀约被告人汪卫东、周英等人在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二楼巷道内持枪将孙涛打死。三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且系共同犯罪，陈树明、汪卫东系本案主犯，应从重处罚；汪卫东刑满释放后又犯罪，应从重处罚；周英系本案从犯，应比照主犯从轻处罚。

被告人陈树明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流氓罪无异议，对指控其为主约他人行凶杀人不承认，其辩护人也认为陈树明犯故意杀人罪的证据不妥当、不充足。被告人汪卫东否认他用枪打死孙涛，其辩护人只要求对汪从轻判处。被告人周英提出他的行为没有构成故意杀人罪。

经审理查明：1994年5月6日下午，内江市东兴区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工人刘明全因向施工员刘长奎借钱未遂，即与被告人陈树明、刘明富（已判处）、邱家勇（已判处）窜至刘长奎施工工地，以刘长奎说了刘明全搞敲诈为由，要其解释

清楚。陈树明威胁刘长奎说："我要你找到钱都用不了，两天内让你躺下。"当晚9时许，刘明富、邓家勇、陈兵在内江市东兴镇碰见刘长奎与孙涛（本案死者，男，24岁）等人在一起，认为是刘找来帮忙要对付陈树明，即到内江市市中区天津街口杨XX饭馆处将见到的情况告诉了陈，陈又邀约张树云（已被击毙）、马利锋（另案处理）等六人分别携带自制炸弹、马刀、猎刀等凶器于当晚12时许到内江市市中区街心花园"金泰王"夜总会找刘长奎滋事，在二楼巷道转角处与刘长奎等人相遇后，双方发生斗殴。刘长奎持"901"防暴枪打伤陈兵肩部，陈树明、张树云抽刀刺刘长奎成重伤。之后，张树云拿出自制炸弹向人群中投掷，炸伤多人。陈树明炸伤后立即逃离作案现场，孙涛被炸伤后住在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大楼二楼病房治疗。

次日，被告人陈树明认为自己一伙人在"金泰王"夜总会的爆炸中吃了亏，便伙同被告人汪卫东商量报复在爆炸中受伤的孙涛。尔后，陈树明叫汪卫东打电话通告了潜逃在成都的内江"杀手"王建宾（另案处理）、罗阳（已处决），并讲"陈树明被人打倒了，带枪支回内江"。当晚10时许，王、罗二人分别携带"五四式"、"六四式"手枪租车回到内江，陈树明即叫汪卫东及被告人周英二人去内江市市区玉溪路"皇朝"夜总会处，将王、罗二人接到陈的住处。陈树明、汪卫东、罗阳、王建宾共谋了杀害孙涛之事，并商定由汪卫东去落实孙的病房，伺机作案。同年5月8日上午10时许和下午14时许，汪卫东先后两次到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窥视孙涛。第二次去看见孙在医院外科大楼二楼巷道内喝茶，立即返回

陈树明住他，汪卫东带上手枪与王建宾、罗阳二人持枪前往医院，并叫周英租车到仙江市市中区“九角函”处等候。汪卫东结伙罗阳、王建宾即开枪射击十余发，致孙当即倒地死亡。作案后，三人在“九角函”乘坐周英租的一辆出租车潜逃成都等处躲藏。周英便到陈树明住地将孙涛被杀之事告诉了陈，并拿出现金500元资助其外逃。

上述犯罪事实，有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同案人供述、有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笔录以及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等证据证实。各被告人已基本供认。

本院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被告人陈树明、汪卫东邀约他人在公共场所持枪行凶杀人，其行为已触犯刑律，均构成故意杀人罪，属共同犯罪，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予严惩。被告人陈树明纠合他人在公共场所寻衅滋事，情节恶劣，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流氓罪，应与为主邀约他人行凶杀人的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告人汪卫东在刑满释放后又犯罪，应从重处罚。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的被告人陈树明犯故意杀人罪、流氓罪和被告人汪卫东犯故意杀人罪，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被告人周英的行为已触犯刑事，构成了包庇罪。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周英犯故意杀人罪，罪名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2条、第22条、第160条、第162条、第64条、第53条、第67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陈树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汪卫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周英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

接到判决书后，汪卫东、陈树明仍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上诉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很快下达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并核准了死刑命令，清脆的枪声结束了两条罪恶的生命。

受到从轻处理的周英从严正的法律里看到了改过从新的希望，获得了踏上正途的信心，他从心底深深地感激挽救自己的熊小华队长。

缉捕王建宾的行动仍在紧张地进行之中，熊小华坚信，已成丧家之犬的王建宾迟早会落入法网，等待他的也必然是法律的严惩。

随着黑社会犯罪团伙的土崩瓦解，省、市党的纪检部门和检察机关也全力以赴清理审查涉案的干部和公安机关内部的蛀虫，党纪国法不会放过这些为虎作伥的败类，等待他们的将是灵魂和肉体的双重审判！

熊小华和他的刑警们终于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熊小华并没有因为这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拚搏的结束而减轻心头的忧虑，他在工作日志和结案报告上留下了这样的话：

这些案件的复杂性在于虽然惩处了一批重要案犯，但需绳之以法的人尤其是公安队伍中的不纯分子，无法动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时机不成熟，条件不成熟，动了他们会造成连环性的恶性影响，不仅根子挖不断，还有可能让其埋得更深，一旦遇到合适的气候和条件，就会形成更为复杂的犯罪活动。在内江，邪恶势力赖以生存和滋生的土壤并没有彻底铲除，正因为这个复杂性，在我们今后的侦破工作中仍有可能造成外部的、内部的、有意识无意识的、人为的、事情本身牵连的泄密或是通风报信以及主动协助犯罪的现象，给侦破工作带来难度。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高枕无忧。此外，从案件侦破的过程来看，在内江市存在两大突出的不安定因素和威胁：一是流散在市区违法犯罪人员手中的枪支较多，恶性的持枪杀人案、持枪火并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市委、市政府、公安机关要引起高度重视，一定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消除隐患；二是内江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并没有根除，只能说刘诗方这一帮子被打掉了，其他团伙仍在逐渐形成，而且是朝着企业化、建立经济实体方向发展。他们利用手中的钱财以及各种手段，已经逐渐与党政机关的要员建立了复杂的关系。对这些被犯罪黑团伙利用的人员决不能听之任之，相反应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挽救他们，使之避免陷进不能自拔的境地，沦为党和国家的罪人。合抱之林生于

毫木，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决不能让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形成气候，危害人民的安全，危害党和国家的命运与尊严！

……

刑警队长熊小华的忧虑并非多余，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

90年代初期，从沿海一带开始，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便渐渐具备雏形。国际上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标准是：有合法的社会地位，从事社会活动，有经济实力，从事各种暴力、刑事犯罪，同时也参政。而中国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目前还没有这种“健全的体制”，而且99%的暴力犯罪是以经济为目的，不是为了参政。但不能忽略的一点是，许多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头目，已身为公司的经理、董事长或企业家等等，不仅具备了经济实力，而且已经取得合法的社会地位了。纵然中国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目前还是“粗糙”的、“低级形态”的，然而明天呢，又将会如何？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的事情。

有关资料表明，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已经形成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且正在“发展壮大”，染指政界。他们的成员来源广泛，实力雄厚，根子在阴暗的泥土里越伸越远。而且他们内部组织严密，团伙中的人皆有他们的准则和信条，而这些准则和信条落在不法分子、素与社会为敌的人身上，就更助长了他们不怕法律制裁、胆大妄为、凶狠残暴的思想和行为，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人从传媒和实践中吸取了经验，掌握了一套反侦查和对付军警的手段。所以，已是刻不容缓该正视他们的时候了！

由此可见，熊小华结案报告中的忧患意识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引起各级党和政府的警醒和高度重视。

1996年7月1日，

这一天是党的生日。

熊小华和他的刑警队员们在位于市郊的沱江江心岛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

老局长程崇贵和魏常平参加了这一有特殊意义的活动。

这一天阳光灿烂，夏风徐徐。江心岛在清流碧波的簇拥下，焕发着无限生机和动人的光彩。树木葱郁，鲜花盛开，林间的小鸟婉鸣啁啼。

熊小华将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生死搏斗中牺牲的战友遗像摆放在鲜红的党旗下，遗像四周绽放的花朵上闪烁着晶莹的水珠。程崇贵、魏常平、熊小华和年青的刑警们向牺牲的战友默默致哀，一串串热泪滴落在花瓣上。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告慰英灵：你们燃烧的信念闪光的生命已化作太阳般的辉煌，照耀着内江这片土地，内江的人民群众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太阳愈升愈高，喷射着耀眼的光芒；江水浩浩荡荡地奔腾着，一泻千里。熊小华伫立在鲜红的党旗和烈士的遗像前默默地念叨着：我们——刑警，就像太阳与水，以近似的光辉辉煌自己和别人，以近似的勇力冲决阻碍，并因此在燃烧和冲击的痛苦中以付出生命的代价体现存在的价值。一个又一个案件，一起又一起暴力犯罪，只有在侦破之后才能证明侦破的价值，而在未侦破之前则谜一般不可透视，甚至招来非议和责难。我们渴望证实我们刑警存在的必要，渴望我们

居住的这座城市的人们的理解。刑警的生活方式并不仅仅是惊险和刺激，我们更多面临的是困扰、冷酷、丑恶和陌生，时时都要准备对付强大的挑战与无情的嘲笑。我们在具备非凡的勇敢的同时，更要具备非凡的智慧，达到超想象的境界，以敏锐的超前性触角，最快楔入未知世界的某个部位，从而驾驭整个案件，战胜对手。我们希望我们和所有的刑警战友们都能自豪而自信地抬起头来，承受现实与未来的冲击；我们不再盲目，也因为不再盲目而获得令人惊讶的视野，我们的目力，也因此千百倍增强，从而摆脱近视等各种病态，抵御贪欲等各种诱惑，健康而犀利地睃巡更加开阔的空间。

熊小华和他的战友们登上了江心岛的顶端。放眼望去，阳光与江流所构成的纵深在远处与蓝天凝成一线。他知道地平线以外仍是阳光与大地的壮阔，仍是活力充沛的社会。他的想象所及，是超前性触角所触及的未来视野。无疑，那是令人振奋的境界；无疑，他的思考也已经超前性地楔人了那片广阔。

刑警队长熊小华，他痛苦过，奋斗过，搏击风雨，冲破晦暗，以咆哮着的冲决寻求智慧与勇气的解放；他思索过，探求过，坦荡磊落，忠于事业，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追求人格与理想的崇高。他已经有了一个锤炼出来的刑警群体。他以他的智慧焕发了更多刑警的智慧，他以他的光彩完成了他们刑警群体光彩的造型。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他在有限中进行了无限的喷发；一个人的价值或许也是有限的，但他将这种有限永恒地凝固在了无限的时空，因为他完成了一座中国刑警的雕塑！

……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终于落下帷幕，但熊小华和他的战友们并没有因为初战告捷而陶醉……刑警——战斗未有穷期！……

尾　声

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终于落下帷幕，但熊小华和他的战友们并没有因为初战告捷而陶醉。他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并未完全剿除，新的暴力犯罪随时都可能发生。只要有光明存在，阴暗面也就会存在下去，作为刑警，在打击犯罪的征途上也就永远不会有句号。

熊小华喜欢使用惊叹号，一行惊叹号的脚印衔接着伸向未来的一行惊叹号的思考。

刑警——战斗未有穷期！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失败不属于人民警察。因为他们的背后耸立着高山一般巍峨的法律；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因为他们是正义的化身！……

就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从内江传来一个消息：熊小华被任命为分局副局长，分管刑侦、预审、看守所和拘留所；魏常平也被提升为政委，主持全面工作。

党和人民将永远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新的一天又来临了，喷薄而出的太阳正冉冉升起，那一群天府之国的年青的刑警啊，一群金色的年青的太阳！

他们不畏险途，奋勇前进，旷远的巴山蜀水间将永远回荡着他们前进的足音……

1996 年 11 月 —1997 年 2 月

于合肥

17. 学思开悟，重教于人——第二届“学习、技术与人力发展”大会随想

18. 成都酒吧:城市符号文化

19. 蓉城龙王镇 再战“读者杯”——记第三届《钓鱼》杂志“读者杯”全国巡回赛四川分

20. 天府之国——浸润在"道"的磁场中

21. 生上海成长的都江堰学生

22. 爱上成都，无关风月

23. 袁记串串香,成都味道香飘华夏

24. 天府之国的新跨越——四川省加强防空防灾一体化建设纪事

25. 魔道

26. 论四川盆地的“虹吸效应”

27. 天府之行——思想与文化的碰撞

28. “魔”与“道”同行

29. 天府巨变——春天的故事

30. 天府之国 秀美空港

31. “天府之国”的演变

32. 袁于令《<西游记>题词》研究

33. 魔道之战

34. 不可定向地图组合分类

35. 天府之国珍品多

36. 中国经济报刊协会第六次会员会议举行

37. 成都有个国防教育“标兵学会”

38. 求真务实 继往开来 开创学会工作新局面——付绪银会长在中国交通会计学会第六届二

39. 人、神、魔共舞的时空——管窥《高老庄》

40. 天府之国的繁华背影

41. 川菜还缺什么？

42. 哈雷戴维森2010中国梦想之旅成都站精彩启程

43. 一脉长江连汉藏，共襄创举志育人——泸州市江南职业中学“9+3”工作纪实

44. 涪城会，富乐山的千古传奇

45. 锦城展美喉 海峡惊四座——访著名歌剧演唱家章亚伦、吴晓路教授

46. 成都空气污染指数直线上升

47. 明杂剧“降魔剧”初探

48. 名山明珠百丈湖——天府之国最狭长的自然钓场

49. 成都天府论考

50. 华硕的“后上网本”时代